現代創作文庫

王統照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L. B. 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二輯•

玉繞照選集

徐訏 葉志憂 編選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閱覽
上海圖書館藏書

CENTRAL LIBRARY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衆的腦子里去這是大衆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國家圖書館
001708393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衆；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

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整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作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忽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現代創作文庫・第十二輯・

王統照選集目次

題記……一

★ ★ ★ ★ ★ ★

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一

★ ★ ★ ★ ★ ★

小說：

銀龍翻身的時候……九
祈雨……三五
印空……六〇
紀夢……八一
相識者……九四
生與死的一行列……一〇七

霜痕……一一七
湖畔兒語……一三二
警鐘守……一四二

散文：

小賣所中的霧圍……一五四
紅日旗的車中……一六一
老人……一六五
詩話……一七二
白城子中的投影……一八一
夜話……一八九
坟園中的殘照……一九八
中央大街之夜……二〇二
海濱小品……二〇五
在囚籠中的苦悶……二一四
血梯……二二二

陰雨的夏日之晨……二二五
綠蔭下的雜記……二三〇

詩：

她的生命……二三二
詩人……二四九
玩傀戲者……二五〇
微雨中的山遊……二五四
盆中的蒲花……二五六
花影……二五七
小的伴侶……二五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題記

王統照，山東人。文學研究會之一員。創作生活開始甚早，但作品產量不多。迄今所見者惟春雨之夜，霜痕，號聲等三短篇集及長篇一葉山雨秋實。詩集亦僅童心等作而已。此外有散文集片雲集，及雜記北國之春。

其短篇集均刊行甚早。故本集除自霜痕、春雨之夜中選取六篇外，又自文學上選取印空及銀龍翻身的時候二篇，又自長篇山雨中選取一節。因為這都是較近所作。北國之春，是作者旅居東北的追記。東北已淪亡數載，我們特多選了幾篇在這里。

編者

王統照選集・二

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

記得我最早學看小說是在十歲的那一年。父親那時已經故去了三個年頭，家中關於小說這類的『閒書』母親都裝了箱子高高的擱起來。書房裏除了木板的經，史，與文章，詩歌，說文，字典之外，沒有別的有興趣的書籍。因爲自五六歲時好聽家中的老僕婦，乳媽，與別人講些片段的西遊記封神演義上的故事，尤其是在夏夜的星星下與冬晚的燈下，只要是聽人說些怪異的事，縱然害怕，情願蒙頭睡覺，却覺得有深長的興味。當時有個五十多歲的老瞽者，他姓王，能夠彈三絃，唱八角鼓，又在那些讀書的人家裏聽來，記得許多綱鑑上的事跡，聊齋上的故事差不多每篇都說得來，甚至其中的文言他也學會一些。每年中他到我家幾次，唱唱書之外，我同姊妹們便催着他講故事，他有酒癮，只要是喝過二兩白乾之後，不催他說他也存不住。於是那些狐鬼的故事我聽說的最早。小孩子的好奇與恐怖的心理時時矛盾着，愈怕人的愈願意聽，可是往往聽了臨睡時看見牆角門後的黑影都喊着怕！及至認

得一些字後，知道這些奇怪事書本上有記載着的，家中找不到這類的書，便託人借看以滿足幼稚的好奇心。那時給我家經管田地事務的張老先生的大兒子對我說，他有一部全的封神，我十分欣羨，連疊着催他由家中取來。後來他把這部九本的——正缺了末一本——鉛子排印的小說送給我，從此我便添了一種嗜好。早飯時從書房中回來，下午散學，晚飯以前，都是熟讀這部新鮮書的時候。書是上海的甚麼書局印的，油墨用的太壞，每個字的勾畫旁邊都有黃暈。沒有幾天，已經看完，不知如何能有那樣耐性，看完了，從開頭再溫着讀。數不清是看過了多少次。其中的人名，神名，別號，法寶，甚至於成套的文言形容詞，當時都背得很熟。尤其高興着的是哪吒的故事，怎麼借了荷花梗還魂，與善踏風火輪，以及哼哈二將，這都是十分留心看的地方。可惜少了末一本，姜太公怎麼封的諸位善神，惡神，不曾明白，認爲是美中不足的事。還有最不懂的是書中的『闡教，』着實問人！儒，道，兩家多少知道點，佛也明白是另一種教門，可是封神演義中有『闡教，』無從解釋，問別人也少有懂的。以後便看了些鼓兒詞，如破孟州，无崗寨之類，却引不起多大的興趣來。雖然活潑的小孩子也願看些你一槍我一刀的熱鬧把戲，因爲這等鼓詞句法太整齊了，人物也沒有甚麼變化，想像力更薄弱，所以不大留意。

再過一年便看到一部小字鉛印的今古奇觀，這部書對於我引起的興趣自然與封神演義不同。兒童時天眞的飛躍也，因此起了變化。那部書裏十之八是寫的社會人情，與浪漫的故事，總之幾乎全是人情的刻劃，不同於完全是信筆所寫的妖怪神仙。於是我也漸漸明白些人與人的關係，也知道甚

麼是善，惡，正直，欺詐等等的事，不過覺得終是敵不過那些騰雲，駕霧，吹法氣，鬬寶的熱鬧。實在說，像今古奇觀這樣的書那會是十多歲的孩子的讀物。就在這兩年中，我熱心搜求的結果，看到的小說不少；筆生花的長篇彈詞，也是在那時看的，不過沒有看完；因為看來看去，儘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怎麼坐，怎麼穿，怎麼說，縱然有那些帶韻的流利的唱句，也按不住自己的耐性。所以幾本之後，便拋開了，自然太長了也是一個原因。然而自此後知道說故事的書有許多種類，大概可以分為有韻的白話的兩種。

直至看了聊齋以後，纔恍然於文言也又寫出許多美麗的故事了。

記得看聊齋與看水滸石頭記都是又一年的事。不過看起聊齋來總不是與看兩部一樣的心思。當然是有短篇故事與長篇有連續性的東西不一樣，最重要的是文字的關係。頭一回得看聊齋那樣文言的記事與描寫的文字，對於只見過文言的經史與詩歌古文的，我免不得有一種驚奇。雖然那時不能完全賞識聊齋中行文之美妙，故事與大致的言語總還看得懂。有不明白的典故，好在有註解可查，還可與讀的詩經詩歌相對照。雖不如看白話小說的省事，却並不像看彈詞似的看不下去。然而看的態度卻比別的小說要鄭重得多。那些美麗奇異的故事，最容易引動我的，如珊瑚，嬰寧，鳳仙，臙脂等，對於江城，促織，馬介甫，一類，便不甚樂意看。至於其中那些專於誌怪的短文更很少有興致，因為太簡，彷彿歷史的一段，又太直，沒有故事的曲折，不熱鬧。最反對的如畫皮，並不是覺得事出不經，終覺得像那個畫皮的東西沒有人情。其他故事中的鬼，狐，小時讀着雖然初時知道是假的，及至他們有了言語，

動作之後，在作者的筆下予以人格化，便忘記了是蒲老先生文字中的異類。幼稚的心中往往與他們同感。石頭記是讀了又讀的小說，自從得看此書以後，封神演義早已放在我住屋的窗台上不動了。這部書中有更繁複的人物，有種種的對話，動作，有巧妙的穿插，與照應的筆墨，我那時那能都看明白，然而對於牠的人物，話，擺設，與變化引起我驚異的贊歎！——並不是對於作者的贊歎。雖是年齡小，卻也知道對於其中的人物予以同情，或者分析分析他們的言語，行事，貧弱幼稚的鑑賞自然不會在小說以外去看小說的。至於書上的批語，老是不高興看，尤其是說影射某人，或是用些『易理』去加以詮釋，眞不明白那位護花主人是寫些甚麼？水滸雖也在這一年看的，比起石頭記的引誘來差多了。有時也愛想想燒草料場的豹子頭，拔大柳樹的魯智深，可是片片段段的有趣味，不像石頭記的整個的動人。因爲看小說多了的關係，覺得自己的見解也隨之提高。不是只守看一部不全的封神演義的心情了。除卻故事之外，增加了不少的識見，與文字上的人情的閱歷，對於作文自然也有點帮助。

儒林外史我見到的很晚，已在入中學時代了。鏡花緣因爲家中有很好的木板，見的雖早，那時也沒有耐心看到底。一大段的議論，一整回的講音韻，文字，又是些酒令，曲牌，揭過去吧，覺得看不完全，實在有點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對於這部名著自小時看不出優點來。後來雖知道作者是頗有思想的，也許小時受了看不慣的影響，至今還覺得對牠很淡薄。

除去章回小說之外，文言的以聊齋看的最早，螢窗異草，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等等奇怪的筆記，都

陸續着看過。看的比較覺得生疎的是所圓寄所寄，不過那時對於怪異的觀念已明白了許多，不是一味好熱鬧與好奇的心理了。夜雨秋燈錄還重看過幾遍，其他的勉強看一遍便沒有重看的興致。這類書中閱微草堂筆記，與右臺仙館筆記看的最晚，興味也愈爲淡薄。教訓的道理多，文藝的興感少，何況我在那個時期已經看過了幾部長篇，所以更不迷戀牠們。

在這三年中『閒書』雖看過一些，卻是純粹的文言筆記還未見過。只有一次在我家盛舊書的大木箱子中檢得一本粉紙精印的說鈴，初時以爲有『說』字的自然是小說，及至看完，知道是另一回事。文字與其中的議論，頗引起我另一種趣味。記平凡的有趣的軼事，以及批評詩文的短文字，使我看『閒書』的眼光爲之一新。以後除在家塾中讀的書以外，漸漸學着看詩話，文評一類的東西，都是由這本說鈴引起來的。

這都是十四歲以前對於初看小說的經過，以後入學校到中學，忽而努力於文選，唐詩，古文，一天天忙於抄閱圈點，早已不能儘工夫看小說了。可是林譯的小說在這時也見了不少。那時對於舊詩抱着眞純的熱心，曾在暑假中手抄過李義山的全詩集，温飛卿的選本。差不多這兩位綺麗詩人的句子一見即可知道。那樣的迷戀於舊詩文的過去，現在不必多說了。

再談一談我學作小說的經過。

因爲小，母親不願我入學校，——那時我家的鎮上已經有了私立的中學。——請先生在家教讀。

那位先生雖是個秀才，學問方面卻也通達，他曾學過算學，能以演代數，懂得一些佛經，又在廣東住過幾年，看過那時的新書不少。所以我十二歲在家塾中卻有一半的工夫用在商務印書館出的中學用本的新體地理，歷史教科書，與三大厚本的筆算數學上（這部書是煙台教會中印行的，流行的很廣。）先生又教着每天圈綱鑑，讀古文，這些事似與那末的兒童不對勁，不過先生能夠講解的清晰，我倒還不很感困難。講到作文，對對字，五言小詩，我也經過這個階段，可是只不過學了一年便開始作文。那個時代，即在學校中也是一例出些講大道理，或者空空泛泛了的題目。——記得我攷縣裏高小的文題是足食足兵二者孰重論，攷中學時也是這類的文題，卻記不清了。——在塾中先生自然是出這一類的題目，不是評論人物，就是順解經義，那不過是使小孩子多查書，硬記文言的成語，想像與情感可以說是攙不進一絲毫去的。所以我雖是還能謅幾句，卻得不到自由發抒的興致，只好從別方面求作文字的自由。多少讀過幾首唐詩，略略懂得平仄，可是亂湊的詩句自然弄不好，也沒有甚麼詩感。想塗抹點故事，既苦於沒有材料，文字又用不妥，很想有些人對我說些聊齋子不語類的怪事，我可以記下來；實在還不能湊合幾句文言，這眞是一種空想。後來得看到小說月報的第一卷，小說月報與舊日出版的月月小說，引起我用白話作那樣小說的高興。十五歲，正是二次革命的那一年，那一個暑假，我由濟南回到家裏，忽然用章回體寫了一本長篇小說，給牠一個可笑的名字叫『劍花痕』，約有二十回，大略是寫些男女革命志士一類的玩藝。因爲那時我在省城讀書，社會上的事實，人情，略有見聞，便引

動淺薄的創作慾，寫了這一本，可是直到現在壓在舊書箱中沒再翻過。在中學時每月看小說月報，—那時是王蕁農君編輯，—使想着寫點短篇寄出去，於是在窄小的寄宿舍的窗下，自修後便寫小說。初時覺得怕投不上稿，便將第一次的那篇『遺髮』投到婦女雜誌去（王蕁農也兼編婦女雜誌，）想不到却得到他的復信，說把這篇小說刊印在某期之中，並且還寄了十幾圓的書券來，當然我異常高興！馬上把書券去買了一部新出版的影印的宋詩鈔。後來陸續投了兩篇去，都登出來。在改革的前一卷的小說月報裏，也投登過一篇。這都是我初寫小說投稿的經過。（說到這裏還記起中華書局初出中華小說界時，似乎周啟明先生常作點文字。我那時當然不知周先生是何許人。某一號裏有一篇小說，是用文言作的，題目大約是江村夜話，作者署名是啓明二字。文字的雋永，與描寫的技巧，在那時實是不多見的小說。我常常記起這篇文字與作者，直至在北京認識啟明先生之後，方知道就是他的創作。）

以後便是新青年的時代了。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濟南時讀過第一二冊，覺得議論，思想，都是那時暮氣沉沉中的一顆明星。因爲後頭有通信一欄，我還同牠的主編人通過一回信，從這時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許多。不久，到北京讀書，便把舊日的玩藝丟掉了，學着讀新書，作新文字，把從前認爲有至高價值的舊文藝，與舊書堆中的思想都看得很輕。那時與鄭振鐸，耿濟之，瞿菊農，宋介諸位常在一處開會，討論這個那個，其實對於『新』的東西，都沒有完全了解。

我用新體文字寫第一篇的小說，是聽見徐彥之君告訴我的一段故事。他囑寫成小說，登在曙光的創刊號中。內容是一個為自由戀愛不遂做了犧牲的悲慘故事，這樣的題材很適合那時的閱者。可惜自己不會用相當的藝術寫，現在看來那眞是極幼稚的習作。在新青年中見到魯迅先生的孔乙己，狂人日記，覺得很新奇，自己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那樣的文字來。即說到鑒賞，恐怕狂人日記初登出時，若干青年還不容易都十分了解？在這時，葉紹鈞，楊振聲諸君也在新潮上寫短篇創作。以後我對於這樣作法十分熱心，胡亂寫了一些短篇，第二年在北京西城某公寓中寫成一葉。

這些關於個人的幼年讀小說，與後來學着寫小說的經過，本沒有對人述說的價值。在自己，自然是生活的一片段，究竟是無足說的，不過記出來可以與年齡，時代，差不多的朋友相對證而已。

在這暴風雨的前夕，一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終要湮沒在偉大的洪流之中，那有述說的必要。何況無論誰的生活都是在環境與其所屬的階級中擠迸出來的，不奇異，也不是特殊。以後我想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大約應少了吧？對於這個『作家生活』的題目，慚愧沒有多說，只寫了一些個人經歷的片段罷了。

銀龍翻身的時候

層層的山坡上滿生着淡綠色的蘋果樹，像一條堆着簇花的綠絨腰帶，圍過了這片高山的前面，牠們正在沉默中展布着新鮮的生機。

山底下，從大腰帶的一端可以望見隱約在疊峯中間的小瀑布，如同神話中的銀龍，白天，暗夜，風雨交織的時候裏，都能看得見那永遠是矯健，活動的姿態。

這處山道的入口，稍偏點，便可收到那搖動閃爍的飛練似的白光，像是一個仙人安置成的路標。一直對着白光，沿道有的是蔓生的葛子根，平頂軟針的馬尾松，與迴環曲折在澗底流着汩汩聲響的流泉。有時路向山麓折去，突出的峯頂會遮斷了那條長而細的白光，不意地又從石壁的亂石中間漏出碧浸浸地潭影。不在近處想不到那是山半腰白光下瀦的積水。深藍色的凝水，很端正地放在疊石下面的紫色的陶器中。天生成的茸茸的菖蒲，在剪齊的碧色上常是凝浮着不散的密霞，白光便是一把永無罄盡的噴壺。

這條白光不知從甚麽年代起，便比象着叫做銀龍。也許有人來逛山給予了這樣的「雅號」，原

來是銀龍瀑，為省事，這一帶的山民只叫那上兩個字音。

本來在這過於冷清的地方容易有些奇怪的傳說，又是「龍」自然他們便認為瀑布是全山中神秘的所在。水雲觀的道士，從他的祖師起，便與山中居民述說關於銀龍的怪事，與銀龍大翻身時的危險。

從瀑布的兩個側面的山巖上向下望去，一片一片如屋瓦似大石中間點綴着，眞像可以隨手挪動的玩具。地山田，在成層的果樹行與巍峨的翻過靠近瀑布的小山，頭，隔水潭不過兩丈遠，一條探入峽谷的小道，——本來不是道路：只是多少年前向下溜水的石口，有時潭水淺了，便成為峽谷中的居民的使道。——橫卧的，尖削的似是浮動的五色石塊。鋪在那裏如一條美麗的地毯。

踏着亂石從細竹子叢中穿過去，便是峽谷中的一片平坦地方，青石疊成的垣牆，長方形的山草小屋，松枝堆，都可看得見。小小的山村中輕易聽不見狗吠。

深闊的峽谷蜿蜒着往南去，陽光在這裏從雜樹上篩落出淡淡的幽影，東面有幾條小道，是通到這羣山中別的小村落去的。

西面，一望無際的高山遮蔽住，在谷底不容易看得到落日的午後，陰影在峽谷的上面便生了翅膀。

景緻。

居民用不到養許多守夜的狗，為了食品與易於生長，却有不少的鷄羣。晨光挾着霞氣浮上蒼翠的山頂的時候，半壁與斜坡的短草上便有數不清的黃、黑、與純白色的鷄，一啄一仰地去尋覓食物。就在這時，峽谷東岸向下來的山路上，赤脚穿笨鞋，或草墊子的小學生三三五五的向亂石上面的村落中走來。

上學的孩子自然沒有多少，三間窄小的屋子裏還空閑着末後的兩條長木櫈。照例是不須搖鈴。排隊的，他們等候着他們的唯一的先生，早就在被松樹遮散了一半的屋中大聲讀着簡單的課本。朝陽已經散到那些有美麗羽毛的鷄羣上，先生提着綠竹梢做的教鞭，低了頭也鑽到那屋門中去。

的確，用得到這個恰當的名詞，總算這個「教室」又是村落中的堂皇建築。先生身軀稍稍高一點，便不能不防備上門框會觸到額角，只好彎着身子往裏走。這不是幾個月的習慣；習為故常，他每到門前腰身便似矮了一段。

沒有特殊的古跡，不是時候，遊客也沒有極多。除去上學的孩子們早晚來回之外，還可聽得到山巔上的羊鳴。隔着幾個峯頭，幾道平嶺，那邊小村落的人沒有事也不常往來。

郵差沒有開闢這條道路的必要，每一星期先生可以轉過水潭，與長的圍繞的果樹林，到十里外的本校中去取幾份本地的報紙，以及他自己的信件。

一月中他閉居於這幽沉寂靜的峽谷裏有二十七八天。

分校只有他一個人，先生，聽差，皆憑他的兩隻手作去，並且不停的說叫。除去在那不能多得陽光的屋子之外，他可以到別人家的石垣牆裏的石磨盤旁邊吃學生家長送的新鷄蛋，喝泉水冲的苦茶。各種飛鳥的啼聲與早上夜間的松濤是他的伴侶。

然而這近三十歲的日光微微近視的教師在這邊已經快到兩年了！

從一個月前，他新得了一種人類的快活趣味，像是窮極的人收受了一份夢想不到的遺產。

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他覺得能夠增加一點難得的興奮！

由這名叫杜谷的山村斜着向上去，從峽谷的東南方出口，不過有二里山地，恰當是轉到著名的勝地的山道。在突出的兩崖中間原有一所荒廢的道士廟，使是水雲觀。很小的三個院落，當着深壑的一面有一個石尖基的閣子，據說是六百年前的建築物，年代久了，荒路僻，廟裏沒的出息，一天一天的敗落下來。幾年中只餘下一個主持，一個做粗活的伙夫。深茂的蓬草，與露頂的眞人殿互相對映着，遊客到這片大山中的也不屑進去遊覽。在山民的心中認爲早晚這所破廟要完全坍塌了，想不到這年的夏末牠却得到更新的幸運。

流浪的一對老毛子看中了這個地點，化了不多的資本，把廟裏的三間尖閣子租下來，修葺布置了一個月，便變成了一所簡樸的山中旅館。

每逢燦爛的春日與清爽的秋天，遊人可以來瞻仰這靈山的面目。古廟位置在入山的要道旁邊，

凡是往那幾處大寺觀與風景險峻的地方去的，要從這裏經過，所以這外國風的旅舍確是便利的所在。

自從由市內找了工人開始修理破廟的時候起，杜谷的先生便不時去參觀那些勞力人的活動。雖在暑期中間，照這裏的習慣，山中向來不放暑假，先生仍然可以在萬山的樹蔭下避暑。每隔三五天，他不辭山道的辛苦，到廟裏盤桓兩個鐘頭。有月亮的時候，往往晚上踏着月影從陰森森地谷口上逛回來。

人多，手脚的忙動，汗滴，互相唱着「來呀，來呀！」的聲音，磚塊從鐵鍬上飛到半空，精巧的小尖錐將柔軟的水門汀塗到石頭的邊緣與尖角上。工人們一面掂弄着磚瓦，一面訴說着奇異的各種鄉間的故事，那終日幽藏在大松樹下教室中的先生他每到這裏，便感到團體活動的興趣。

廟裏的工作完成，那一對外國夫婦搬來了。器具、行李、箱籠、食物、也一同帶來。第二日，教書先生抑遏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午飯後，空閒的兩個鐘頭的時間，他喘着氣跑到廟中，想看看旅館主人的樣子，因為以前沒曾遇到他們。

在廟門外的竹徑裏，他見到那一對年輕的夫婦，是那麼愛好，那麼柔和地互相望着，說着他所不懂的言語，他覺得十分奇怪。

為甚麼他們不在熱鬧地方裏喝着，玩着，做買賣，或是幹別的事情？人是年青，穿的雖然不像極闊

的衣服，却那麼潔淨，整齊，跑到山裏來與道士作伴。旅館業自然也是正當營業，他們在這邊能耐的住冷靜麼？能夠自己燒飯，伺候客人麼？種種疑念，又不好問人家，找住持的道士，不在屋裏。這一天他空空跑去一趟，還得趕着回來上班。

與那對青年外國人挨肩走過的時候，穿着短袖白襯衣的高顴骨的男子向他凝望了一下，或者要說甚麼話，但因爲自己專爲來看人家，像是心虛，趕緊低了頭忙忙地穿過竹徑，臉上覺得有點發燒。下土坡時回頭看，一隻手圍了淡青色軟綢的細腰，身子緊靠着向廟裏走去。

上午上第一課時覺得有許多告訴那些呆望着自己的孩子們的話，要一字一句搜尋着說，有點怪，向來用不到這麼吃力常識課！本事情是簡單到用不着詳說，怎麼講來講去，自己的耳朵聽去也有些不對勁！孩子們好在都不留心，有的在石板上畫畫，有的坐在木櫈上閉了眼睛向前打磕睡。如每天，他總得走下吱吱響的木台，把他們教導一番。這一時他却不管了，心裏十分煩膩，像有許多問題沒得到答覆。夜中並沒失眠，眼皮沉重得很，時而有一點水珠從眼角邊上向外浸潤。很想倒在草地上睡一覺，或者喝兩杯好酒……

「老師！……」一個十四五歲的黑臉的學生立起來，像要質問甚麼功課上的疑難。

他覺得精神微微地振作了一下。

「甚麼？——有不識的字？」

「不，老師，問一點事。……老師，水雲觀裏新到的是不是外國人？……人家說是老毛子，對不對？」

「老毛子？」若在平日，好好地講着功課，學生不三不四問些功課外的話，他一定不答覆，或是發落他們。正在意興消沉的困難裏，被這個學生的一句話提醒了。

「老毛子？人家說，許是。……老毛子就是俄羅斯人。……」一本薄薄的教本很自然地放到髒汚的破桌子上，同時他的臉上現出微微的笑容。

山間的孩子頭一次聽到這難於記憶的囉唣的口音，他們都張大了眼睛向他看。那個大一點的級長又進一步作疑惑的追問。

「俄甚麼？……外國人到這山裏來幹甚麼？還住在破廟裏。」

「好糊塗？你就沒看見？人家叫了多少做活的去收拾屋子，一定是開旅館。」

又是一個啞謎，其中有幾個略大幾歲的彷彿猜得到「旅館」這兩個字似是而非的意義，可也說不清。

「旅——館？做甚麼用？」

中年的先生禁不住把左手裏拿的竹條子放下，搔搔光頭皮，自己覺得是那些時髦的人羣中蠢笨不過的！每天眼見的這些孩子，眞的是不容易教他們明白一點點的事。然而這那能不答覆，於是他蹙着眉頭道：

「那外國人把破廟的房子收拾乾淨，預備有逛山的人來好住宿，吃飯。」木台下幾十個拖着鼻涕與咧着口的小孩子們，都楞楞地向自己看後排過十歲的三四個却簡直笑了。

「懂麼？人家這是來找地方做買賣。」先生於無可奈何中又加上這一句的解釋。

「老師，聽見說逛山的人天黑了就住廟，道士也管粗麵餅子，還有寬麵條，蘿蔔鹹菜。從前，——我還是首先發問的級長聰明些。

爹說：他給人抬過山轎子，——有從遠處來逛的都是一樣。沒聽說還得外國人，——老毛子來預備房子……人住。」

「老師，這是怎麼的？」另一個學生也站起來。

本來今天午後周身不痛快，腦子裏熱烘烘地，勉強到班上混鐘點，却偏來了這一套的考問。沒有理由，不答覆他們，要怎麼說？再說上十多分鐘怕他們也明白不了。他向北牆站着，一隻手的中指敲着破黑板上阿拉伯的字碼。

「還聽不懂！——外國人逛山的也有願意化錢的，廟裏不如旅館來的舒服，而且闊！」覺得他的話十分清楚，再找不到更相宜於小孩子們能聽的字眼。雖是一例的像些低能兒，比起市裏的精靈小學生。但「賺錢」總該明白吧？不過他這一時忘記了他的學生們終天是爬着山道，吃

棒子米，地瓜，只會檢草，砍柴，甚麼願意化錢，鬧鬧，這等詞類的涵義，愈講愈使他們糊塗了。

級長把厚嘴唇動了一動，像有許多話要問，但看見先生沉沉的面色，他便不說了。可也沒坐下，呆呆地對着黑板。

陰沉的屋子中很安靜，孩子們有的枕着胳膊彎，合着眼睡覺。門外松樹上有小鳥兒撲楞楞竄枝子的聲響。

「這麼說吧，為的是錢！……」先生把中指指着字，「譬如一角錢，……不行！吃了早飯，晚上沒了怎麼辦？要有兩角呢！有兩塊呢！做買賣就為的這個！……可也有錢現成的呢，不在乎，要舒服、吃的、喝的、玩的，多費點不管！……不明白老毛子來開旅館也得有顧主呀，如今不同了，你爹說的是那些年的事。……」

「坐下！」他看看孩子們沒有答話的，「你們大了就更明白！……」

書本又取在手裏，懶懶地進行着第二冊的算術。孩子們一樣的疲倦，因為這幾分鐘關於生活的問答，更引不起他們的天真的興趣。

越是這麼窮苦的山中居民，越不能空着手過日子。雖然沒有好多的地畝去耕種，收割，然而「靠山，吃山」，他們須要從掙扎中得到些許的報酬，填滿他們的腸胃。到秋來收拾木柴，下果子，是重要的

工作，這都是預備冬天大雪滿山時的食糧的收益。有的年青人便往遠處的入山口處抬轎子，作挑夫，女人們忙着補綴棉衣，綑草，伐樹枝子，誰也不得安閒，所以在峽谷的上崖雖然新來那一對老毛子，除掉他們曾到廟旁邊偷看幾眼外，幾天過後，也不覺得希奇。他們因為見過多少遊山的外國男女穿的吃的以及那麼高興快活的樣子，與他們相比，差的太多！簡直不能想像那些人的福分多大。所以對於那一對老毛子也懷着同一的想法，人家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到山裏來是玩消遣過煩了大地方的日子，找清靜！……這是峽谷中的山民的想法，不向小孩子們看見黃頭髮高鼻梁的外國人，以為十分奇怪。

自從往看過一次外國人的先生，每值下課以後時常感到這所破房子的空虛。樹木，成羣的小鷄，山頭上雪白的山羊，都引不起自己的興趣。轉過曲澗的小山道，水雲觀在高高矮矮的疎松中間，彷彿有點神奇的誘引。在那邊，窮髒的住持，彎腰的火夫，又加上不知從那裏拖來的兩個美麗健壯的影子，這都是些可以攷究的人物。比起自己來總以為都可羨慕！一份不能自抑的心情，便把這山中分校教師的脚跡常時牽引到水雲觀去。

與老是歎口氣，或者搖搖斑白長髮的住持下象棋。在石堆旁邊呆呆地互相凝視着。偶而有幾句話談到住持的租戶，很少。道士雖然每月將鈔票收到自己的褡褳裏，却時時露出對他們不高興的神情。「廟裏窮了，說甚麼！」「年輕的鬼子！」或是「邪氣」這幾句照常的話，像自己發感嘅，也像是對

付教師的詢問，至於別的事，他都搖搖頭不說甚麼。年歲與孤寂將這位六十多歲的道士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性格，他不願意談的事情不會輕易告訴出來的。

縱然也是沉寂中的伴侶，教師自然不肯與道士斷絕了往來，但新的興趣與好奇心的滿足卻沒法由老道士的身上與他的口中找得到。

那一對男女並不像一般的外國人，提了司的克，背起水壺，爬山越嶺，或是狂喝着大瓶的汽水，啤酒，快樂，說笑。他們沒事時在紅瓦頂的二層閣子上，男的常常一個上午不住口的讀書，女的則忙於洗刷各種田具，或者打絨繩衣服。白天各人分着幹各人的事，不多說話。有時幾個另一樣的外國人來了，男女主人便顯出十分勤勞的精神，收拾着一切，像是廚子、聽差、女僕、保姆，甚麼事都幹。正在避暑的季候裏，逛山的人以及住三五天的，生意很不壞。果然，那破壞的閣子不曾白白化錢修理了。這時抓住發財機會的外國人運氣碰得好，一連二十多天沒有連陰的天氣。但因此杜谷的教師卻更少有與他們接近，或者設法說說話的時機。老道士每見尖閣子上有袒胸露出紅臂膀的女人與唱着像驢叫的聲音的男子來，便常常躲到廟後山下坡的小柳林中躺着看小蚱蜢在青草上跳躍，不黑天便不大回廟裏來。所以教師從杜谷爬上來找不到人，又不願意到柳樹底下陪那個古怪性情的道士，無聊地在廟外的泉流旁邊走幾個來回，碰着那些很大方，很快活，很悠閒的外國旅客們走來的時候，他便閃到石磴下面的大圓石後，畏縮而又貪婪地瞧着那些人拍着圓柔的肩膀與抬動健勁的赤腿。

外國人，那些一團高興對一切似是海闊天空般的旅客們誰會注意到這個穿了帶着補綻的舊布小衫，長頭髮，瘦削蒼白的髒男人。山中的窮人，幹苦活的，或是廟裏的雇工，至多人家當小偷似的看他幾眼。那些扭着腰肢走路的年輕女外國人，尖聲對那些男的說着話，看他忙忙地閃到大青石後，便來一陣俏麗的笑語。我們的教師即時躡着脚從石坡上竄下來，用指頂的破皮抹着額角上的汗珠子，一個勁下了峽谷。快到荊針編成的校牆外邊，他不進去，兩個高出的黃牙緊緊咬着下唇。這一時的面色由蒼白却變成赤紅，彷彿做了甚麼不好的事情。停一回，看看沒遇到人纔遲緩地鑽到自己的茅屋中去。

不是一次的經驗了，他却像自己的學生來上課一樣，差不多每天午後要跑到廟門外去溜一回，避到大圓石後頭，紅着臉跑回來，他並不改。自己說不上是爲的甚麼？杜谷的居民都說先生有狗矢祺的迷氣，天天去找道士下一盤，却沒人曾碰到他藏着瞧人的行動。

獨有老道士知道一點，像是與自己好看，蚱蜢不愛見外國人的脾氣一樣，並不希奇，不曾向教師提到這回事。兩個人各依着各人的脾氣作去，誰也不譏笑誰。六十多歲的孤身道士，與不到三十歲的山中教師在這水雲觀前後的柳蔭下面，與大圓石後，各找到一個藏身處。

時候久了，那對旅館的男女主人彷彿有所覺察。雖然在初時不明白穿破白布小衫的年輕人是做甚麼的，但拂着長鬍子的道士是他們的主人，他們覺得這樣下去，雖是出錢租妥的屋子，也有些替

這屋子的老主人不安！爲甚麼老是見了外國的旅客便躲到廟後面去？久住在荒涼的山中怕見生人；尤其怕見衣裝不同，說話聽不懂的生人，從猜疑上想也像道士。然而沒有多人在閣上下說笑的時候，老道士也一樣捋着乾白的鬍子向西方看落日，或者在太陽剛升到山尖上時啞着嗓音念經，對於旅館的男女似乎不願意答理。因此這一對新來的外國流浪人對老道士滿懷着奇異，而差不多每天過午從峽谷下跑上來的年輕人，又常是躲躲閃閃像願意靠前，可時時紅了臉走去。

山中不是終天忙着，有時客人出去，清閒些，這一對古怪的中國人使成了那對外國人談話的資料。

恰好是一個雨後的過午，晚秋了，樹葉子有早凋的便片片的在巖石上，乾草堆裏下落。斜對着閣子的東南面，有一帶柿子林，錯落在山腰中間，纍垂着圓圓的半黃的果實。與西方黑雲中閃出的淡金色的斜陽相互映着，是山中這個時季的美麗的景色。所有到這邊遊玩的人都回去了，可是旅館中的主人還是靜靜地等待着，白白消耗他們的時間與飯食。也許是沒有別的事可做？往後霜落下來，山路漸漸凍硬了，不用到雪封了，山的冬令，外邊的人誰還到這邊來找苦吃。然而他們卻沒有出山的預備。

女的經過一個夏季的山中生活，終天在廟門外來回，臉色黑了些。原是高加索人的微黃的皮膚，卻更見健康。棕色的長髮也不鬈曲，每根美麗的髮都整潔地盤在前額上，結成幾股辮子攏往腦後，微斜的，淡黑色的眼睛表示出她的沉靜與和善。她常是笑着與她的男人說話，做事十分勤奮。客人多，她

曾不躲懶，也不嫌煩。當這個斜陽在山頭上散着金彩的時候，她正在廟門外大白果樹下將羊奶，另的在閣子上支開的木窗下寫字。

靜悄悄地只有落葉的微響。西面的崖石下一個人倏地跳上來，他從幾日前把黃汚的白小衫脫去了，現在却穿了一身稍見清潔的青布制服。

走到樹下面，他呆呆地望着女人的動作出神。白圍裙，綠絨緊上衣，滾圓的兩條紅色的手臂，很溫和地把羊乳擠到磁瓶子裏。男的在閣子上正好望見這常來的客人，把自來水筆丟在案上，摸摸光滑的下巴向客人點頭。

「好！……看羊……羊奶。」簡單的中國話，似是對客人的歡迎詞。

這位從夏天常常到閣子左右打發他的課餘時間的教師，從來沒有與旅館主人說過多少話，彼此打通不開多少意思。他覺得不知同人說甚麼話纔對勁。知道男的叫塞里可夫省事，他只說後面的兩個音。男主人每聽他這樣叫，像是十分高興！有時近前去拉拉他的手，年輕的教師臉便飛紅，彷彿一個羞澀的處女被男子調戲似的表情。每一次這樣，塞里可夫便大笑起來。

「可——夫」照例地，教師輕聲說出來，女人却回過身子把兩手向樹根上灑着，也學着她的男人的口氣。

「啊！夥——計，學生，同你的學生來看羊！」

他每回聽到這活青年動，勤勞的外國女人向自己叫着遲緩的「夥——計」的音調，覺得比那些愚蠢的孩子天天喊着「老師，老師」的聲音好聽得多。柔和的口音，引動他的歡喜的笑容，枯黃的面頰上頓時浮泛出紅亮的光彩。

旅館的男主人輕捷地跑到廟門外來向教師說些意思不很連貫的中國話。他們有兩個多月的熟識，雖然言語上都有隔閡，在寂寞中却有了精神上的聯合。忙煩的時候，教師只好往樹林子裏找老道士下棋，旅館主人每當空閒着看見這瘦弱的教師走來，總愛同他玩笑幾句。

這裏，連廟裏原有的燒火的聾伙夫一共四個人。道士有他的孤僻的脾氣，常是瞪瞪發灰色的眼珠，不輕易在臉上露出一點點的笑模樣。伙夫終天是砍柴燒火，推麥子，睡覺。剩下一對青年的外國人只能彼此打着鄉談消除他們的鬱悶。客人少了，山中快到完全荒涼的時季，孤獨的恐怖與感動，更能使活潑的青年人覺得不自在！不過他們沒了買賣爲甚麼還在這個臨時旅館裏歇着？道士不理會教師雖然奇怪却又不能問人家。

他的用力地點着頭，用手指比畫着種種的樣子，塞里可夫竭力用他知道的中國單句說着一些事。他兩手畫着圓圈，向東南指着柿子林，張開巨大的口作咬咽的形，相教師忍不住笑，女人却只是拍拍擠羊乳的手掌。然而過了一會教師纔從塞里可夫的比擬與話裏略略明白了他是甚麼意思。

拾起大黑石旁邊堆落的黃葉子，做出從那些從高樹上下墜的比象，又說：「冷，避伏的沒有，……

」然而他苦於中國話學的太少，時光太快的感想說不出，只好吹着口哨急忙地在石頭道上用身子打旋轉，又恐怕這黃臉的朋友還不懂，便連續着說英國話。

教師等他的種種的作勢過後，纔知道這外國人是在說時光眞快，秋天不久也要過去。蹙着眉毛，搖搖頭，顯見是他心中有不少的感觸。女的擠完羊乳，倚着大樹，兩隻光膊作成三角形交疊在髮髻後面，溶溶地眼中似乎含着淚暈。聽了男人的話，她向遠遠的西方呆望着黑邊下烘出來的赤雲，似在輕輕蕩動的太陽，浮着一層薄光的樹頂。她像要在那遙遠的不可知的地處祈求着甚麼！一會，她直立着，很嚴肅地在凸出胸前用手指畫着十字，微微地歎氣從她的口中送出。

自從認識這一對外國人以來，教師沒有看見過他們像這一天的沉鬱。秋來了，甚麼都現出清冷，與彫零的樣子，秋帶來一份憂傷的送禮壓到他們的心上。年青，賈賣不錯，又是很配合的一男一女，教師從意識裏熱烈地羨慕着他們的生活與興趣。他想這是自由，快活，舒適，應知是時時該感到滿足，比起自己來就連杜谷中所有的人家比起來，要高出多少？簡直不能比擬。可是他們對一個中國人都這麼表示爲的甚麼？

可惜自己的學歷太差了，雖然曾在鄉村師範中讀過兩三册英文，現在一句話也聽不懂，只從發音上曉得塞里可夫不是說俄國話了，自己只好搖搖頭。

塞里可夫用有勁的大手抓住教師的肩膀，一個字一個字的說：'You,…… free,…… happy,…

…as I and her,……no,……without that，使用簡易的單字，向教師喊，教師用手拍着前額，想着，比剛纔明白得多了，點點頭。塞里可夫從絨襯衣的袋子裏取出小本子，用鉛筆把這幾個字端端正正地寫出，加上很大的句讀，果然這個法子使教師高興起來。虧得還知道這幾個的拼音，明白塞里可夫明明是告訴他沒有自由與快樂，還不如自己。教師看過了，不禁也蹙着眉頭同時向這外國人擺手，表示他的話不對。

自然那對夫婦有好些話對他解釋，教師只可胡亂點頭。那能明白他們的人生的感慨！末後，教師忽然覺悟到他們一定是犯了懷鄉病！遥遠的家鄉與熟識的親故，隔遠了，浮泛着流浪到異國的山中開旅館，自然也有他們的難過！於是他問了，用中國話，與記不清的英文拼音問他們是不是想着家鄉或者到別處去？

男的堅決地搖搖頭，同時將右手直放開向下劈去「不！」他大聲喊着，「不回去！」……再搖搖頭歎口氣「去……砍……」右手作的姿勢很明白是說似有砍頭的危險！難道他們犯了甚麼大罪？看他們的和善態度怎麼也猜不到是罪犯！教師曾聽人說過有的老毛子是回不去家的。他的鄉問的親戚前幾年有往那遠遠的地方去販賣本地土綢的，也多少知道一點情形。可是這兩個人總不見得犯了大罪？

天快黑了，破廟的周圍漸漸有了升漲的晚烟，蒼然的空間把柿子與斜陽的色彩自遠而近地遮

了起來。一個個的山峯都如眼光昏茫的老人在沈默中蹲伏着。這三個言語不通的年輕人誰也沒想到疲倦，他們望着歸巢的烏鴉，望着瀰漫在山谷中的蒼烟，望着廟裏大殿上的舊瓦，似乎在這些物象上有種牽引的魔力。使他們都一時離不開。老道士已經吃過晚飯，拄着彎曲的木杖從廟裏踱出來。看看這三個年輕人像是發呆的樣子，不說甚麼，只是用拄杖敲着碎石頭作響……

「話說不通，眞急人！……」教師搓搓兩隻起疙的手掌說。

道士仍然用顫顫的手指捋着鬍子，從鼻孔裏發出冷笑的聲音，似是甚麼事都看不進眼裏。他彷彿山澗中的尖角的石塊，誰觸着他就被他的鋒稜刺一下。

「不通！……不通！咳……甚麼東西！……」

不知是對誰發脾氣，兩個沉鬱的外國人向這古怪的「修道士」凝望着。

不久，在暗影中摸着路，杜谷的教師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走下崎硝的峽谷。

簡直看不清石子道的高低，幸是熟道，在昏暗中摸着走也還不至於跌倒或者走入了差路。然而這常走的暗道在那裏是向來看不見有甚麼明光。枯寂的山村輕易連點燈的也不多，有的在石牆中間少填一塊石頭放上盞豆油燈，微弱的顫光，窗子外都照不到，何況那又小又黑的鳥巢般窗子，怎麼會放出引導人走路的光明。教師的心思恰好與小窗子後面陳舊的黯黮地昏燈一樣。在身旁邊也聽

見活活的水聲，颼颼的風響。仰頭從高高的空中接得到三個五個的滄滄的星光，仍然不能夠給他作黃昏後爬山路的指引。

沈重的苦思使他忘記了路的遠近，剛纔那一對夫婦給他的表情映照到自己心中愈加疑惑。「若是像他們的生活都不感到快樂，自己呢，應當一頭在山石上碰死，或是喝一口毒藥。爹六十開外，還得給人家種地，冬天有時連一雙棉鞋沒的穿。哥哥，當兵去了十多年，不知流落何處。妻在外縣裏給有錢有勢的人家傭工，一年中不容易回家一次，與自己幾乎失去了見面的機會。上年的春天看她回家來的樣子，明明是心拴在外邊。穿的，戴的，自己比起來也知道慚愧。本來一個月十幾元的薪水，不能養活一個女人！……再想到個人的未來，……前幾年冬天沒有棉褲，穿着單薄的制服在學校裏睡冷木板，熬過了四個年頭，費過不少的心思，口舌，在各鄉間找到這樣的位置。同學們各人往他們的路上奔跑，有時遇見僅止是比自己高一級的小學校長類的人物，還高傲地對自己加以憐憫！至於到處受人的白眼更不用提！……」女人家生活物質的精神的壓迫！……他又想到眼前的那對人物，苦於不自足也許是人性的本來？

胡亂地尋思着，足趾觸到了大樹的浮根，覺悟過來，精細地向周圍看看，離開杜谷小學的門口已經多遠。暗中有片黑光在下面晃動，原來他已立在那個水潭的上崖了。

究竟找着原路又走回去，頭上大白楊葉子刷刷地響着，像是妖怪的翅子。他向來不知道害怕，然

而這晚上心思亂得如一團亂絲，神經上易受震動。秋宵的寒氣逼得他發抖。

星星的光漸漸點綴開，空中似乎新撒下一個珠網，他的靈魂也想要投在這晶明的珠網裏脫却濁垢的沾污，然而那隔得很遠，很遠在天上！他轉不出山中的崎嶇道路，更何從覓得往那高空去的捷徑！

第二天絕早，山頂上的夜氣還沒散盡，東方有點淡淡的紅光的時候，教師已經從屋子裏跑出來。用門外的清流擦着紅紅的眼睛，聽了先來的學生的報告，使他直跳起來。

原來天還沒明，水雲觀裏出了事。十幾個警察，還有穿便衣的，把那個新旅館封了，一對外國人都看起來，說是要解到遠處去打官司。連那龍鍾的老道士也還像拷賊似的問過了一堂。

十多歲的級長瞪着眼睛，促促地喘着氣向老師說。他親眼見的，因為他每天從廟門外過路的時候，兩扇朱紅的山門都還關着，這一清早却擠滿了警察與看熱鬧的男女。

不必再詳細追問，教師揉着乾澀的眼角跳上峽谷的石階，一口氣跑到水雲觀的前面。

兩個年青的老毛子被幾個帶盒子鎗的警察在那顆大的果樹下看守着。塞里可夫的臉色很沉靜，很坦然，彷彿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會有這樣發覺的一天。儘力地吸着紙煙，見教師跑來，微笑着向他打招呼。女的却不住的打寒顫！悽惶的神色罩在她的紅紅的腮頰上面。奇怪的是塞里可夫，雖然在這

時失去了自由，他却沒有昨晚上的憂鬱，淒涼了！堅定與勇敢表現出他的正直的心意，他彷彿是一無所慮，有時用力拍拍女人的膀子代替了許多話。

本來沒曾費力的官裏人跑了半夜的黑道，很從容地將犯人捉到。一個頭目似的高個子，便向廟裏的火夫與圍看的山中居民打起官話，吐露出塞里可夫犯案的大略。

原來他們從哈爾濱，挪到中國南方最大的都會裏不過兩年多，塞里可夫從前是個音樂師，專在戲院，電影場裏彈鋼琴，他有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妹子，跟着他流浪到各處去。自從有聲電影流行以來，他失去了演電影時奏樂的機會，使受雇到一所大跳舞場裏作音樂師。無奈他的化費一天比一天大，一家三口不容易支持，聽了他的同鄉朋友的慫恿，便把妹妹送進舞場去伴人取樂。果然是一個救濟的方法，年輕女子的漂亮與技術的進步，不久便成為這大舞場中的一朵嬌豔的玫瑰。多少人的爭奪與引誘，幾個月後，她却被一個中國的小開騙上了汽車，美麗的服裝，高貴的裝飾品，把這天真的外國女孩子的心哄動了。她隨着那個流氓住在外邊，塞里可夫到那時却不能加以管束，何況她已經懷了身孕，事實上也沒有方法使他們離開。……不過這種事的結果是容易知道的。及至她懷孕半年以後，那個狡猾的都市少年已經決定丟開她，用了種種方法脫身跑到遠處去。證據沒有，又找不到他的去處，末後，舞女仍然回到哥哥家中養了個有毒的孩子。不到十多天孩子死去，從此以後這心思狹窄的姑娘便起了自殺的念頭。本來一切都無希望，又受不住精神上的激擾，一個夏天的夜中吃了甚麼藥

片，就死在塞里可夫的寓所。因此，塞里可夫幾乎吃了租界上的官司，受了些日子的嫌疑的拘禁……恰好今年春天——距他妹妹死去後的兩個月——的一個深夜裏，他在另一個小舞場的奏樂台下遇見了害死妹妹的凶手。甚麼事都像不曾知道的，然抱住妖豔的女人，在屋子中打磨旋。……還是老毛子的脾氣，說幹仍就幹，出去走了一趟，不知從那裏弄來的手鎗，……散場時候在門外的汽車旁邊，那個流氓便死在他的鎗下！當時人多找不出誰做的事。第二天他這一對便離開那邊。直到事過後外國衙門裏偵探出是他為妹妹報仇。找人，……不是今天纔找得到！他改了幾次名字，現在並不是眞名，同移提的人一同來，……沒有錯！……

以後那精幹的頭目對道士，火夫，與別的人都問過話，纔同穿制服與便衣的一羣人把旅館中的小東西帶了，押着犯人，下了廟外的山坡。

塞里可夫冷冷地不說話，只是望了那蓋上紅瓦不久的尖閣子，與木板子的英文招牌。往下走的時候，還向站在一旁的教師說聲「再會，……好了！……」沒有別的言語。

將着白鬍子的道士看了一下。

這種事並不驚訝，他將山木的拐杖用力拄，

「鬼子，有好東西！……」向教師冷笑着，意思是證明他向來看不起外國人的先見。

一羣灰臉破衣的山民，眞莫明其妙，連那警察告訴出來的話還是多半不懂，甚麼「舞場」「小開」，以及囉唣的生名字。……好在他們只知道老毛子叫當兵的拏去了，老毛子不安分，他們更不

追問爲的甚麼。

嫩嫩的朝陽升上東西的山頭，白果樹葉輕輕揮動那些淡黃的小扇子，尖閣上冷清清地在那裏再等待牠的顧客。教師大張着紅眼睛走送了那一對外國人的身影。老道士的得意神色他並沒留心看，一塊石頭沈壓在自己的心中！塞里可夫的犯罪的是非，與幸與不幸，他還來不及用清醒的理智對這件事下了一個判斷，他總覺得這荒涼的峽谷又回復了以前的枯寂沈悶！失去了這纔待要發展的生機，彷彿田地中當一陣小雨後又重複被悶熱的太陽燒乾了，怕以後看不到一點新綠的彩色！

從這一天起，上峽谷的熟路中再看不見這年輕教師的急促的跳步。大白果樹下飄飄地把扇形葉子鋪滿了廟門外的山坡。

冬天漸漸的到了，老道士恢復了「閉關」的生活，廟門是終天嚴密地關閉着。

水雲觀的兩個老毛子被帶盒子鎗的人們押走以後的十多天，杜谷的小學教師忽然從小學的本校收到一封故鄉中寄來的信。那是他的父親求別人寫的，差字很多，而淡薄的字跡上却告訴的十分明白。說老人的年輕的兒媳由外縣中跑回家來，還有送她來的人，硬要回當年的婚書，不說離婚，更沒有別的道理，就是再不跟教師那樣的窮鬼！有人出錢百多元的現洋作爲退親的禮物，不答應，橫豎她也是一去不回；如果強留她在家裏，她預備好了剪子繩子，當場要同老人家拚命。離城很遠的小鄉

莊那裏見過這樣的陣勢，況且樣子是早與娘家說通了，自然只是幫着女的說話。送的人像是使衣的軍人，也像是土匪，誰肯為這件事同些不知來歷的人動嘴。錢是上算的禮物，沒法子，不能白白地丟一口人，結果是將銀元留下，婚書退還。女人很樂意地帶了那幾個男子走了。聽說她在外縣雇工的人家，原是退伍的軍官，在當地很有勢派，惹不起！女人的心變了，更不必多費事……信中的大意是這樣，找人寫的自然看不出那孤獨老人的心境，是對着買身的銀元苦笑？還是捧着恥辱的禮物發昏？可是事實是一點不錯。末後還有幾句勸解兒子，與望他明諒老人的無能的誠懇話。

這些天教師已經像是一個失羣的孤雁，每日勉強打起精神與一羣孩子瞎纏。為了塞里可夫那種勇敢的氣概使自己感到生活的卑怯，對着山與澗中的流水，挺直的松樹，鬱悶的煤油燈，往往自己抱着頭部深沈地尋思着一切。這封信恰好是一種秘結後的瀉劑，雖是過於峻利了，却把他的心理狀態上來一回廓清。

躺在木板的床上半天沒有動作，連外間屋子中孩子們的讀書聲似乎也沒曾聽見。淡紅簽子的信封斜放在他的胸口上，像一把帶血的利刃剛好從擾亂的心中拔出來。

一種決定，一種企圖，一種向來沒有的力量！直到過午，把他從床上擲到門外。對照，激感，愧悔與掙扎的心情逼迫着他，也記起塞里可夫的復仇的方法，然而他不想那麼傻幹，他要去找更新的生活。立刻往本校見他的校長，要把他在這窮山中的生活作一個結束。

不到黑天，事情便辦妥了。他往回路上走，經過那片白光的飛瀑的一邊，他頭一次賞識到她的飛動，灑落，活潑的姿態。一股力量從山劈口中瀉下來，經過幾層曲折與跌蕩，究竟從岩石上面，她將清潔，有力的落流在空潭中激起湧動的水花！他的心境覺得很灑脫之後纔看出這白光的明麗與她的活態。

從這一天起，荒涼的杜谷越發荒涼了。只有那快要變成殉道者的道士，與聾子的火夫，死守着輕易連煙火不見的偶像。那些不能不靠了山嶺吃飯的男女，與到處跑的小孩子，他們是這峽谷中最活動的動物，然而近幾年來他們那樣如太古時的純靜的心，也被外來人的行蹤漸漸引動了！

為了兩個老毛子與分枝的教師忽然地被人押去，忽然地走失，這兩件事使他們記起了古老的傳說：鎮山的銀龍，——那條疊峯中間的小瀑布——尾把如果有掃了水潭外的石子那一天——也就是牠翻身的時候，山裏要大有變動。誰也猜不出變動的是甚麼事？與怎樣的情形？這一年的夏季雨太多了，白光下的水面也漸漸外漲，與黑石的潭口幾乎平起來。雖有小小的流道，總抵不過那上面的水力，潭口外平鋪的雜色石子像是很歡迎地等待那條銀龍的掉尾！可巧接連出了這兩件事，於是那些安分畏怯的居民，分外忐忑着他們在不可知的情形中怕有那古舊傳說證實的一日！

然而水雲觀的道士自從杜谷安設小學的分校以來，使拄着拐杖說「快了，快了：鎮山的銀龍不久就要大翻身……」

他們正在顫慄中等待着！

廿二，十二，三。
·遠自文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祈雨

這一夏的乾旱使得農夫們夜夜裏望着天河歎氣。

從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幾場小雨，當然不會溼潤了烈日下曝乾的土地。僥倖將麥子收穫之後，一切小苗子類的長成大感困難。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高粱已經可以藏人了，現在却只是枯黃的有尺多高，滿野中半伏着無力的披葉。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熱如焚的天氣，過於乾燥的空氣抑塞住初生的生機，一對對的小圓莢的邊緣變成焦黃的色彩。農人早已用不到下力的鋤掘，因為在這乾旱之下，田中的莠草也一樣是不能爭着生存。一片片土地上裂着龜紋，正同冬日的嚴冷後現象相似。壞一點的河邊碩質地，更多上一層白質，由土中滲出。除却田野的農作物之外，村莊旁邊的菜園與成行的果子樹，也受到這同等的影響。本來這是一帶有名的雪梨的產區，今年在樹葉中間，却沒掛住多少梨顆。有的又十分癟小，沒得到充分的水分的養力。瓜地更可憐，大葉子與細瘦的長蔓表露出難於結瓜的憔悴狀態。雖然瓜地的主人還可從井裏提水澆灌，那有甚麼用處。艱難的人力笨的法子怎能救濟這樣的荒象。何況無邊的旱田，田邊原沒有灌溉的設備，一切全憑每年的運氣去碰豐收與歉收。他們終

年縱然手足不閒的勤動，不過是按着久遠久遠傳下的方法分做春地，秋地的換耕，與一鋤一鏟的努力，一遇到連朝的大雨，幾個月的亢旱，蟲災，農作物的病狀，只可仰首看天，憑了自然的變化斷定他們這一年的生活的投機成功或失敗。

陳家村的全村子中屬於他們所有的土地，合起來也不過七十畝有餘，然而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是給人家佃租的，其餘有幾十畝歸他們自有。譬如陳莊長家有將近二十畝，他是這小村子中惟一的富裕人家，其次都是幾畝多的，不足十畝的一家便是奚大有了。其餘的農家有完全是佃租的，而佃租與自耕的家數為最多。不論如何，由春末的乾旱延到現在，那一家都受到這種不情氣候的懲罰了！存糧最多的陳莊長家中已經是喫高粱米與玉蜀黍兩樣的雜和麵，輕易不見有白麵的食品，至於大多數的人家都攙上米糠研餅子做食料。各家雖然還有點春糧，因為他們對於以自己的力量辛苦獲得的糧粒是比甚麼都貴重的，眼見秋天的收成不知在那一天，他們都不肯浪費那少數的存糧。他們寧肯用些難嚥的東西充塞於腸胃之中，坐待好日子的來臨。各個鄉間都充滿了憔悴的顏色，與怨嗟的聲音。當着酷熱的天氣，大家望着空中偶有的片雲，沒得活作，他們充滿了活力的筋骨一閒下來，分外感覺得沒處安放的不舒適。這多日的乾旱不止是使他們為着未來的失望，有精神上的惶惑與恐怖，肉體上也像沒了着落。六月中的熱風由遠處的平原中吹來，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由一個人到一個人的將薰蒸與乾燥盡量地到處傳布。每天由黎明時起，如火的太陽映照着血一般的顏色去焚

燒着一切的生物。陳家村東頭的河流本是這數縣的大水，經過不少的鄉村與田野，河的兩岸，以年代的久遠生發出一簇簇的小樹林子給牠點綴上美好的景色，但現在却有些地方可以完全看見白沙的河牀了。窄窄的用泥土與高粱稭搭成的小橋，在每年一過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會冲壞，直待到十月間的重修。這時却還好好的彎伏在差不多沒有水流的乾河上，像一個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無所有的地上，那些和成泥的黃土多已曝乾脫落下來，剩下高粱稭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亂髮。偶然有從上面走過的生物，更恰像是乾癟過的屍體上的蝨子蠕蠕行動。離河不遠的一片柞樹林子，每一個夏季，濃陰下是村子中的公共水浴後的遊息地。如今却只有乾黃的簇葉在不很潤澤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災中的苦難。陰影不大，那些稀葉中間晶明的小石砂，熱得可以炙手，因為沒法灌溉，連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之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憐的植物了。

自然生活於沒有人力制服自然的變化與靠天喫飯中的農民，他們當這少有的災難的降臨只能從絕望裏激發起求助於天的宗教上的靈力。相傳的老法子是乞雨會，誦經，紮紙龍取水，他們不是一無所知的動物，他們却又是對一切並不甚明白的人們。他們不肯在這樣情狀之下白坐着等待天災的毀滅，在危急的無從展手的困難之中他們只能誠心團結起來以籲請天意的挽回。

然而時代却不許他們能夠安心去從容地乞求了，並不是十分稀奇的事，鄉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記得，有幾回對於天災的對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

事，縱然無靈，然而至少可以略減他們精神上的紛擾。記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為積雨的關係，洪流暴發，河身從沙灘下面暴漲起來淹沒了一些土地，甚至將村子中的茅屋冲壞了不少。他們却能夠在不斷的雨聲中跪在龍火廟的天井裏，崩着響頭虔誠禱祝。眼看着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們還是咬着牙關安分乞求龍王的心回意轉！但是相隔不多年之後這樣的老文章已經變了筆法了。因為在較為安靜時候的官府，紳士，雖然一樣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偽善者，然他們却總以為他們還是對於這些地方上的一切事是應該負責任的。如同乞災禱雨，種種的一無所能的會集，正是那般嚼過經書的善人所樂於倡導的。他們覺得自己當然是農民的先覺，一切事便作了領導人。於是往往對於團集辦法，儀注，款項，都很有次序地做去。而鄉民便容易安然地在他們後面追隨着，而且稱贊官府與紳士的熱心。現在這些官府，紳士，他們的本身已經變了，他們的意識，却已比從前的鄉民統制者更見得伶巧與學得多少新的方法。他們在自己的能力中儘着想去收穫——金錢的剝取，責任的意義，他們早已巧妙的給牠改變了顏色。自然他們批評他們的前身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無識便是呆子，因此除却有他們的收穫之多，甚麼能夠激動他們呢？也因此鄉民在不自覺中彷彿失了領導，也像失了保障。然而這樣的變化却擴大了他們求知的意識，與漸漸破壞了他們的虔誠的安分心了。

再一層，便是生活的艱難支持了。本來鄉民是極容易在簡單的欲望下討生活的，他們即使沒有多少蓄積，然還能忍着苦痛去挨受一切，以求未來的安定。何況以前他們在節衣縮食之下每年總有

存糧的可能，近來呢，這可怕的近來，爲了種種的關係，他們幾乎沒有很大的蓄積，更不知爲了甚麼他們的心是容易焦灼着，蠢動着，再不能像前時的安然度過任何時候的苦難了。

這一個夏季在陳家村左近的人民都搖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足腿在厚重的土地上似乎不很容易站得穩當。

陳莊長與奚大有家的自種地也一樣受着災難，然而陳莊長的租的，那裏在春天多了兩場雨水，所以還可以樂觀，而大有在春間辛苦耕種的田地中不高的高粱穀子却已乾死了一半。他自從在家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他的永遠記住了債務，賣地的痛心事，而死去的爹，他對於田地上的盡力已見疲乏了。不知怎的，他漸漸學會了喝酒。在重大的打擊之後，完全復現了他的爹的遺傳。他寧肯每天多化費十個銅板在烟酒雜貨店裏去買得一霎的痛快。自從四月以來，他成了這村子中惟一的雜貨店的常主顧了。雖然銅板不能預備得那末現成，這有甚麼呢，善做生意的老板向來是不向他伸手要酒費的。

家裏是想不到的寂寞，在從前他並未覺得到，好說閒話的，老是計算着喫糧的妻，與終天被逐出去拾柴草拾牛糞的孩子，因爲大有的性格漸漸變成無謂的暴怒，都不敢跟他多說話。那頭不容易喫一頓好飯的大瘦狗，有奚二叔時，常時隨着老主人身後搖着尾巴各處去的，現在牠也不願意與少主人爲伍了。牠怕他的大聲喝叫，與重蹴的足力，牠只好跑到街中與野外去尋找牠自己的食物。大有覺

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己的左右增長，而他的脾氣似愈變愈壞。對於死去的父親說是追念却也不見得，有甚麼追念的表現？那座在村北頭自家地內的土墳，除却栽上三四棵小松樹之外，他不是為了土地的事並沒特意去過一次？對於家庭的不滿他根本上沒從着想，本來是很能作活的妻與不很頑皮的孩子，他也沒有厭惡的念頭。然而這匆匆的光陰中間並無他人的引誘，而大有竟然有點變態。雖然對耕種的本分事他還不懶，一樣是按着時候同鄰人操作，不過他的一顆心却似乎被甚麼壓住了！總不如從前的平靜與舒適。

他向來是不大對於過去的事加以回念的，過去的恥辱與痛苦，他十分樂意將牠拋出記憶之外。不過他是因此惹起了難於遏抑的苦腦！

早象已成的期間，他也如他人一般地焦憂！未來的生活恰像一個尖銳的鐵鈎鈎在心頭。眼看見手種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靈要完全毀壞，他覺得分外憤怒了！在這寂寞與無聊的襲壓之中，比較着認為快活的事是想到辛苦的收穫。然而這預想顯然是變成了水中的月影，於是在各種的不高興的情緒中又加上一層重大的失望！

於是雖在奇熱的夏日，他的每天的酒癮並不曾減少。

正是六月的末後的一夜，大有蓋着布單在院子中的大棗樹下睡。昨晚上從恆利雜貨店中回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中人喫過晚飯之後了。他怕熱，便拉了一領蓆子放在樹下。過度的白乾的疲醉，一覺

醒來已經聽見雞屋內的喔喔的啼聲。一個大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得着空兒吸他的血液，他即時光了背膊坐起來，用蒲扇將蚊蟲撲去。黑暗中嗡嗡的蚊聲還似向他作得意的譏笑。一會聽見院子中東南角落的糞坑內的母豬嚕嚕的叫着。他摸一摸被單上有點潮溼，看看空中只有遠近稀密的星星下耀着暗空中的微光，一定明天又是一個晴熱的天氣。遍村子中的樹上可以聽得見知了的夜鳴。他們在高的有蔭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這些在黑暗與失望中的人唱着宛轉得意的高調，這在大有聽來十分煩厭。的確，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蟲來還要令他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四處鳴聲中失却了效力，這並不是一擊之下可以中止那些可惡的東西的鳴聲的。他向東方看去，仍然是黑沈沈的沒見有何亮光。他盡力地看在那一顆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點明光，或者距天明不遠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記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會。昨天陳莊長還囑咐自己明天就要到龍火廟裏去同着那個道士布置一切。他因此覺得有點心事不能再繼續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記得頭半月時舉行的那一次祈雨會，到現在並沒有甚麼效果。現在據說是聯合了相距五里地以內的小村子中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許有效，這是他這時的疑問。看看明星炯炯的空中，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疑問的可靠。上一次的印象分明如擺在眼前，那些有鬍子的老人含着眼淚的在烈日下跪求，他們忍受着灼熱的苦痛，在香紙磚爐旁不顧烟氣的薰瞇。道士的高聲誦經，自然也出自眞誠。雖然平日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規，因爲他一樣也有土地，在作法事的餘閒還得耕種，這不是爲別人的事，他也有分。大有再推

測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喫飯的人誰沒有分呢！誰肯騙着自己！——騙着自己與他們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異了。怎麼到會的幾乎全是老年人，年輕的纔兩三個，再就是老人領去的童男，難道這也是必需麼？記得十幾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這樣，年輕的人一樣也有跪求的應分，怎麼現在變了？他想到這裏微微皺着眉頭，不能判別這是年輕人的躲懶，或是他們另忙別的事。

由祈雨聯想到春天的魏二唱的魚鼓詞，眞的，那些豐收與農家的快活光景簡直是成了過去的夢似的東西了！自從自己過了二十歲，以後在這偏僻的農村中眼見得是無論誰家只有年年的向下走去，除掉偶來有幾個從關東發財回來的人以外，地土的交易不常見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裏的產物不知怎的總覺得也是一年比一年來得少。按照自己在田地裏用的力量，與一切應辦的事，不是比以前減少，糧米老是在兩塊大洋左右一斗，還是繼續向上升漲，怎麼家家却更貧窮了呢？大有懷抱着這個疑問却沒得答復，偶然與鄰舍家說起來，他們的斷語不是：「年頭兒刁狡」，便是「穀貴百物都貴」，或者「化錢多了」。這一類的話，大有在前幾年也是一個對一切事不求甚解的鄉下人，所以任憑這難於思議的自然法則所支配，不能有進一步的質問。但是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他的生活有些變異，他的一顆誠樸的心也不像前此對一切完全信賴，自己永遠是不去問難的了。尤其是奚二叔，忍受着難言的痛苦，攢着拳頭死去之後，這一幕的生活映片過於刺激，大有的精神，他也從此失去了在他的環境中由小時候起積漸養成的忍耐力。

雖然心裏躊躇着預備天明後的祈雨會，然而在這將近黎明時的靜默中他是有另一種的動念在心中閃耀，——他很有力地斷定他的未來的生活，怕不能永久靠着那些土地了！

紅的微光剛從東方耀出，地上一切的景物方看見了一個新的輪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過臉，並不告訴家裏人，便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棚門外。

村子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柵門已經開了鎖。一個輪班守夜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正在門旁掮着鎗防守。這一夏中的搶刼綁票事情如同天天聽到喜鵲叫的平常，左近的每個村莊雖在白天也加緊了防守。像陳家村是沒有土圩的，防守的連絡很不容易，只好從各家土牆連接的空處，伐了陵上的松樹與其他的樹木結成柵欄。從鎮上買來的大綑的鐵蒺藜交纏在木頭的中間，在要緊的柵門旁堆上土障，由村中的年輕人輪流防守着。這自然不是完全無慮的設防，而且更沒有幾支新軍器——步鎗，可是這一筆化費與人力的空耗已經是他們拮据辦成的。幸而拾鎗，土炮還是舊的存餘，這些笨拙的軍器用土造的火藥加上碎鐵，瓦片，小石塊，放一響雖不能有很遠的火線，四散出去就像一個小炮彈的炸裂，用在堅守上還較易為力。而且不知從那裏來的傳受，鄉村中有些極笨的鐵匠現在也會利用洋鐵筒與空的罐頭造成重量的炸彈，這是較好點的村莊必備的武器。

那個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柵門，看見大有跑來便跳過來道：

「奚大叔起來的早，陳老頭剛纔到廟裏去了。」

「早啊，我覺得我是到會的第一個哩。」大有將一雙赤足停留在柵門裏的舖石道上。

「陳老頭倒是認眞，他還穿着粗夏布大衫，到這裏我向他說不如脫下來，到燒香時穿上纔對，免得出差！」青年武士將步鎗從肩上卸下來。現在各村子的聯莊會還沒到，他穿着長衫怕不教土匪帶了去。

「還是你想的週到，怪不得陳老頭老是好派你守夜的差事，土匪太多，誰也料不定不出亂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會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來……」

「怕甚麼！不是早調好聯莊會來保護嗎？」

「奚大叔，你猜能夠來多少人？一共六七個村子，人家還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門，這是在外面，不同於村裏，要個頂個！怕不及盒子鎗中用呢！」

「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還沒說完。

「啊！好，奚大叔，這是善事，不差，凡是莊農人家誰還不願意天爺快落雨，不落，今秋甚麼都完了！然而土匪還是土匪呀，他們還等得大家好好的祈下雨來再辦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從他的紫黑色的臉上露出了判斷的勝利的笑容。

大有點點頭，頗現出躊躇的態度。

「照你猜，豈不是今天還得預備打仗？」

「這也不是奇事呀，那個村子在這一夏季裏不是天天預備打仗！」青年夷然地答復。

「我太大意了，甚麼傢伙沒預備。」

「一會咱這裏還去十多個人，可是沒有大用，只有兩桿快鎗，這不是一桿，——」青年順手將鎗橫托過來。

「好吧，現在咱們辦一下，你帶這桿去，連子彈帶，我另找桿土炮在這裏站崗。」

就這樣，大有緊緊腰帶將灰布縫的子彈帶斜紮在肩上，把那桿漢陽造的步鎗用左手提起。

「小心點！已經有頂門子了，只要拉開保險機就行。裏邊有四顆子彈，記住！」青年對於這武器的使用很在行。

大有不再說甚麼，肩起鎗走出柵門。

經過他們的談話與換鎗的時間，村外的郊原中已經全被鮮明的陽光照遍了。柔弱的植物幸而得到夜間的些微的露滴，乍呈滋潤的生態，被尚不十分毒熱的太陽曬着，頗有點向榮復蘇的模樣。

龍火廟是這村子的久遠的古蹟，據說縣志上曾在古蹟門裏有牠的一個位置。也是這些小村落中間的惟一的舊建築物。除去四周的紅色粉牆之外，山門兩旁的鐘鼓樓，內裏的龍王閣子，都是青磚砌成。那些磚比現在普通的燒磚大得多，似乎也還堅固。不過上面全被苔鮮封滿了，斑駁的舊色足能代表這野廟的歷史。廟的南面是一帶松林，稀稀落落的連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雖也有

不少的楓樹，榆樹與高個兒好作響的白楊。却不如正面松樹的密度。廟北頭有幾畝大的一片義地，不知是甚麼年代與甚麼人家的施捨地了，裏面却盡是些貧苦人家的荒塚。有的已經坍壞，露出碎磚斷木，有的土塚已經夷爲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塚蓋上。這片地方已經有不可計數的死人得到他們的長眠，而左近鄉村的看家狗子也是常到的熟客。再遠處便是些人家的農田，一片青黃，看不到邊界了。

廟的面積不小，其中的建築物却也毀壞的不少。有幾座樓閣，已經成了幾堆瓦礫，上面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卧在院子中間做了道士的坐櫈的，總之，這雖然是一所偉大古舊的廟院，現在也隨着年代漸漸凋落，與那些鄉村的過去的安榮相比，恰好是相對的比照。

因爲牠們都只存留着古舊的空殼，任憑風雨的毀滅了！

大有穿過松林走到廟門裏面，靜的很，一個人沒遇到。直到正殿看見陳莊長正與鄰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紙。道士還沒穿起法衣，光着頭頂，一件圓領小衫，乍看去正如一個僧人一樣。

「好！到底是年紀輕，好玩，居然先抗起鎗來了。」陳莊長說。

「這是小猪仔告訴我的防備，防備不壞，不是聯莊會還要來？」大有走入了正殿門。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繞腮鬍子並沒刮剃，雖在清早，額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很明顯的見出他的職務的忙迫。他聽見人語，抬頭看着大有左手的鎗口正對準他的胸口，便下意識地向側面一閃。

「這東西可開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可幹了！」

「怎麼沒膽氣看着鎗口！使嚇丟了魂，你終天在野廟裏住呢？」大有已經將鎗倚在門側。

「老大，你說話也要留點神，別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給龍王爺求情！那裏野不野的！……終天在這裏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東西來幹麼。今天可連我都有點膽虛，到的各村的首事總要小心！……」

「做好事，顧不得這些了，——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吸水煙的鄰村王首事從容的插語。

「即使來也沒法，橫豎這麼下去是沒有好日子過。咱們那能眼睜睜的看着甚麼都乾死，不想個法子，——這只好求求神力了！」陳莊長究竟還認識得一些字，對於這完全信賴神靈的法力的念頭本來就認爲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莊長的職責，在無可如何中這樣按照古傳的方法來一回「神道」，這也是多少讀書人辦過的事，不是由他開端。經過這番虔誠的儀式之後，他至少尚能減却良心上的譴責，也許「神而明之」就有效力？化育的奇怪力量本來不是人們能夠參贊的。多末渺小的人類，只能在自然的偉力之下低首傾服，再不然便是祈求，除此，他與他的鄰居們能夠幹甚麼呢？所以他用「只好」兩個字表示在一無辦法之中的惟一的盡力。

王首事將長水煙筒向供桌上一擱，道：「管他的！咱弄到現在怎麼還不是一個樣，果然該死的向

這邊找事，拚一下，省得年輕的閒得沒事幹！今天咱預備的不差，甚麼，合起來怕不到二百人。……」

「不見得吧！」陳莊長對於人數頗有疑問。

「多少一樣湊，老陳，不要滅了自己的威風。」王首事的脾氣很急暴，雖然上了年紀，還有當年跟着鄉團打捻匪的勇敢。

他們各自整理着種種東西，還有王首事帶來的幾個有武器的農民一齊下手，沒到八點，一應的陳設供品以及灑掃屋子等等都已停當，而各村來祈雨的人衆到的也不少了。

照例是先行鋪壇念經，這時獨有道士的驕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揮一切了。龍王的長髯與細白灰塗成的神面，被神龕上的幾乎變成黑色的黃綢簾遮住看不清他的眞像，殿內的武士與文官的侍立像，雖然顏色剝落了不少，而姿勢的威武與優雅還能在永無言語與行動之中保持住他們的尊嚴。紅色的大木案前方磚地，與廊下石階下的鵝卵石地上很整齊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誠的祈求者。一條彩紙糊成的瘦龍放在東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龍的旁邊。院子中間的香爐從四個小磚窗中放散出很濃厚的香煙。

不出大有的預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過半數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歲以下的卻沒有一個。他們被熱太陽直曬着，黧黑與黃瘦的臉上誰都是有不少的摺紋，汗滴沿着衣領流下來，濕透了他們的汗臭與灰土髒污的小衫褲。他們在這一時中眞有白熱以上的信心，對於冥冥中偉大的力

量，——能以毀滅與重生的顛倒一切的神靈，他們甚麼也不敢尋思，只將整個的心意與生活的稱量全交與「他！」

這一羣祈求者中間却沒看見奚大有，也沒有王首事帶來的那幾個武裝農民。原來大有被陳莊長分派出去帶領了本村的人與別村子來的聯莊會在廟的四周布防。因為他有一桿步鎗，使沒用到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綠林」中的英雄。

近幾年中鄉村的聯莊會完全是一種無定規的民衆的武力組織。雖然有規則，有賞罰，然而所有的會員全是農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丟下鋤頭，拾起鎗桿，就拚着性命向搶掠劫奪他們生活的作戰，沒有事，仍然還得在田地中努力作業。不過他們為了自己的一切，為了防守他們的食糧與家庭，以及青年農民好冒險的習性，所以聯莊會的勢力也一天比一天的膨漲。不過等到他們的有形的敵人漸漸消散下去，他們這種因抵抗而發生的組織也就鬆懈了。因為原來只是一種簡單的集合，並沒有更深的意識，所以他們的興衰是與那些掠奪者的興衰相比例的。

陳家村左近都是少數人家的小鄉村，鎮上雖然有常川駐的軍隊，器械，服裝都整齊的民團，却不大理會這些農村中的事。有時那些新武裝者下鄉來，還時時要顯露他們的招牌給小村莊的人看，因此無形中便分做兩截了。

這一天他們因為在護這些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的首事用十分周到的布置調派年

輕的農民，在八點左右已經到了一百五十多個。他們因為沒有大集鎮的富有，所以武器是不很完備。不到人數十分之一的步鎗，還是由各種式樣湊合來的，類如日本的三八式鎗，漢陽與俄國舊造的九連燈鎗（這是鄉間的名字）其餘的便是些扣鉋的火鎗與大刀紅櫻長鎗。鐵的明亮都在各個的武士頭上閃耀着。然而驟一看來如同賽會的這一羣鄉民自動的防護者，散布在紅牆青松的左近，是有一種古舊的爭戰的趣味。各村的首事雖是花白鬍子的老人也有自帶小小的手鎗，掛在衣襟旁邊的，這都是他們出賣了土地忍痛買來的武器，雖沒曾常常希望用牠，然而有這個彎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時貼上硃砂花符似的，自信的勇敢心以為可以戰勝一切的邪祟。近幾年來這樣已成為很平常的現象。鄉間的人民對於步鎗的機構與兵士一樣的熟練，而膽大的企圖也使他們對於生命看得輕的多，比起從前的時代顯見得是異樣了。

形成一個相反的對比，古老的剝落的紅牆裏面是在土偶的威靈之下祈求他們的夢想，迷漫的香紙煙中有多少人團成的一個信心，雖然在鵝卵石上將膝蓋跪腫，他們仍然還是希望龍王的法力能給予一點生活上的灌溉！而古舊建築物的外面，在松陰之下却活躍着這一百五十多個少年農民的「野」心，健壯的身體，充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熱的空氣的自由，他們也正自團成一個信心，預備着用爭戰的方法對待與他們作對的敵人！兩個世界却全是為了一個目的——那使是生活的保障；甚而可說是為生活的競存，神力與武力兩者合成一種強固的力量，他們使在炙熱的陽光

下面沈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這樣的武裝集會這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二次的練習打靶之外，他沒有自由放射步鎗子彈的機會。鄉間對於子彈的珍貴比甚麽都要緊，他們由各地方或者兵士們以高昂的價值將子彈買到，自然放掉一個便是防守上的一種損失也便是他們的生活少一分保護。所以火鎗可以隨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彈却要嚴密的保守着。大有從站崗人身上取過來的子彈帶，他曾數過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顆。在灰布的九龍帶中看不出高凸的形樣來。然而他統率的一小部分的本村子中的農民惟有他是抗着這一桿僅有的步鎗。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的充足，也像是夠有統率那些同伴們的資格。他沒曾對準敵人放射過一回鎗，然而這時也不恐怖，的確沒想到眞會有敵人的攻擊。他以爲這不過是過分的預備着爭鬬，原不會有事實的發生。

他這一隊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這裏已是很稀疎了，坡上有片土堆，相傳是古時的塚子。除去幾叢馬蘭草之外一點墳墓的樣子也沒有。再向上去有一個矮小的土地廟，比起鄉間極小的茅屋來還小得多，塌落了碎磚的垣牆裏面探出兩顆如傘的馬尾松。從樹幹上看去，可知這難生的植物的光陰的熬鍊。大有這一隊的十幾個穿了藍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這斜坡上形成一個散兵線。大有坐在土地廟前已是側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陵阜上望着。別的夥伴在坡下的，在廟內的牆缺處的，還有四五個肩着火鎗在稀疎的松樹間

來往走步。他們住的地勢較高，可以俯看龍火廟裏面跪在院子中的人頭，尤其是那個尖圓頂的香爐，更看得清楚。風向很準，那一陣陣的濃煙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聲響聽得分外響亮，而廟前後的防守的同伴，都隱約的看得到。惟有南門外的松林中的武士遮蔽得很密，只有幾支明晃晃的紅纓鎗尖從那些松針中閃出光亮來。

大有根本上想不到打仗的事，雖然在柵門口聽了那個站崗的小夥子的話，到廟中來又看見大家這樣鄭重的預備，像是警戒着要馬上開火的神氣，他樂得在綠林中裝一回臨時的英雄。然而這有甚麼呢，多平靜的青天白日，又有這麼多的人，難道他們肯來送死！他過於迷信他同他的夥伴的武力了。他雖不從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斷定沒有這樣的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時還努力要作出一個統率者的樣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領着兄弟孩子們在幹正事。過了兩個鐘頭以後，看看日光快近東南晌了，夜裏睡眠的欠缺與天氣的毒熱，漸漸地使他感到疲倦了。廟裏的祈雨者已經換過一班，道士的法器不響了許久，再過一會大家都要喫午飯。好在都是自帶的乾糧，等着廟裏送出賣好的飯湯來，便可舉行一次野餐。時間久了，疲乏的意態似乎從田野的遠處向人身上捲襲過來。有的忍不住腸胃的迫促，坐在地上乾口嚼着粗餅。大有這時已經半躺在石碑上，那桿步鎗橫放在他的足下。

「老頭子們眞膽怯，上一次祈雨也沒這些陳張……」一個黑臉高個兒的農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說。

「到底甚麼時候完事？——這玩藝更壞，幹嗎！還不如跪在石頭地上哩。」另一個的答語。

「不要急，停一會有事也說不定！」年紀較大的瘦子半開玩笑地道。

「眞不如開開火熱鬧一回，火熱的天在這裏支架兒更不好過！」

大有本來想說幾句，然而他的眼瞼半合着不願意聽他的心意的支配，方在朦朧中靜聽這幾個夥伴的閒話，突然在東方破空而起的有連接着兩聲鎗響。很遠，像在陳家村的東河岸，這是一個電機的爆發，即時驚醒了這野廟周圍的防護者。大有下意識地從石碑上滾下來，摸着鎗桿迅疾地跳上土地廟的垣牆頂，向東望去，那十多個農人不自覺地喊一聲，全集合在土地廟的前面。

「那裏來的子彈？」

「河那面……截劫！」

「廢話！我聽明白了，這兩顆子彈是向咱這面飛過來的。」

「沒有回響？」

「怕是眞土匪到了！」

他們從經驗與猜測中紛紛亂講，同時可以看見龍火廟裏已站滿了院子。道士的法器早已止了聲響，而大門外的松林中有多少人影也在急遽的移動。大有竭盡目力立在高處向東看，甚麼也沒有，還是那一些繞在村子後面的半綠樹與微明的河流。他雖然笨，而在匆促的時間中也有他的果斷力，

即時他喊那個說玩話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隊中問問情形。

經過沒有三分鐘的快度，很清楚的密排的鎗聲全在村東面砰拍的響起來。無疑的顯見陳家村要有何變故，大有與他的這一羣夥伴不用商量都拿着鎗要跑回去。他們顧念村子中的婦女孩子，平板黃黑的面目上都變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還沒跑到紅門外面，奇怪由廟的西北兩面連接着飛過十幾顆子彈從他們頭上穿過去，這犄角式的攻擊出乎他們的意外。大有原來立在土牆上面斷定這是土匪去攻他的村子，有這一來，他纔明白今天的祈雨會是眞遇到勁敵了！隨着鎗聲他跳下牆來向大家發命令道：

「走不的！兩面來，回去更辦不了。……唔！大家散開點，都在廟門上可危險！」守土圩與柵門的經驗曾告訴過他躲避子彈的方法，即時這十幾個人在樹後，牆邊，找到了各人的防禦物，都顫顫的將鎗托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後頭，半伏着身子將步鎗的保險機扭開，推動機一送之後，他的右手指在小鐵圈中放好，預備作第一鎗的放射。臉上的汗滴從眉毛直往下落，已忘記了擦抹。

松林中的聯莊會的大隊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幾響火鎗，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單調的衝鋒號，淒厲的聲音由下面傳出，同時步鎗也在無目的的向遠處回禮。

於是他們的野戰使開始了。

大有只叫他們隔幾分鐘放幾響火鎗，意思告訴敵人這斜坡上果有人預備着他們過來。他手裏

的步槍隔一歇纔放射一回，他每次放槍時手頭上覺得很輕鬆，然而過到這一次的勁敵，他的粗手指把住鎗桿自己也覺得驚顫。東面的，西北兩方的此住彼起的向村子與野廟中愈打愈近的密集鎗聲，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數不少，而且他們的子彈是頗為充足。這時兩方都彼此看不見身影，龍火廟的地勢窪下，西北方的農田接連着東面河流蜿蜒過來的土岸，向下面射擊，是居高臨下。而大有這一羣佔住的斜坡，較好也較為危險。因為由斜坡上去，樹木多，農田只是幾段豆地，容易望遠。

大有在初開火時他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還可以靜聽鎗聲從那方射來，懸念着村子中的情形與廟裏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並不十分害怕。然打過十幾分鐘以後，戰況更緊急了，先在陳家村東西響的鎗聲倒不很多，只不過似作警戒的很稀疎的放射，而從西北兩面逼過來的子彈愈打愈近。拍拍……的響聲聽去像不過半里地。聯莊會的人初下手還能沈住氣，吹號放鎗，經過這短短的時間，後顯見得軍器優劣與攻守的異勢了。他們在廟門外樹林子中，沒有甚麼憑藉，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在小苗子的田地裏與土岸旁邊，然回打起來不知那裏有人。而敵人的鎗彈却一律向廟門外的松林中很有範圍的往下射擊。尤其是西面的鎗響，圍着土地廟前後儘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們不敢向廟裏跑，恐怕被人家圍住；又不敢向陳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埋伏住人，經過時一定也要橫死多少人，而當前的守禦，既無土牆，又沒有及遠的好多步鎗……這自然使他們想不到土匪會來怎麼些鎗支一定要收全功！

沒有辦法，大有已經放過兩排子彈，在石碑後面粗聲喘着氣竭力支持。他知道他的鎗若不努力使敵人不敢近前，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搶去。他向那裏退哩？下面只有幾棵小樹，大約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彈已可穿透他們的脊背。他聽明了，有十幾支盒子鎗在對面的土阜下頭專來對付他自己，有時從石碑的側面似乎可以看見土阜下的人頭，相隔不過二百步，比初聽時由西面來的槍聲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緊緊握住鎗身，彷彿如握着一條火熱的鐵棍，子彈帶着了汗濕緊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恥辱，未來……在這一時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頓起所有的精神作生命的爭鬬！雖然事情是完全出於他的預想之外，而他的當事實到了面前却絕不退縮的堅定性，在這個炎熱與飢餓的時間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他知道在土阜後面的敵人要從斜坡上衝過來，直奪龍火廟的大門，這是一條要道，若有疎失，自然關係他們全份的失敗。自己萬不肯放鬆，且是沒有退路，下面的夥伴們急切分不出幾桿步槍跑上來打接應。這些沒有指揮者的農民，只知把守住廟門向外亂放子彈與火藥，沒想到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邊盡力抵禦，又囑咐身旁那個黑高個滾下坡去趕緊調人。黑高個身子很靈活，抱了火槍即時翻下坡去，到了平地，他起身的太快了，恰好一個流彈由背後穿過來，打中他的左脅，他尖銳的叫了一聲，倒在一棵老松樹下面，作了這次戰爭的頭一個的犧牲者。

這一聲慘叫驚壞了斜坡上面與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曾料到這好打拳棒的高個兒使應該死在

這裏，從亂雜的還擊的槍聲中可以知道他們的憤怒與急遽了！

命令沒有傳到反而葬送了這一個好人，大有從石碑後面被慘叫的聲音叫轉過來，看清在血泊中翻滾的受傷者，他不自覺的呆了，雙手中的步槍幾乎丟在地上。受子彈傷死在戰場上，這是第一次的經驗，何況這高個兒是去傳達自己的話而死呢！他無論如何勇敢，却沒有看死人一點不覺驚訝的習慣，他正在惶張與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兩槍，對面一陣喊聲，從土阜後跳出七八個漢子，手裏一色的短槍，射過來，槍彈在空氣中連接振動的聲響，如同若干鬼怪在他們身邊吼叫。大有的那些夥伴也喊着放了數鎗，速力既差，又無準頭，在曠野中那些舊式的裝藥火鎗，那能與連珠放射的盒子鎗抵抗，他們沒曾管領，使爭着往斜坡下跑。只這一陣亂動，已經被對方打倒三四個。大有儘了所有的力量連射去一排子彈，居然使那羣不怕死的凶漢傷了兩個，略略緩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學着那高個兒的滾身方法翻下去，更顧不得那些夥伴們是怎樣逃走的，惟有躺在土地廟前的一個傷在胸口的年青人，瞪着眼從絕望中看了大有一眼，在這一瞬中，大有已經滾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隊，與由廟裏出來的那些老年人，他們一面竭力頂着打，一面卻急促着商定趕緊退回陳家村，因為這野廟中沒法守禦，怕有被敵人完全繳械的危險。

衝過這條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的事。而一百六七十個農夫與一羣狼狽的老人，以及廟裏原來的住人，連合起來作成三隊。一共有將近二十支的步鎗，施放開僅有的子彈，由松林中向四面射

擊，同時那些避難的與武器不完備的防守者從他們中間急速地跑。大有偏偏是有步鎗的一個，在這危險的時間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將武器交付他人，自裝弱蟲。他不顧滿身的泥土與像澆水似的汗流，他又同那些大膽的青年由松林中衝出來。當然從西南方攻下來的敵人也拚了性命努力於人的獲得，由斜坡上往下打，據着非常便利的形勢，北面農田中的匪人早已逼近。這已不是為了財物與保護地方的戰爭，而是人與人的生命的爭搏。兩方都有流血的死傷者，在迸響的槍聲中誰也不能作一秒鐘的躊躇與向後的顧念。大有餓了半日而且原來的瞌睡未退，恰好來作這樣的正面的防戰，分外喫力。然而他這時咬緊了牙齒，似乎平添上不少的力量，那斜坡上兩個受傷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暈成火團，颼颼拍拍的鎗聲似炸碎了自己的腦殼，他隨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蔭之外，彎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們拚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敵人終於沒敢靠近，及至他們退到陳家村的柵門邊時，又與在近處的幾個埋伏者打過一次。

其結果，他們的大隊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在一邊只聽見自己這一羣中不斷的喊哭的聲音，傷了多少他來不及查問。幸而敵人的子彈經過在松林中一陣急烈的圍打之後，似乎已經不多了。四周的喊聲中射過來的子彈已稀少得多，然而他到柵門外時，斜拖在腰上的子彈袋除却布皮也是一點分量沒有了。

這一羣勇敢的農民雖然也有受傷的，他們却掙扎着跑進了柵門。大有一看見自己村子中的鄰

人迅速的拉開木栓開門，將他們納入，他心頭上一鬆，同時脚步略緩一緩。後面敵人的追擊又趕上來。

辛虧木柵外只是一條小路，兩旁有不少的白楊作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敵人沒敢十分近逼，不幸的大有剛從一棵樹後彎了身子轉過來，右腿還沒擡起，在膝蓋上面有一個不大的東西穿過，他趁勢往前一跳，却已倒下來。臉前一陣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風完全吹散了。只是大張開口伏在土地上喘着，跑在他身前的兩個人回過身來絕不遲疑地一齊拖着他塞進柵門去。

稀落的來往槍聲中，大有只覺得天地完全是傾陷了似的。他卧在他人汗濕的肩頭上並不覺痛，右腿像是離開了自己。

·節選自山雨·

印空

連翹花的清香散在四月的綠槐陰下寂寂的草徑中，印空法師正一個人在那裏彳亍着。槐枝上隱藏着一對不知名的小鳥，一遞一聲地和鳴；宛轉地唱着牠們芳春的戀歌。眞所謂豔陽的天氣哩！柔柔的風，遲遲的日影，綠陰下只有留人沈醉的花香。印空法師因爲天時熱了，將大籐笠提在左手裏，右肩上用輕木杖背了一個小小的黃包，赭色綿綢的長衣，潔淨的青布鞋子，慢慢地在這個地方行走，簡直是展開了一幅古代的圖畫。

印空法師從清早出了霧鎭，趕了二十多里的路，雖是在五十歲左右的人，然而並不覺吃累，只是在道中搏動着心中的新奇與備足使得他幾乎忘了對於道中一切的注意。誠然，柔的，軟的，冶蕩的眼光與圓白的顫膚；宛轉朦朧中的聲音，尤其是白羅帳上那個淡紫色的花毬，——不能不說是學佛法以來的初次經驗了。他——印空法師，究竟不曾明白摩登女是有種甚麼法術會將釋迦的大弟子阿難弄到「女難」的困難地步？這是他多年以來讀楞嚴經的一個疑團，現在可說是解釋了一半。眞的，印空法師不是那種酒肉和尚，他對一切經義至少說有三十年以外的長功，他最曉得了別「相分」

須先經「見分；」他又明曉一切「唯識；」須先由於一切「種識；」因此他是常常主張佛法及佛法的經驗皆須實證，絕不是口頭上參禪能以得到圓滿的分解的。所以他在平日教導弟子們總以為天台宗的「離垢眞如」是不徹底的野狐禪，他以為一切人，一切法，只要是本體清淨，便會得到眞正涅槃的地位。因此他從霧鎮走回本寺的道中，正沈惘在「見分」與「種識」的分析之中。

雖是本體健朗，然到底是上了年紀的僧人，又是新經過異界的實證之後，走了二十里外的道路，不自覺地有些疲憊了。況且花香鳥語中的春午，更使他覺得身體有些不能聽從自己的意志了。轉過這片幾里長的槐樹林子，已是亂石犖确，快近平山的入口。一道細流上面輕泛着細瀑，在石齒中潺潺地流着。石堆中有棵合抱的古樹斜伸着天矯的長臂，散出青翠的深陰。山坡上時有倦卧的山羊羊羊地鳴着，四圍沈寂，彷彿被靜的綠色包住了，這所清幽的世界。印空法師到此，恰好有個火夫在殿角上躇着去收石竹與剪秋羅的花種兒。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他沒有家室，是多年前山下小村中人家的一個孤子，老法師從十幾歲將他帶上山來，藉他的勞力吃一碗佛門現成飯的。他是壯健而誠實的一個少年，他的天眞的憨態，與對於一切的朦懂，也與印空法師的奇秘與深邃的心思恰相反的。庭中的日影已經斜在簷角了，將近開殘的砌旁小花都現出憔悴的零落之色。這壯年的火夫躇在一邊正做作他的工作，老法師靜靜地走過來立在他的身後，呆呆地看着。

「阿留，你來採些種子做甚麼用？」

大夫突然吃驚似地回頭來看了法師一眼，頓時他那黧黑的面容上泛出慰悅的笑容，粗粗的回聲從他那厚的嘴唇中迸出。

「師傅！咱寺裏的花種不是很夠用的了，——我知道不用再打出來，但我是……是人家要的，也是好事啊！還能不給人一些？……」

簡直是風雅的相談了，老法師也微笑道：「誰跟你要這些小的花種兒？」

「山下樺村的王三。」

「啊！他是終天出外打鐵的人，我竟不相信他還有這些閑心去種花？」老法師有點不信任這天眞少年的話。

阿留已經用破報紙將種子包了一包往懷裏一塞，深怕被老和尚發見不准他拿走似地，便赤紅着面孔答道：

「是王三的妹子教王三向我要的，她說：『你們廟裏的花種兒很多，何苦不給俗人家一點點兒？』還說：『沒得見住廟念經的師傅們偏好養花兒！』師傅！這正是笑話哩！你不會生氣罷？……」阿留說完，還是將花種兒一手一手地採下。

老法師的機智是能以燭照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性，一切的諦，在平常人看了是平凡，而在他的心目中卻能有悟與覺的重要成分在內，他雖是有多年的修持工夫，然而以無漏慧來去對治煩惱，他有時參

到極處却每時中感到不滿；自然這不滿的來源，就使他自己也分辨不出。這時他聽了癡憨的阿留的話却又不知在他那靈慧的心中證到那裏去了。一點點兒的花種，偏好養花兒的，肩上的黃包放在窄窄的石梁上，從袖中取出蘇布手中來蘸着清流抹了抹臉上的汗珠，一邊坐下肩着籐笠向前面凝望。

富有佛學研究的印空法師對於世間味——自然也可以說是法味，有了夜來的經驗，他的堅定的心情在這青山坐對的時間裏，不是動搖，不是追悔；更不是沾戀他似乎是更清徹的了。知他三十年的學佛工夫每每自己轉定：非有此一番體認，到底不能清楚。他不是好色的僧人，不是青年的動慾者，他這次墜入——不能這樣說，只是試入溫柔之夢的舉動，這實在是他多年前的預定計畫。他究竟是有道行的，雖是在他的意識中的確能夠作到體性全空的地步，然而甚麼是衆生心根本性？這是他常在參與悟中迷離而不能把捉得住的。自然這男女間的勾當是人間生理與心理第一支配的力也是三千大千法界中任是甚麼，有機物不可少的體驗，他所以寧願在規矩上犯了淫戒，而為實證這等所明法。他是大慧大勇的法師，絕不為了拘守尺墨而不能眞知世間味的，但這新奇的經驗在任何人第一次確有研究的味道，況且是久矣心如死灰的老年法師！

他懶懶地坐在清流的巨石上，用冷冷的水抹過臉上的汗珠之後，方才覺得風涼了好多。這靜靜的空間與時間中，他在休息中使開始了他的研究與回憶與實證。

女性的色體的誘惑在他雖不能將法體的根本動搖，然他為了實證與所明上自己也是極度將

莊嚴的面容舉動變成浪子少年的嘻笑與活潑。同時在肉感的遊戲中他又從那二十餘歲的異體中發現了有情世間的第一奇蹟，——也是他第一次的認識。又以那少婦的口舌中聽到許多關於世間的秘密與自然的奇事又知道了一個經驗過愛的拘束困苦的婦人的懺悔與興奮。所以這樣的熏習使他本無一物的心覺悟了不少，所謂人間的生活與悲慧的確解。

從肉顫與色擾的經過中走出來到了這自然幽潔的境界裏，他體認了不少的趣味；但在這久有定力的老法師的心中對於的「一切世間諸行盡是無常」以至於「遍體顫慄，泪下如雨」的心境，與佛祖當初見了許多生老病死的現象後正端思惟的情形相同。不是好奇，不是驚訝；更說不到迷戀，因為這老法師對於這些「結」早已解開了，但是究竟人生的最初悲趣充滿他那堅定的心懷，使他到了這一個春午才把那生命的奥秘扶破。同時由於最高的智慧與了解上而流出的泪痕，使滴滴的濕透了他的襟袖。似乎一個少女的天機悟到了流年似水的情形；又似乎勇猛的戰士由血與骨的沙場的掙扎回來重復見到家中人的感動，非苦非樂，然而他三十年佛理的研究，確沒有這一次受感的重大，而不是追悔，不是憎惡。

他回想到自己在黃昏的旅店中改變服裝；在狹巷的燈光下摹仿浪子的行徑；以至粉光肌肉的擁抱，極度奮興的疲弛，嬌柔的低語，苦情的聲訴，……他想着，尋索着，眼泪從他那和大而清明的眼中流出。

林中的百舌鳥住了啼聲，晚日照着峯巒的迴光映在磵流上，四圍的綠陰漸漸變成暗色。印空法師方才由過分的感動中抬起沈重的身體入了山口，轉上山腰的寺院中去。

迅逝的光陰已經過去五年了。平山上禪悅寺中的印空法師已是快近六十歲了。雖以他堅定的修養，而也有了蒼然的鬚髭，光明而富有智慧的頭頂上，却禿了前半部。這時他已不甚主持寺中事務，將瑣屑繁雜的院務多交付了他那幾個弟子。他的修行的程度愈高而在垂老的心胸中所蘊藏的苦悶却如一條永久纏繞的蛇一樣，時時來咬蝕他那光明無礙的心。

正是一個楓丹露冷的晚秋，山上的樹木有少半數已經枯黃了，他們應該收落的秋葉，那山東側面有名的鑑生泉也漸漸的清澈，每到夜間遍山的秋蟲同時唧唧地唱着不眠的秋曲，使得和尚們在空山夜覺後同起一種莫能言說的興感。印空法師有一天在少時間的午睡之後，拖了芒鞋穿着輕薄的長衣，從卧室中踱了出來到彌勒殿上。彷彿是去看看山上的秋光。彌勒殿是寺中最後而佔地最高的一個處所，小小的院子中有兩株可以合抱的青柟，挺直的樹幹如同殿上的兩位守衛一樣。如團扇大的葉蔭，罩在石砌的道上，幾乎漏不下些日影。當老法師懶洋洋踱過來的時候，彷彿譏刺與警告這暫有的一個山村女孩子的要求，却將從少生彼的老和尚的心攪動了。他靜看着桐蔭在織成一片大的暗花席，在佛殿庭中，這光與影的眩然的認識；這象與覺的淆然的紛觸眼前，如同那些久已存蓄的生之力在思念中重復翻動，又似乎在他記憶的網中忽然有摸不到邊際的苦悶。情與欲，苦與樂，去與

往，超絕與執着，老法師在這一瞬時如同重歷過未生與有生以來的種種經驗。因爲他少年的感覺原伶俐於他人，他對於佛法上種種道理處處都用實證來體會，誠然在一般和尚中他生活的豐富絕非那些只知以念彌陀的所知道，可是他因修習而苦悶，而實證，而追思，而感知，這其中的心境的超伏，觸動，也絕不是一個近代心理學家可以爲他剖析清楚的。

彌勒殿的後面石壁上蔓生着許多青葱的小葉植物，沿着後牆外的窄狹石徑上去，攀緣着可以爬到平山的峯頂。印空法師因爲阿留幾句話的聯感，使他肅然的心情忽而不自怡悅起來，便背着手悄悄地由殿後的側門走出。

阿留呆看了他一眼，莫明所以，地懷着花種兒也從前面溜了出去。

是秋光爛漫的秋山了。老法師喘着氣，攀援着些緣壁而生的蔦蘿走上去，看去覺着石徑中的莎草與嵩艾還正生長得密茂，然而沒有很綠縛的色態了。樟松之類的大樹都還不失牠們的青翠，惟有翻葉的白楊被風吹動牠們淡銀的葉兒，與幾株微綠色的楓樹相掩映，便覺出秋的意味來。

如何的寂靜罩住了很高大的全山！遠望山前的盤蹬似常有人馬的踪影。老法師在一株大松根上偏倚着坐下，又在將最高的靈性的評判，一結一結地引解到現實的生活方式中來。利用他那善感的與不安靜的心情去試驗，容納。幽靜的境域中是給人一個最好的迴念的，也是引人能以證實一切的，老法師在溫習他的舊夢了——自造的夢境，原是爲了實證最大生活的起原與最大解脫的歸根

的，然而記憶與揣測一般地使老和尚打不破這個空關——這眞是一個銅牆鐵壁的關隘！雖以四十年的高僧的道行，却仍在這煩苦的行徑中討生活。

清涼的風吹送着空山的各種天籟，金黃色的淡日掛在林梢，而山下的晚景也朦朧地隱在淡蒼的煙靄裏。老法師癡坐在那裏，游離的心境正不知蕩向何方？忽而火夫阿留從小徑中急急地跑上來喊道：

「老師傅！……現在廟裏有施團長從城中來進香，請師傅去招呼，他說還有事哩！」

施團長這三個字面上，在印空法師是很熟習的了。他是在數年前在本城中駐防的一個豁達的軍人，原是老法師的舊友。因爲他下得一手精巧的圍棋，那時老法師是常常在山上與這位風雅的將官藉一枰的子兒消磨半月的光陰。及至他的軍隊移防他處，加入戰爭之後，雖不時也有信來，但是不恆有的了。後來這五年中只聞得他爲了急促的軍行由城中走過一次，並且寄了一封道歉的信來，使不知這位軍官的生活。不意在這中秋的日暮時來到，使正沉在恍惚境界中的法師心意活潑起來。

「他自己來的？還是帶了馬弁和隨從來的？」

「不」阿留揩着汗答：「都不是，他是同他的太太小少爺一同來的，沒有兵也沒穿軍裝，但是大主將總認得的。」

老法師便不再言語，沿着山徑仍從後門中走回寺裏來。不過他的靈感都在虛無的反應中似乎

告訴他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也許他到山中訪友脫却了軍人的習慣吧？解職後的山遊？但這總是可疑惑的事！印空法師走到他自己的住房裏，正看見他的兩個大弟子在陪着施團長吃茶。但是沒看見太太與少爺。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施團長的濃髭似是格外長了半寸，雖是不過五十歲的人，而紫中黝黑的面部，濃高的眉，堅定與文雅的姿勢還和從前一樣，不過風塵損掩了八年前面上的光彩，而他的態度却似乎沒有以前面部上時常表達出的愉快。他們久不見面的老友，在不期中相晤，自然不免先說了寒暄。然後施團長用他那沉重而清朗的聲音，打着河南的腔調道：

「印師，想不到這次的拜謁罷！上一回由城中經過霧鎮，僅僅住了兩宿，那時實在太忙，因為我正在督運後方的軍需，還兼負着急促到前線督戰的事，僅僅兩天呵！沒曾得工夫來下一枰棋，眞眞對不起！哈哈……」

這為解釋與道歉而附帶上的笑聲，一聽來，在老法師的經驗中確是勉強與敷衍的語尾了！這已經使老法師生了驚訝！但是團長皺了皺眉頭道：

「當官不自由！況且我們這樣殺人的勾當！別後的事正是一言難盡，總之經歷是有的，苦難也受得夠了！幾年來的變化像你們這似乎桃源的地方是不知道的，我呢，怕是幾個月的安閑也不得，每每記起以前當小軍官在這裏駐防時的快樂來，簡直是做夢了！……一切事容後再說。這次我又回來了！自然地方不近，可是四五年來多了一個累贅，你知道我自從亡妻故後是沒再續的，現在……却有了

人也算得是太太吧。哈！……本來在這個年頭兒正式不正式沒有分別，已經隨我過了五年了。」

「五年了！」老法師很有興味地聽去，重復念了這一句，似乎是無意識的隨語：「可得恭喜呢！不是已經有一位小少爺嗎？」

這句話是一種提示了。

施團長微笑了，「因為在這鎮上還有三五天的勾留，所以我帶了內人與小孩子特來燒香，進謁，還有拜託的事兒！想來看老朋友的臉面上一定可以邀許的！……因為上山之了，所以我也不客氣，已託付於令弟子招呼她，到客堂中休息去，明天絕早再來叩見吧。」

施團長的話在感喟中帶有淒涼與傷懷的情調，而在老法師聽來也是覺得有深深的悲念咽在心頭。

這是相互的靈感，也是他們都改變了！

這許多話說過之後，接着這位飽經世變的軍人方一段段地敘述他近幾年中的行踪與事業。他到過了許多許多的城市與鄉村，經過幾次肉搏的劇烈戰爭，曾被他的仇敵幾次的傷害，總之：他是從硝煙彈雨中做過不少的犧牲與競爭的事業的，現在他為了奉得長官的命令又到本省的邊境上去佈防。因為這是顯然的戰爭，在中國幾乎是年年的慣例了。當軍人的並沒有怕上前敵的絲毫意念了！況且這施團長雖是高級軍官，却也是為傀儡似的東擋西戰，處處受了他的更高威權的嚴令，更是莫

明自己之將來的一個人物。

這豐富的種種談話，之後，直到黑影罩滿了院宇，小沙彌將油燈燃上，他們吃過晚飯。

這決定的山中一宿，却像是有許多更重要的話蒙在施團長的胸臆未曾說出似的。晚飯之後這位軍官到客堂中看過他的妻子，重復由弟子引導回到老法師的禪悅室中來。

清秋的黃昏後，在這禪悅寺裏直是寂靜得如置身墟墓。他們在一盞高座的油燈下，對坐着矮的蒲團，守着一個烏漆的小櫈，一壺清茗，一爐妙香，正在那裏深談，院子中的金莖竹刷刷的勁葉兒拂着簷牙，帶出秋夜的聲來。除此外只有正殿上印空的弟子們的梵唄連續聲在做着讀經文的晚課。

施團長在這極靜的境中，臉上的容色也不似白天的倉黃與浮動了。他是怎樣的一個善於體貼女子的武人！他因為興趣與誠心起見，將隨從的人安置在山下，他是同了妻子一步步走上山來的幾點鐘的疲勞，他恐怕他的妻與子不能支持，便先讓他們安憩了，預備明天絕早使去禮佛——這是他夫人的幾年前的志願。因為平山是近處有名的靈山，而禪悅寺的住持者又是精研佛理的高僧。就是屢經戰場趣味的施團長，雖是自己受過最新軍事經驗的教育，對於神佛這類宗教儀式的崇敬向來是不曾有所依傍，但這次的朝山却有些不同。不但是順從愛好的夫人的要求，而且在這以鐵以血織成他的生命的軍官不自禁地心也動蕩起來。這可以說是宗教力的最高活動開始？在施團長的豪爽與堅硬的心中逗引出一點靈機來，也許在滅絕普通情感的生活中，會有最偉大奇秘的靈感出現。如

果這不是形而上學的欺人話，那末，施團長在自身生活的變化與暗示中已經是落在這個網中來了。

他們談着，有時喝一口清茶。印空法師從他的憂鬱的智慧中早已斷定這次軍官攜眷朝山確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絕不是只為松風下的一局棋，燈影中的一夕話。尤其是施團長沉憂的面貌彷彿內蘊着無邊無際的深思與罣礙，這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不禁有很重大的感慨了！從前他的灑落與勇武的精神，幾年中變為這等不自信與執着的態度。兩個不同的心上動着略帶慷慨之意的悲鳴音調。

「老師傅！……這次到寶剎來拜佛，固然是內人的願望，……但是我還有可笑的要求！……」在一刻的沉默之後，施團長終於不能再忍似地慢慢地拋着半黃的下巴，怩懦懦的說。

「老施……你一來我使猜得有些異事了。我們相熟多年，自然用不到客氣。」印空數着袖中的念珠從容地答。

「是啊！如講客氣的時候，我早就到我所經過的別處院剎去了！……我這要求還是內人的原動力！可是我也久有此心！你聽來好笑吧？簡單的很，我們想將那個五歲的小孩，他媽好容易同我替攜着將他背上山來，就是這一點為了兒女的眞誠，——這一份又傻又糊塗的心情，請鑒納！——我們想請求你收納這孩子做個寄名的法外的兒子！……」團長這段吞吞吐吐的話聽那微顫的口音，的確是從肺腑中流溢出的摯情與熱烈的希求。他止住了不往下說，大的眼睛中彷彿含有暈痕，仰望着這怩

變蒼然的老和尚。

過分的意外的要求，使富有機智的老法師一時竟含笑而又微愁地答不出迅捷的回語來。在世俗的佛門中拜領兒子雖是常事，然而以教律與精研而著名的老法師却從沒有過這類事。

「你是甚麼意思？」是打不定主意的延宕回語。

「啊啊！難道你老師傅竟不懂得這點道理？一是爲了我這五十歲的人雖是娶過數房，但兒子却是第一次；不能免俗的肉人是想託託大和尚的清福，寄名來長養他。其次呢，——這話太難說了！……」

施團長顯見得是着重在此，而心意感動得利害，遲疑了一會，繼續他沉著微帶悲切的語調。

「混了十幾年的軍人生活，其中的滋味簡直述說不清。以師傅的鑒照，雖是終天禮佛唪經，但是知道的，——我不怕災難，不怕血與死，更不計算將來如何了局，胡亂着誰又曾得過了局？——不過有了拖累自然不同了！實話得從頭說起：這個內人是——就是我後來的側室，雖說是不出自有教育的人家，她自從跟我以來，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個良好女子。這不用多說，你曉得我是怎樣破棄了七八年的獨身生活要了她來？這段姻緣很迅速的成立了。當初我不過爲了一時的豪俠意義，然而不料後來却還有這樣的好結果！總之這都是過去的話了。師傅，不是俗人，當然不必追根究底地問。——現在這使是我的第二個理由與希望：像我若沒有一點牽累，眞的在沙場上裹了屍，算不得榮耀，可也沒甚

麼放不下，但近幾年爲了內人，爲了小孩子，這種苦與樂的循環趣味，已經將我的心用碎了。這次從南陽調回，須過河北去，恐怕大戰期不過半年中的事……我眞不敢想將來！我是一個軍人，年輕時便混入這紛複的生活中來，福與罪過沒處提了，可是像我總是無家可歸的，只在飄泊的行程與野草荒沙的戰場上。我這一次怯得很！不是怯將來的敵人，——敵人這是個假定的名詞，而是對於心靈的恐怖！所以我也同了內人的意見，將這個小孩子請師傅寄個名兒，或者可以給他添點福慧，就是將來如果有甚麼危難的時候，有一個世法外的，有道德的大和尚做義父，也許可以庇護他！……不倫類的話說來惹人發笑，莫說我是無膽量的軍人，一顆心究竟是可以相通的，這是情願在這個重經貴處的機會給我們一點眞誠！所以便這樣上山來面懇！……」

這是一篇口述的詩歌。是一段動人深感的演辭。平日莊嚴的軍人，竟有這樣懇切而委婉的話。老法師坦然在對面蒲團上聽着，這一點無明的火燄已經在他的心裏燃燒出同情的光輝。這未來的因業，因靈的接應，使他沒有拒絕的遲疑。早已爲人間化的老法師忽然在秋山清夜中接受了這樣偉大而動人的要求，不能免俗的似乎也在作了信仰者的傀儡了！

老法師沒有拒絕的話，只是從他那深鬱的臉上表出苦惋的同情來，點着白髭的下頷。

軍官又接着說了許多話；以前的軍人經驗，與對於世事失望煩苦的態度，以及明天禮拜與行寄名禮的事。

老法師不多答言，只時聞他的微喟，與為同情而露出憂悒的微笑。

夜半了，一庭細雨在黑暗中催他們各自尋覓其過去與未來的夢。

秋雨後的次日絕早，軍官同了他那將近三十歲的夫人與穿了小海軍服的五歲孩子，在正殿上禮佛之後，便即時行了將孩子寄官拜老法師為寄父的禮節。在法器的響動中，老法師披了如水田模樣的袈裟，高坐着受了禮，簡單而莊嚴。他們將孩子伏在法師膝下摩頂受記的時候，老法師看見孩子清秀而頗帶寺相的面貌，不禁吃了一嚇！同時又感到忽然給人家的孩子做父親這件事，是有些蹊蹺與不安的！

軍官的夫人溫良而活潑，恰是個時代的女子。當她與老法師行禮的中間，老法師因為孩子起見不禁向她注視了一下。彷彿曾經相識，而又迷離似的，然而心上跳動了！這樣心理的淑妙作用實在難於索解與捉摸，而記憶却給人以不完全的認識，這便是宇宙中幾多罪惡與因果的變幻與錯迕了。

軍官的夫人也向着這蹙眉蒼然的老法師敬重而若有深思，但這不過一瞬間的狀態，而軍官對這莊麗與希望達到的法門禮節，十分歡喜！他過於相信老友與愛他的兒子了，甚至眼角上噙着淚痕。

但因為軍務的忽忙，還沒來得及吃過早飯，他的勤務兵已經上山來與他報告緊要公事了。所以在九點鐘以後，他們急急地享過法師預備的素食之後，便重復攜着孩子歸去了。

他們都愴然！尤其是軍官。再三執着孩子的小手，遽給老法師，悽惶地希望有此一來能以免除了

孩子未來的災難！秋山疎翠裹他們叙叙的別去。

老法師眼望着他們下了崎嶇的小道，在他們的長睫毛下落有暈濕的感動淚。

時間是予人以休息與變化的。有時因爲年光的關係將人間一切幕後的戲劇顚倒開演出來，人與事的紛複奇妙的因果偶合地自然地湊泊出來。這是宇宙中最能永把持住的最高威權，一切的變化都在聽時間之神的支配，運用搏合分解。

眞的，平山的山色自春徂秋仍然是舊有的狀態；禪悅寺也是聳立山巖與叢林中不失其尊嚴，然而老法師現在呢？不但老了，簡直是殘年了！離去他永做那涅槃之眞夢，時屈指可數了！

冬令也像是人之殘年似的，沈冷而黯淡，朔風密雪彌漫住山峯，澗谷，禿林，蒼石道上行人本來稀少，何況在這冬日的山中。一切生物都閟藏了牠們的踪跡，只有三兩隻野兎在雪窟中奔躍，這又是個黃昏時，禪悅寺中的燈光遠射不出，從負雪的疎疎的林中不時透出幾點黃淡的明光。印空法師自去歲以來常常在外病着，龍鍾的軀體，雖有健適的修養也敵不過自然的演化，更抵擋不了心頭上迷惘的悲哀。他的智力誠然可以決定了全宇宙的根本問題，然切身的牽掣與年俱來的疾病無能排遣，無可消解。他左腿的癱瘓，一年以來管束他只可倚在高的枕頭上仰看淡黃色的天花板與窗外單調的風景。很奇異，除了身體的痛苦之外，他的精神煩擾直是有生以來一個稀有的期間。不曉得是他修養後的靈悟，也不知是老來神經的過度衰弱，在他本來湛明無一物的心中總似乎有個沉重的東西在

墜拖着；又似乎有一件未了的因業在等待着，使得他常常在歎息與不安中空虛地度過。他有時念着佛號，時時將類於明心見性的禪門至理自戒備着，然而無效。待到將這些幾乎是做功課般的道理放下的時候，胸中的雲翳與疑團便重行展布起來。總之，他似乎在期待甚麼，而常常的煩苦着。

正是一個大雪的夜裏，大地都披上了晶潔的白衣，全山都沉默着。印空法師在不眠的病中口渴了，便將伺候他的小和尚喊起，叫燉蓮子羹與他吃。一盞油燈一跳一跳地默在桌上，雪花拂拂地在紙窗的木格中作出微響。在法師蒼瘦而枯皺的臉兒，彷彿一個古神的形像，危坐着在思想，外間的炭火泥爐中爆的炭聲，漸漸聽到。小和尚披了肥袖的棉衣，瑟縮着蹲在一邊，正是一幅古雅的繪圖。然而有裂痕了！忽而一陣急迫的敲門聲傳來，這在不睡的和尚們一聽便知，有人在敲本寺的山門。

印空法師在病中感覺分外靈敏，使吩咐小和尚去喊長工開門，小和尚睡眼朦朧着走出，約過了二十分鐘以後，便聽見幾人脚步聲音踏在雪上，都停在窗前了。依然是小和尚進來道：

「長工都不願意開門，說這時候不定有甚麼歹人，況且城裏正在鬧革命，殺了好多人。還是我說師傅的命令，他們從鐘樓上看清楚了。是一個叫化子。便開了——奇怪！本來想留他到火房裏住一宿，行個方便，但這叫化子指名說要求師傅，非見不可！不要見他，他寧願死在山澗裏，又不肯說甚麼事，現在還同長工在窗外等着呢。」

印空法師這時垂盡的心思，忽然沉靜起來，便點點頭叫他將這不速之客的叫化子叫進來，命長

立去休息。他很安然地，倒像是預期着的。

一個披了破絮襖與濕重蔴衣的十八九歲的少年，立在暗暗的燈影下。沒有帽子，却紛披着長髮，面色凍得紫腫了，而一雙大的堅定的眼睛却仍然保持着嚴重與有智力的神情。看他的形態：額骨很高，柔白的皮膚與沉毅的精神。足以表明他絕不是常做沿門叫化的生意的，而且尤其奇怪是他上身穿得如此不堪，下面却是粗呢的洋服褲，一雙全為雪水浸透的黃皮鞋，這算是新式的叫化子了。

小和尚在門外靜看着這一場怪劇。而少年叫化子與病態的老法師互相凝視着，他們可以說是從不相識，但在神情的交換中，少年的記憶中，老法師的期待與智力的預料中，全認識了！所以在這突然的相見之下，反而沒得言語。

老法師昏眊的眼中忽然放出奇麗與光明的色彩，彷彿三月中清明而溫潤的池水。他臉上雖略有驚奇的表情，然即時歸於自然，便柔和的道：

「呵呵！——你終於來了！……」

少年叫化子出乎意外地答：「呵！你竟先知嗎？我是誰，我還沒說出！……」

老法師立時苦笑了一笑道：「難為你，却也難為我了！這在我是知道的，在一切人或者不知道，好吧，你的經歷可以說說？……」

少年得了室中的暖氣，將蔴衣卸在地上，看了看旁邊侍立的小和尚還沒說話。

老法師不屑似的便命小和尚去睡了，蓮子羹方盛上一盞，在桌上擱着。小和尚雖然看得有些疑惑，却禁不住磕睡，便到那一間自己的床上去温他的童心之夢去了。

室中只有這兩個奇異的人！只有這兩個爲因業爲命運所顛倒的兩個如枯柳如春雲的人物。

於是在少年的一陣傾談之中，果然是印空法師的期待到了！

是這樣的：少年是當年到這寺裏來的施團長的兒子，也就是印空法師的寄名兒子。施團長自從那次帶了妻兒，由秋林中下山去後，駐防他處，不到半年便調了前敵，加入討逆戰爭，幾十天的苦戰結果是在江邊的一個蘆洲上犧牲了！餘下的寡妻孤兒，便流落在未有戰事的縣城中。回家麼？沒了，再嫁吧還有這小孩子。還是少年母親的賢明，她從苦痛忍耐中做着手工，居然在眼淚的生活中過了十年以外的日月。後來她並且在那遠處的縣城內與美國的女傳教家熟識了，受了洗禮，因此這軍官的孤兒居然得受過教會中學的教育。

不幸！勤苦憂傷的生活使這軍官夫人去年的秋日死去了！到她臨終的時候，她纔將這十六歲的孩子切實告說了些他從前一字不知的異聞。不但是說他在五六歲時在這個山上有一個印空寄父；並且說這個寄父其實就是他的眞父！十六年的秘密從她垂危的深痛懺悔中說了出來。她那年到這禪悅寺中來一見印空法師便完全認識，其實在上山時她是茫然的，她又最瞭，得自己兒子的激烈性格，她是眞切的懺悔！而囑她兒子如有過不去的時候，只有到禪悅寺中的一條路。

但是這次他所以於雪夜中來到，却不出那為命運播弄的母親所預料。他自從母親死後，便加入革命黨的激烈派，這次隨了軍隊攻入這境的縣城，已經有些日子了。却不道忽而有黨派的清分，於是他這小首領便立時在被緝之列。事情是如此緊急，然而他和距城幾十里地的禪悅寺，為了生命，為了母親的遺言，為了多年秘密的發現，他所以從苦難的雪夜中跑來。

在深深的雪夜中，他用吃吃的口音說明一切，老法師用清明炫彩的眼光注視着，終沒動，也沒言語。

窗外的朔風，狂吹起來，似是將人間的晶潔被悲號吹散了！青暗的燈光下，正對坐着這奇異的兩個。

盞中的蓮子心已爛了，沒有苦味。然而誰也沒有吃得下！

雪落深山後的三日，最以佛法聞名的印空法師圓寂了！隆重的佛家入塔禮儀，莊嚴而歡悅，雖然在他那乾萎的屍體中也許藏着人類的一點留連的悲哀！

但這深夜中來討宿的少年叫化子同時也不知去向。

又過了三日，縣中的保安隊中捉到一名G黨員，因為用重典，簡直是梟首，並且就懸在這平山的後山麓的大楓上，據說是在一個山洞中被鄉民告發而捉獲的。

這可憐的少年生物的頭顱，圓瞪的石卵般的目光，在高處正對着印空法師遺骨的上層塔頂。

·毛統照選集·八〇

·選自文學·

CENTRAL LIBRARY ROORKEE

紀夢

雖是初秋的節候，然在北方已經是人人都穿袷衣的天氣了，早晚間分外清冷，獨有午後的陽光，溫煦柔暖使人仍有疲倦與困乏的感覺。P.P.女子中學的一個教室內，這時正是可愛的陽光佈施他的魔力的機會。學生們在上午自從日光未出之前，忙到吃過中飯以後，梳洗、穿衣、鉛筆、書包、道中的飛塵、校門口的喧嚷、鈴聲、異樣的教員的口音、形態、讚賞與責斥、H_2O+CO_2式的玩意、Ba Cu的拚字記憶、吃飯、盥洗，她們全體中沒有一刻的安閑。熱鬧的時候過了，弱小的胃量充滿之後，便不自覺地有倦意的來襲；況且國文教員兩點鐘方到校上課，早呢，還沒有到一點半。尚微有暖意的秋風將明熱的陽光送進玻璃窗內，一陣不能解析的倦之力即時佔有了這所寬五英尺長十二英尺的教室。書本縱橫地拋在案上，胡亂寫的字紙壓在各種色彩的袖口下面，她們的垂髮也似先知這個不可抵抗的消息，都安靜地不動，任其在寂靜的空氣中從容地自然地散布夜來枕畔的氣味。有幾個還在勉強地溫習文章，然而小聲低誦着「世中遙望空雲山」的句子時，也覺得糢糢糊糊地彷彿有許多雲霧在眼前出現似的。

『玉青姐，哼！……我沒有氣力了，好歹讓我在你身上躺一回兒吧！……一回兒吧！』一個梳着紫色夾有銀綠的辮把的，將身子欹斜在她的同學的左臂上，裝着小孩子樣兒這樣說。

她的同學——玉青素來就好頑皮，這時呢，也正自覺得兩目有些發痒，嬾嬾地抬不起頭來，恰巧有個人來欹在自己身上，使趁勢用左臂將那一個的頸頸攬住，自己的上半段身子也向左俯了下去，將腮頰貼住她的額髮，瞇縫着沉沉的眼瞼道：『好孩子！來睡到我懷中來吧！』

她們在嬾靜之中，驟聽得玉青這一句話，卻不約而同的縱聲笑了起來。有的將首枕在臂上，有的拍着手兒向着空中，都笑得掩不住口。更有在玉青前面正在玩弄着缺襟半臂的珠扣，這時卻回過臉來笑道：『呸！呀！就想做小母親呢。』沒曾說完，她自己也笑得伏在案上了。

於是一陣喧笑聲，變為帶有快樂而玩諷的語聲：「小母親」「小母親」的摹仿與驚奇的口音，關滿了全室。更有幾個要居心看熱鬧的學生，立在講臺上說：

『玉青……你倆個還不起來同小琢算賬，她眞會說俏皮話兒。……』

『得啦，要使我……一定格支得她要死。……』又一個帶有挑戰的意味輕蔑地說。

果然這兩句話同時激起了玉青同她的伴侶的報復思想，使一同起來，一邊一個將剛纔說「小母親」的小琢拉着，四隻纖柔的手指便向她的脅下亂插。小琢原來笑的已沒了氣力，如何禁得住這兩個報復者的擺佈。她一面護着頭後的雙鬟，一面用右手亂攔，口裏儘管說告饒的話。玉青那裏饒得

過她，連喘帶笑的說『好呵，當面挖苦了人，過後只會說幾句輕巧話兒。……有那末便宜的事麼！』說着仍然不曾住手。琼呢，實在無力抵抗了，使高呼着『好吧！連姐姐，韋如，你們難道看見我被人欺負不說句公道話麼。……我還和你們好啦！』這句話的結果是從後座上過來了兩位穿着絳紫色的衣裙的，差不多的模樣兒的姊妹兩個來給她們調解。

幾分鐘的光景之中，將全課室內的空氣變了；笑的，說的，埋怨的，交手的，……將方纔的倦意都打消了。不多時這場不意之戰也結束了，室中融滿了暖意，只餘下大家互相嘲笑互相指責的語聲。她們都如春日園林中的小鳥似的，一切都是隨意的，自然的，沒有拘束也沒有恐怖的。然而在這一羣的少女中，獨有坐在南牆側第三排案子上的一個，彷彿在獨立於歡樂譏笑的領域之外，側着面部低向着淡綠色的牆紙發呆。自然，同教室的人不大打理她，而在她看來這些玩意也沒曾在她的中心種下一點愉快的種子。她穿得很淡樸，淺藍色的竹布褂上沒有好多的緣飾，即連紐扣也是用布結成的鬆鬆的梳了一條辮子垂在細弱的項下，連個珠花夾子也沒有帶，不過在髮根的一邊用一個白色骨質作成的小梳斜攏着一些散髮。她髮細而長，但並不十分油黑，她的額髮也沒用火剪燙過，很自然的罩住了左右額角。她面色，確是潔白的，而看去究竟像帶有病色，因為她並不像其他的女孩子有紅潤的腮頰。她的鼻骨很平，有一雙彎綫而明麗的眼光，卻愈顯得她的穎秀的精神。她似是寡於言語，又似是懶於語言。她每天來到教室，安閑地從容地絕不似他人的忙迫與紛亂。有時連上着四班的功課，她可以

一次也不離開坐位；然而她的功課卻不見得答得完全。有時教員問她答得極清晰，而且不同於他人；但有時卻茫然地答非所問。教員的告誡，同學們嗤嗤的暗笑聲，她曾不煩惱也不報復。她終日這樣，所以別的女孩子自然不大肯同她說話。大家都譏笑她，有時卻又帶有猜忌的意思，暗地裏批評她，末後，大家共同送了她一個諢名，叫做活啞吧，但不過是在背後拿這三個字作她的代名罷了。在教室中，操場中還沒有人好意思這樣叫她；然而她終是在一羣歡樂的女孩中是孤寂的，落漠的，如同從遠處遠處跑來的一個陌生的人。人家不大理會她，她也從不多事。平常多是默默地坐着，緩緩地行着，呆呆地側看着綠色的牆壁。

照例，每逢來教課的教員在講臺上嚴肅的立着的時候，提起霍君素的名字，她便立了起來，然而從不向教員直望着，或忽迫地向四周的同學笑視。她都是低着頭撥弄一枝絳色細而長的帶有白銅作帽的鉛筆，回答教員所問的問題；這枝鉛筆似乎是她三年來朝夕親近的伴兒，因為她到P.P.女子中學來三年了，也曾用過幾種鉛筆，但是獨有這一枝鉛筆只是上課、下課、書包、懷內，陪伴着她，而她卻輕易不肯用牠。這一點的小故事，同學知道的不少，不過大家都說她有幾分呆氣罷了，卻說不出她為甚麼不用這枝鉛筆，而又時刻不離的道理出來。好在同學們的課業、遊戲，整天裏忙得不開交，又有誰來理會這樣的小事。

在喧笑譏誚的聲中，壁上掛的時鐘已敲過兩下，突然室內靜了一靜，女孩子們有的出去的，有的

打開本子重新用功的而，君素仍然呆望着綠色糊的牆壁。

十分鐘過了，帶着近視眼鏡的黃教員，從對面的休息室中出來，便有幾個好說話的學生嚷着黃先生來了，黃先生來了，說時現出很有趣味的期待的神氣。及至黃教員推開紅漆的玻璃門進來之後，學生還有各自忙着找坐位的，打書包的，黃先生微笑着從一邊走過來，到了講臺左邊，將一包書往桌上一擱，先說道：

『我前二十分鐘便到了，聽得你們喜笑的利害，爲甚麼？……我也同你們喜歡，假如你們有說得出爲甚麼原因。』黃先生滑稽地質問，像是要從她們口中探點甚麼祕密一樣。於是一時沉靜的室內又起了一陣笑聲，有些性情活潑些的女孩子，想起了剛纔大家所鬧的笑話，使將記憶引回，笑的不敢抬頭；有幾個莊重點的，本想扳着面孔將書本鋪得正正的，無奈別人的笑臉，灣曲的眼角，顫動的額髮，老是向着自己作「笑呵……笑呵」的誘惑，就也不自禁的口邊的曲線聚成彎形，眉痕也向髮際擴張了。黃先生也莫名其妙，隨同大家笑了起來，因爲這樣愉快的同情的擴大，絕不是故作莊嚴所能禁止的。

笑了一回，她們究竟敵不住黃先生的考問，便有個嘴快的學生，彎着腰站起來，指手畫脚地將「小母親」問題一五一十的說出。黃先生兩片嘴脣也不由得不張了開來，末後，只好說一句『你們眞淘氣』的話，而各個坐椅上還是遏不住笑聲。

時鐘已指在一點二十分了，黃先生一手執着書本，一手拿着半段的粉筆，時時向黑板上寫畫，如細雪似的粉末，沾了一身。一會兒將一段書講完之後，他便命大家將紙本、毛筆取出，說在這半點鐘及連續着下一點內須要作文。他說完，便用板擦將黑板上的粉字擦去，很鄭重地向黑板正中寫了兩個大字「紀夢」。他剛剛寫出，下面都凝着眼兒向黑板出神的女學生們，不禁都微笑了。因為這兩個字的確是有趣味的，裏面當然包含着些豐富的聯想，與連綿的回憶。且只此二字即教員不加解釋，也是能以引起她們的注意來的。她們正如同方在學飛的雛燕，方從山谷中流出的活泉，她們活躍與舞動的生命正在翱翔於雲表，自由自在的醞釀着、尋求着、希望着許多許多的好夢，所以她們瞥眼中見了這樣的一個新鮮題目，怎能不打中她們嫩弱的心蕊。就在這頃刻之中，她們心理上由激動而聯想所起的變化，記憶、及想像過去的、未來的、悲、喜、憂、樂、交織成的心網，罩上重複卸下的不可測的狀態，不但出題的教員不知，即她們自己也把捉不到。然而最微細、最柔膩、最深幽的情緒的幻境，都一一地被這兩個有魔力似的有幻光似的的字喚起了。

黃先生自然自己也很感興味的將夢與人生有何關係，夢究竟是怎麼作成的理論一方的話，向學生略略解釋。但這並不在她們心上，她們雖是側耳靜聽，而從她們的眼光上就可以看出她們只在尋味夢境的眞實的經過；類如甚麼心理、生理、意識、生活這些抽象的話，她們那裏有閑心思再去領會。黃先生又將各人的夢如何等等告訴過了，使向紀法，文字的修飾如何等等告訴過了，使她們前後左右的注視了一回，

看見學生們都將十分鐘前的嬉笑態度改換，雖間有一二人面上微微的笑，然而這是想着眞實的夢境之後重復回思的愉快的餘賸，比起前時爲笑話而來的大笑顯見得大不相同。

黃先生趁這個時候，便向牆角上伸了個懶腰，彷彿在這一羣女孩子凝神構思的當兒，他可以將一日的辛勞暫爲休息一般。他立在講臺的左側，向那些作文的學生們細細看她們的姿態，與作文的形式。黃先生他向來是好在無意中觀察人家的動作的，在街道上，在家庭之中，在課堂，在賓朋的聚會的時候，他總好向人家的狀態與言談中注意；況且這次他出的作文題目，知道與這些女孩子的心理的表現上，很有關係，於是觀察的習慣，便使得他自然的去注意她們的動作。托着腮頰的手形，低頭顰墨時緩緩的舉動，並不是發癢而故意地用小牙梳爬着頂心的濃髮，或者折弄着內袖口的白花邊。至於面部的表情，雖有沉鬱、愉適的不同，然而都是很莊重的、沉實的在那裏追想，尋求過去的舊影的迷戀或感歎。黃先生留心的注視她們，而且更加以比較，但在心中卻很不自在想何苦出這個趣味太深的題目，令她們從回念中去感到苦惱。夢境果然是悲苦的自不必說；即使是歡樂的，其實是一夢呢，她們十八九歲的人，難道還不會尋味這過去的空空的歡喜，是如秋雲似的在太空中終不能常留的悽戀麼！教她們作文完了，何苦以自己好奇的心思去試驗她們，老實說可不有點罪過！……他正在與學生作同時構思的時候，忽然自己的目光從左而右落到第三排桌上那個名叫君素的憂悒的女生身上。因爲她在這時的樣子，很足以惹起教員的注意，她自見教員出題之後，便望了望黑板上的大字，仍

然將臉左嚮，側望着綠色的牆壁。實在教員如何解釋題目的時候，她是一個字也沒聽清的，及至她的同學們都在執筆構思的當兒，她又回頭望了那『紀夢』兩個字，便伏在案子上不動了。墨盒兒沒有開，毛筆還是安閑地放在一邊，然而她的肩背卻時時的在聳動。黃先生在此教書一年多了，對於學生的個性上研究得很詳密，他知道霍君素是個很特別的女生，她的文字、性情、舉止有時與她的地，如風蝶、如飛花的同學們相差得太多，並且她除了功課之外，連在教員前也不肯多說一個字兒。平常已惹起黃先生的疑心，所以他曾向教務處調查過她的履歷，只知她住在北長街一條衚衕內，有母親，父親出在外省審判廳內辦事，她十八歲。除此之外，便一無所知了。又見她的同學們背後議論她，就時常禁止，而自己可也究竟猜不透君素是個甚麼樣——她的環境如何的一個女學生？

這時他突然看見她伏在案上，額前鬆垂下的頭髮時時顫動，彷彿是在哭泣的樣子，但這不過是在心裏的疑惑罷了，在這一時裏也難於將她教起。他注視她，卻也時時的看別個學生，有的尚在那裏尋思，有的卻已鋪下紙本寫了出來。黃先生很疑訝地無聊地在講臺左右踱來踱去，一回兒坐下，從大衣中取出一個袖珍本子的洋文書來自看。但他的目光總不期而然地向霍君素的坐位上前去。這時的學生們也看得出君素伏在案上的狀態異常，有幾個回頭看着她，又望望黃先生，便重復在紙上簌簌的寫起字來。

這樣下去，距離應該交文的預定鐘點不過還有十數分的時間，黃先生看看別的學生有的已將

文字交來，有的也快寫完，獨有那個奇怪的霍君素仍舊伏在案上不動。作完文字的學生們，都在坐位上唧唧喳喳的小聲在議論她。黃先生再不能忍住了，便走到她的身旁問她，同時又教了兩個學生命她們好好將她叫起問她可是身上生病不是？那知總拉不起她來，她只是小聲嗚咽地哭。黃先生到此也沒有辦法，將各人的文字一齊收起，看看君素還在抬不起頭來，便好好地和她說，教她將文字帶回去作。又吩咐兩個大幾歲的學生不要下課以後同大家走了，須好好地將她哄得不哭，送她回家去。於是在下課鈴聲重復響起的時候，黃先生因尚有他事，便不能不很不自在地夾了一包書籍、文字出課堂去了。

君素一個人孑孑着沿了北河沿的陰溼的道上走着，所有的女伴們都各人歡樂着回家去了。這麼長遠的街道，這麼悽悽的心境，在這夕陽將沉的時候，她是怎樣在尋思呢！

北河沿的兩旁都是刺槐與柳樹。因為連日西風吹得起勁，一堆的枯葉積黏在泥土的地上，也沒人掃除。不是夏日了，河內的水已是汚淤的有種臭味。這髒爛的泥水，與對面高樓矗立的某國使館的屋頂相映照着，很富有象徵的意味。君素雖在一步挨一步地走着，然而她並沒曾為這秋來的風景所引動，她只是在那裏作她那夢中之夢的文字。

她低着頭也有時覺得向晚的尖風時時從單衣的袖口穿入，然而她並不因為衣服的單薄有所感動。她看到手腕以上時時起些皮膚的緊縮作用，她並不在意，她正在描寫追憶她夢中的畫圖的一

忤。

「你倒乖！……吃飽了飯就抱起書本子來，牠好幹麼？……那件事不是我來瞎操心！……就是為你們拉縴！我在張太太家輸的錢還沒有撈回本來，弄得我毛手毛脚的那裏也去不成，都是你舅舅說的，要你念書！……天天打扮得齊整，跟站門子的人一樣討小子的歡喜……哼！你別忙，還有我呢！真是死氣擺裂（北平土語）的累我一個人。……」梳着沒有平板的圓頂的旗頭的老太太，提着旱煙袋兒坐在堂屋的門上這樣數說着，格外還有記不清的這些話。

堂屋門的東角上一個小白爐子，煤球燒得通紅，上面坐着的鐵壺蓋子，時時乒乓作響；爐邊躺着一隻棕色的嬾貓，前邊的左爪正在有意無意地播弄着一個茗帚的茗帚苗；牠又似是很狡獪的時時用黃色的眼睛斜看着在這屋子中威權下低着頭兒含了淚珠滴不下來的不幸的她。

她頭還沒有梳好，頭上的兩個髻兒只挽上了一個，那一邊的頭髮尚握在手內，因為聽見老太太的喊聲，便從房間中跑了出來，呆呆地正立着聽教訓。

她原是一個旗人的女兒，她父親因為從前世襲的雲騎都尉職，十年來已經失掉，薪水沒了，又沒有資產，她自下生以後便隨着她那可憐的父母過那幾乎討飯吃的生活。她父親又要每天到茶館去吃茶，到朋友家去談天，手頭裏又沒有東西可以作生活的支持，一天天地捱下去，沒有方法了；母親因為貧逼的關係也生了利害的胃脘痛的病，再不能出去為人家作活，而父親更老了，每天吃茶的生活

還是不能不過，就是這樣，其結果只有出賣女兒——她是他們惟一的活動財產。

但人家雖窮了，面子卻不能不講，究竟是世襲雲騎都尉的家世，怎麼好將女兒賣給民國以來的閒人做姨太太，做婢女，作活動的器具。

也因為這等環境的威迫，後來她竟被她的父母將她當質押品一般的一半借物質錢，一半是親戚寄養的辦法，便進到這位陌生的老太太家中作養媳。

只有一張的契約，內中註明她的父母負有二十元的債務，——對這位老太太說的。

那樣的閒言語在她聽來，已是常日的飲食，只是有酸、苦、辛辣的味道，沒有甚麼別的滋味，契約上的丈夫呢，是南橫街理髮鋪中的學徒，老太太每見他之後，就非常生氣似的說：『不長進的畜類！……不是我養的！』這類話，因此他便輕易不回家來。獨有老太太的兄弟，——一位在茶館說評書的滑稽而和祥的禍髮老人卻時時在清早來談談。他力勸老太太將這位未圓房的媳婦送到學校裏去讀書。他的學說，是女子念好了書，可以預備老太太的後事。本來她在家裏識得幾個字，名義上的舅舅就先請人教她一些功課，過了一年，以她努力的結果居然考得上P.P.的女子中學。

舅舅自然歡喜，她卻也是望外，而老太太每天怒罵的聲卻也更多。

可憐的無知的小動物，吃飽了主人的殘食只有斜着黃色的眼睛向帝柄上亂抓，牠以為這是頂好的消遣，而老太太的思想也與此相仿，只要有消遣的方法，那裏能顧到含着眼淚握着頭髮的別人。

她這樣的夢境是常常作的，並且還時常有更凶惡更毒虐的夢，因爲生活原是與夢境一樣，她自然因經驗的關係，曉得這句話的意義，至於更奇怪或悲痛的夢，她也時時在做，並不只是在昏黑的夜裏。父親的黃指甲，家裏庭階上的慘淡顏色的鳳仙花，母親在破絮中發出來的胃痛聲音，以及偶然如魔鬼趨走，瞥然一見，穿了粗藍布大衫的那個人，都是她在夢境中常見的。所以有這些種種的暗示，使得她在學校，在老太太的囚房中，在疎柳葉落的河沿上，皆如在夢裏。

她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夢可紀。

一瞬的短時中，這篇未成形尚未寫出的文字，已經在彳亍在河沿旁的君素的受傷的腦子中打了幾個盤旋。但這幅曾經過事實與想像合成的圖畫，雖深深嵌在她的中心，總難有抒寫出來的機會，而且她又那裏有勇力來寫！她想自己的苦夢不知那天才做得完，又如何寫法？

但是她一眼看見河身內的水流，使不禁起了一個念頭。

眨眨眼第三個禮拜二又來了P.P.的學校庭前秋風吹得幾株刺槐墮葉的聲音颼颼的不斷。教室內仍然有嘻笑喧騰的天真爛熳的一羣女孩子的聲浪。同一的鐘點又到了，小琢圓瞪着眼睛還是同玉青鬬嘴。不一會黃先生也同樣的夾了書包從教員休息室中走來，態度很莊重地不似上次的和氣了。他坐下之後，便一本本的發作文的卷子，到了最末後的一本，黃先生便低頭重復看了一遍，輕輕地將紫子拍了一下，着力的喊出「霍君素」三字，喊過兩次之後，學生們互相注視着微笑，以爲黃先

生的語聲是不會發生効力的。黃先生抬起頭來向教堂的四週看了一遍，只有霍君素的坐位空着。小琢最愛說話，便道：『沒來，她兩天沒有到校中來了。』黃先生聽過這句話，詫異似的自己輪着指頭算道：

『禮拜一，二，四，恰好她這篇……是教務處星期五送給我的，她不是那天在班上沒有作好後來交代的麼！』

他一手搖着這本文字，便立了起來，皺着眉頭口裏說：『怎麼好！怎麼好！』彷彿很惶急似地同學生們說：

『你們看看！她，……她這篇紀……夢！』說着，將卷子交與一個坐位在前面的學生，便匆匆忙忙的出了教室，一面口裏喊着聽差道：

『李主任呢？……快請來說！……事情眞麼！……出了岔子，……紀夢的事！……』

以後的聲音學生們便聽不見了。

·選自霜痕·

相識者

這日是霭生的出院期，自昨天晚上他就盤算着如同小孩子盼望聖誕節日的來到一般的迫切。固然，達克透艾的饒有趣味的長髯，以及他的那雙深深陷入的老花眼，與從他那粗重而柔和的聲中天天發出來的慰問的話，更有看護婦D姑娘的好笑好說的性情，與她那付幾乎與穿的制服的顏色一樣白的手，她那鬆鬆的帶有特別香味的散髮，都是霭生在對着窗間陽光一分一分移動過日子的生活裏所喜歡見的。然而，悶卧在艾氏醫院中一個月來的生活如同隔離世界的孤島，獨遊者似的。初時於痛苦之中感得慰悅，到後來簡直有些耐性不下。眼看着早住院的，或者同時來的，都被他們的親愛者絡繹着接了回去，自己卻仍然孤另另地在這個似乎與世隔離的孤島之中，雖然有老醫生的有趣味的黑髯及D姑娘的纖手與有特別香味的雲髮，但即此也不能留戀得下一個活潑時時富有愛戀性因此却得了神經衰弱症的霭生。他幾次用強硬的語氣要求出院，老醫生總似乎打着官話說：「尚欠營養，神經系的病症出院尚早」。這已經使他心懷遲疑。更加上有時，D姑娘端着牛乳盃子進來微微地笑着輕輕地道：「你一個人老早的跑出院去，病還沒好又去工作，那里及得上在這里多休息

幾天……』這些話他自己有時也猜到這是看護婦的一種例話，不過他究竟沒有自決的能力。

好容易自從昨天下午經過老醫生一次詳細診查之後，允許他可以出院，他那時已不得早走一天。便一口說定：『那就是明天早上吧。』

在他將就寢以前，D姑娘方知他要明早出院的消息，趕過來幫同他收拾衣服檢點藥物。他也藉此機會與她作一月的伴友的最後的談話。D姑娘彷彿不以他走得如此匆忙為然似的，說話之間，比平常好笑的輔頰冷斂了好些。他也覺得有點對不起她那富有女性的以前的告語，但又不能變更計畫，只索訕訕的道：『密司D你看我就這樣出去了。一個月的光景，我不但覺得頭部的劇痛已止，並且從穿衣鏡裏看我的面上的肌肉，也增長半潤了。我不能說……但是一定我過日再有病的時候，一定……不上別家醫院裏去。……』

『眞正是小孩子話。……』她正在替他將一瓶吃剩的藥水裝上軟木塞子，微哂着答覆。

『不……小孩子話麼？……我這種病難保不再犯，再來時仍然得煩勞你的！……』

D姑娘正向着立櫥的大鏡，聽他說了這句話，便用左手從頭上取下一枝鋼條髮押來，插在右手內瓶上的軟木塞裏，低低地說：『這個地方不是好常來的！我不願意你再來，即是你再來……誰還知道？……』富有感情的D姑娘說到這里，左手一用力，硼的一聲，鋼條髮押便有一半多折斷在小玻璃瓶塞裏了。那時D姑娘很不好意思地要去將那根押髮拔出，但被靄生將藥瓶取過來道：

『還有再來的時候呢！……』

D姑娘也幽幽地笑了一笑。

這一夜靄生何曾能夠安穩的睡去，有時快盼着天亮，恨不得將這個轉動太慢的地球，催着牠加上速力；有時又想這種思想，有點負人的好意。這樣，當他熄了電燈卧在臨窗的床上，從玻璃窗的上層仰窺着五月之夜的澹月疎星，不禁在理想中有種悠悠沉沉說不出的微微的煩鬱！他久已沒有夜裏失眠的病症了，但這夜似又將開始，他想不如明天仍然住在這里，然而這個話又很難同老醫生說，於是沒有端緒的一層層的意像在腦中如流星的閃動。

第二天的早上，一輛馬車將他由達克透艾及D姑娘的立處——醫院的門首送走時，他回望着那鬆曲的黑髯，那蓬蜷的額髮，那些灰白色磚牆上的朝光，不免有點惘然之感！他有許多朋友，但他不願將出院的時間通知他們，預備驟然的出來，好教他們出於意外，所以他就這樣悄然的離開艾氏醫院了。這所醫院建於都會的郊外，恰與一片農事試驗場接近。更有古代遺留下的殘破的堡壘在農場後面。當他倚了軟衣包坐在敞棚的馬車之上向前望着郊原的景色時，覺得自己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一樣。這在久病初起的人往往有這同一的感想，也許在病後觀察一切的現象分外精細些，所以他覺得護城河流下來的曲溪的水聲，更聽得琮琤如響着的碎玉。道旁濃綠的柳色也似在內中滿藏着無限的幽密的意味。麥穗在田中起伏，如同金黃色波浪的前倒後擁，而且從中間散布出一種特異的麥

穗的香氣出來。霽生在車上看着這些久在城市不得常常領略的景物，自然另有種深深的慰悅，忽然他向懷內取手帕出來要打去衣襟上的飛塵時，無意中手指觸着小藥水瓶塞上的半折的押髮，却又不禁默默地沉坐着，連前面的得得的馬蹄聲也聽不出來了。

引人入夢的溫風從叢林中穿過，時時拂上這位久病新愈的少年的面部。他從沉思中被溫軟的輕風喚回，頓時覺得思想上頗為紛亂。前幾夜夢裏的家鄉，與遠離的好友，或則是曾遊過的某處的湖光山色，曾讀過的新舊書籍，以及久已拋置在書架上自己未完工的著作，在圖書館裏參考某種學問所下的工夫，種種莫知所從來的亂思，都紛擾在腦子裏面，就在這個時候馬車已入了城門。

街市的繁華景況，突然擁出，將方纔他那些思想由外圍景象的變幻驟然壓下。映射在目光之中，與可以聽到的全是車輛的來往，行人的奔忙，放學歸來的兒童們在街上喧笑着爭鬧的種種聲音，更有提着鳥籠坐在舊式茶肆，門前閑談的遊逛者，不知那里的工廠汽笛發出尖銳的呼聲，與汽車通過時的警告行人的粗音，也有時若斷若續的劇場中送來的金鼓之聲。霽生在車上看見馬的後蹄分外行動的迅疾些，而穿了黑布白邊制服的馬夫也不住地將鞭絲在空中舞動。這些舉動明明地表示紛忙的現象，頓時使得體氣尚虛怯的霽生也心慌起來，同時他將手伸入衣袋內試着玻璃藥瓶仍然在那里，便覺得放心好多。

正當轉過一條很寬的街道來的時候，突然看見街上的行人都擁塞住了，且是在各家的店鋪門

首站住好多的人，彷彿是瞧熱鬧來的，大家都談論着。露生在車上也聽不明白，但是馬車却被前面的許多車輛及立在街心的人塞住不能往前再走了。過了一會，從對面來了約有百多人的步行兵士，一半是肩着明亮刺刀的槍，那一半却是些黑衣白領章的司法巡警。在這些人的中間是一羣犯人，都一色的穿了白布坎肩，被繩子將雙手反縛着。但那些犯人有的穿着洋服，有的穿着很闊綽的皮衣，也有的衣服破舊點的，却是居極少數，約有六七十個。同時露生使聽得立在街旁看熱鬧的人都嚷着說：「賭犯眞多！賭犯眞多！」露生聽了這纔明白是軍警破了大賭窟，而押解他們到各街市去示衆的。

露生看見這等事在他的幽沉的心裏也不曾發生異樣的感動，他想這也不過是都市罪惡現象的一種罷了。這時前面的軍隊，和種種的犯人組成的這個奇異的行團，漸漸行近，露生坐在馬車上便聽見自己的車夫同別的人力車夫談起，方知道這一羣賭犯是昨夜在某一個俱樂部同時拿獲的。露生聽了，只有從自己的心底發生一聲咽住下的歎息。而越在這種熱鬧喧擾的街市之中，更引起他在醫院裏清靜生活的反映。在這一時中，他微微感到有點悔恨出院太早的意念。正在他尋思的時候，前面一羣的犯人已經很疎列地從馬車前面一個個的走過。在無聊的凝坐之中，露生的目光便注意於那些奇異的面孔。露生是個善於尋思的青年，他在車上看見這些帶了各色與形狀不同的帽子下面的犯人面部，覺得很感趣味。他想夜間在一種奇異而具有魔咒般的引誘力之下，使得他們都將自己忘了，將一切忘了，完全掉在那個迷網之中。但他們在光嚴的日光之下，在這萬頭攢動的街道之中，如

同傀儡的遊戲被人從後面牽扯的一般。人們的生活的一片段就是這樣麼？……他正在尋思時，忽然從犯人的層中閃露出一個特殊的面目，驟然使他將右手舉起，似乎從無意識中要招呼那個人似的，但又在無意識之中却又彷彿被甚麼暗力的指示將右手從上面放下。原來在犯人層中閃動出的那一個特別的面目，是頭髮很長，顴骨很高，枯黃的皮膚之中，含有些黧黑的色素，但那副尖凸出的睛光，還是如十年前自己在馬櫻樹下看見的一樣。因為那時，靄生與他在某一個中等學校時，曾有一種無形的親密關係，所以雖隔開若干年還依舊看得清楚。但這時在不意中遇到，反而使得靄生一時不知如何方好。他只看見那個犯人神色蕭索，而羞慚的面目，已不是昔年那樣美好豐潤了，覺得從前同時在校的種種狀況，宛如重演活動舊片似的又行映現出來。但是那可憐的犯人只是低頭向着平鋪的馬路上如同尋找甚麼東西似的，那里知道旁邊馬車上還有一位不相期而遇的舊日的同學在那里翹思過去的影片。就在這一剎那中，那些舊日的陳迹，沒有次序地在靄生的腦子中通過。

在二年級時，每當在夕陽影中校園的一角馬櫻花的樹叢中，人人都覺得這是一天中最有興趣的時候。每當任甫吹着口笛，挾着一冊小說來得最後的時候，一羣人見了都笑着說：「幸運使者！……幸運使者來了！」任甫那時正是全校裏的天之驕子，穿的衣服總要華麗，而且生成的一副含有女性溫和而姣好的面目。因別人的推崇，讚美，他更注意修飾與女性的摹仿一面上去。聽見講西洋文學史的教員說：英國詩人雪勒在校時生長得太美麗，而且身體柔弱不能運動，他無意中使得了這個摹仿

的暗示；有時情願將器械操的分數拋却，去作刷頭拂衣的工夫。這樣更使得全校好事的同學注意，於是便共同送他一個『幸運使者』的別號。那時露生比他還小二歲在低一年的級中，還不大明白任甫的行爲，只知每每見他以爲有趣的很；每每隨着大家同他說笑。有一天仍然是在四月末日的夕陽陰中，那些好說好笑的少年都穿了短衣在校園的馬櫻花下談天。果然，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又見任甫穿了細呢的袷袍，撷了一枝小小的花朵，很得意的由外面進來。別的同學都向他問道：『今天下午出去又有甚麼幸運？』然而他彷彿不屑意地沒曾回答他們。及至晚飯以後，他獨獨將露生領到風雨操場中低低地說了一句話是：

『你不要告訴他們！我到明天領你去看一個人去。』

露生雖是比較任甫的年紀稍小些，但他自然也很明白這是樁新鮮而有趣味的事，再問任甫是到那個地方去與甚麼人相見？任甫却傲然道：『你不但不能問這些事；並且去過之後，你須不向他們說，你若說了，仔細你……』露生那時究竟還有些小孩子氣，並且他向來是同人家對於然諾的信用不會破壞的，更不用任甫的恐嚇。一時被好奇心所引動，只待次日的趣劇開幕，自己也算得個配角的一員，就非常的滿意了。

次日，正是一個星期日，任甫假託同露生遠足到郊外繪畫的名義，從校內吃過早餐之後，使換了衣服帶着畫具出城而去。

露生那時在K城入中校修業的地方，是在多山地的一個都會裏。K城的北門正對着黃河的支流，在春夏的時候，往往出城不遠，上那些多石的小陵阜上便可看見嬝娜的風帆順流而下。K北門外是往來的大道，且是因為交通的利便，所以也有汽車道及馬車道，縱橫畫列於斜坡及稻田之中。走路的人很多，所以也不很清靜。任甫同露生很高興地從校中出來，雇了兩輛人力車拉出北門外去，便由任甫付錢打發回去，却一聲不響地在前面走。露生也不便問他，料想他也不肯答復，只索肩了三足的畫具，賞覽自然的風景，在後邊一步一步地跟着走。任甫在前面轉過一條通行的馬道，却不再走大路，從多生叢樹的小山上斜越過去，往S山的垂虹亭那面走去。露生這纔明白他要去的目的地。但是往垂虹亭去的使道應該出K城的東門，不幾里可以達到S山，為甚麼他偏要轉走這許多路？『也許他是恐怕別的同學遠遠地隨他來所以借此掩蔽麼？』這是當時閃在疑惑中的露生的思想，到後來他究竟沒曾再告訴為甚麼要轉這許多路的理由。近日的天氣分外溫暖，小山下的柳塘中一片片的綠色的花錦，全是些浮萍化成的。已經啼熟了的布穀，還在林中繼續着引吭而鳴。露生隨在後面，被四週的景物引動起藝術的趣味，頗想就在這些地方支起畫架，隨意將景物的片段畫下幾幅來。但任甫疾行的脚步與燥急的神色，那里有心於這些事上。

及至到了S山坳處的下臨清流的垂虹亭上，露生方纔知道任甫來此為的甚麼事以及為甚麼要他同來。

原來任甫到這個幽靜少人來的亭上，是與一位女子商定婚約的。那位女子却也分外謹慎，所以要任甫同一位年幼而誠實的同學前來，免得被人知道有甚麼揣測的話。任甫本來不願意這樣辦，但是拗不過她，於是露生便陪他同來，成爲這齣始爲趣劇而終成悲劇的配角。

露生既然明白他爲甚麼事同任甫來的，自己以爲不應該這樣不問情由的同着任甫到這個地方。初時他只得同她與任甫在亭上說些閑話，過了一會，他便託辭繪畫，將三足架支起，在亭的下面約距有十五六步遠的橡樹蔭下，他半坐在樹後的大石上，對着前面的削起的嵐尖，使一筆一筆的畫了起來。任甫與那位青年的女子却在亭上談話。

自從露生無意中似乎作了任甫與她的訂婚的證人以後，任甫永不向他再提此事，他也替任甫謹守着前次的約言，沒曾向別的同學說起。他幾次想要問明那位女子的名字，任甫不告訴他，他也不再追問，只知她是姓鄭罷了。

自此之後，學校中漸漸更少見任甫的縱跡，除去幾門重要功課以外，任甫有時並不到教室。大家都有所忙，也漸漸地不大提起「幸運使者」四字來了。露生因爲在校內服務甚忙，所以更不常與任甫見面，不過這次奇異的經驗時時的使他記起。

半年之後，忽然接得任甫與鄭女士結婚的道知，露生方才明白春天在垂虹亭上的相晤，竟然有了結果。但是那時任甫早已轉入省城的某校，不在K城了。露生只知任甫的叔父在省城充當某稅局

的委員，也就是任甫的主婚人；至於鄭女士是住在那里，在甚麼學校，如何能與任甫相識，露生也無從探知；只是有時想起垂虹亭上的一晤，還能隱約想到她那雙明慧而流利的眼，以及穿的那身雪灰夾絨衣裙，除此之外便有些模糊了。但他總記得鄭女士是說的一口很難懂的土音，也分不清是那里的人，當時自己先有幾分不好意思，所以更沒有問訊完全，至於任甫卻始終並未曾介紹過。

直至露生在K城中校卒業以後，方纔從一位很遠的親戚的無意的談話之中少微曉得任甫及鄭女士的事，然而也是傳言，沒曾徵實。據他那位親戚說：在省城曾在一個餐館裏與任甫相遇，匆匆地一見，只知有三五個妓女，還有些少年同在一處飲酒，此外也就不得而知了。自從這個消息傳與露生之後，他時時覺得替那位鄭女士憂慮！更覺得自己在二年以前與任甫上垂虹亭去的多事了。

自從與那位幸運使者任甫別後，這是露生第一次知道關於他的事，再一次便是前兩年當露生在S埠當商科專校的外國文教員時，遇見一個舊日的同學；因為數年的闊別，曾談到從前同在校內的事，以及任甫的事，後來那位同學曾說聽見別的同學說：任甫因為在京城交際許多人物，與人合股辦鐵廠的工業，過於勞碌，又因在外面終日的戕身，已經不是從前了。……至於他那位鄭女士聽說已入了聖教，受過洗禮，與任甫已無形的離婚，便不知那里去了。

這些模糊終難考究的話，在露生的那位同學已經說不清楚，……所以更無從向第三人去探問了。

但是露生却時時記起在S山上的垂虹亭中的鄭女士；並且自己覺得難安！此外便感到十年來的變化，那時還梳着雙鬟不過十五六歲的鄭女士，如今想已常常跪在禮拜堂中向冥冥的遠處，深自懺悔。有時露生想得如同親眼看見的眞切，有時在讀書作事的時間之中不自覺的忽然想起，總要耽延幾分鐘的工夫。自己也頗以爲可笑，而且太過於爲人耽憂了，然而自己又無從抑制得住。

以前的這些經過在這一剎那的時間之中，都從似由舊日的夢境中將露生喚起似的。他突然看到十年前的任甫的面目，第一次引起他的尋思的全是這些事。及至這一羣的軍警，賭犯，都走過了，街上的行人漸漸的移動，自己的馬車也往前走的時候，露生方才想到「他怎麼也在這一羣人裏面？」但這個疑問尚容易自己答覆得出，但是同時連帶而來的第二個疑問又行提起，便是「他的夫人——垂虹亭上的她向那里去了？不知她曾知道他也在這一羣裏否？……」露生想到這里，便想跳下車去上前拉住任甫問一問，……然而終於不能。……

露生自從因爲有了神經衰弱症進了艾氏醫院去療養以後，每日只是身體乏力，頭部昏痛，所以將一切的思想全都壓伏在玻璃杯及靜卧之下，不但以前所時常想及的任甫及鄭女士的偶然遇到又彷彿偶然消滅無從考究的事忘掉了，即連自己每天的工作的事也不能尋思。直至他出院以後，所有少少動他一點感想的，不過院中的D姑娘所給予他的一種細密的安慰罷了。但是在街市的一瞥之中，看到久已不復置念的任甫，使將舊日的聯想一一的提了起來，因此S山麓的垂虹亭，馬櫻花下

的幸運使者的稱呼，後來聽見的消息，與鄭女士那時的面貌、聲音、衣裙的顏色，都從久已存置的記憶中尋思出。

但馬車向前緩緩的走動時，忽有一個特異而似乎出於意外的猜測的思想，使得靄生驟然將雙手交握起來。「院裏的D姑娘也不過二十多歲的人，她的面貌，現在想來怎麼同當年在垂虹亭上見到的鄭女士——任甫的妻——有些相似！不錯！明慧而流利的雙眼，只是稍微不大活潑罷了。她那蓬鬆的頭髮，也與鄭女士梳着雙鬟時髮色相似，從純黑中少帶幾根黃色的髮。……她常常有種沉鬱的顏色在臉上，每每同她談起，她堅信上帝的存在，可以證明她是個眞誠的教徒。……是她？……她何以在艾氏醫院中充當了看護婦？……果眞是她麼？相遇未免太巧！……她或者已經知道我是當年在垂虹亭上的她與她的不幸的丈夫的證婚者麼？……然而十年了！……」

靄生從新見到的印象之中聯想起鄭女士使又無意地將D姑娘證實她便是鄭女士的化身，這在靄生可說是個驚奇而出於意想之外的發現了。但是有一件事使他疑惑的，就是：「當年聽她說的是一種很難懂的土音，現在的D姑娘何以是說得很好的京話？不過還有時夾雜着幾個特別讀法的外省字呢。……然而這沒有可以反證她不是鄭女士之處，十年的時間，語音改變了這也是常有的事。……」但是這種斷定愈加眞確，卻愈使靄生感到冥漠與感傷的感動。他不知想用甚麼方法去加以證實，更不知目前要如何辦去躊躇與驚訝之中，他的右手無意地又向衣袋中觸及帶有半截髮押的

藥瓶，突然覺得有種冷慄而欲哭的感情充滿了週身的纖維！

為這事的煩擾，使得露生第三天回到住所的夜裏未曾安眠，第二天他決計無論那里都不去，重復回到艾氏醫院裏去訪問老醫生及D姑娘想去問明這其中的原委並且要告訴她關於任甫的事。那知卻恰巧是老醫生同了D姑娘到城裏的一家人家中收產去了。露生悶坐了半天只是望着接待室中所畫的壁畫出神。末後，只有將昨日所見的任甫的事寫在信箋上，並且在後面寫了垂虹亭三字，問道D姑娘是否即是鄭女士？並且認識自己否？……他這時並沒有判斷思索的餘力，寫完之後，只好在將晚時驅車回城，及至在晚飯以後他忽然悔恨自己寫的這封信過於冒昧了，但是已來不及收回。

第二天的正午，忽然收到艾氏醫院專人送來的一封素色洋紙的信，露生手指顫顫地拆開一看，只是幾個字：

「風戾重寒，冰懷難熱，一任他醉夢迷蝶；我只索爇上心香，洒淚花懺拜當窗月！」

下面只署了三個字是「相識者。」露生反覆地念着這一行難以索解的文詞，低低地嘆口氣，自己說到「相識者」三個字時，而感動的目光卻射在案頭上那個插有折斷的髮押的玻璃藥瓶上面去。

「老魏作了一輩子的好人，却偏偏不揀好日子死，……像這樣如落棉花瓣子的雪，這樣如刀尖似的風，我們却替他出殯。老魏還有這口氣，少不得又點頭砸舌說「勞！勞！不起駕哦！勞不起駕」了！」

這句話是四十多歲鷹鉤鼻子的剛二說的。他是老魏的近隣，專門爲人擯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七歲起首同了他的父親作這等代傳的事，已經將二十餘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屍的身上。往常老魏總笑他是沒出息的，是專與活人作對的，——因爲剛二聽見那裏有了死人，他便向煙酒店中先賒兩個銅子的乾酒喝。他在這天的雪花飛舞中，他却沒曾先向常去的煙酒店中喝這一盃酒。他同了同伴們由棺材鋪中擯了一具薄薄的楊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時候，並沒有說話，只覺得老魏的厚而成爲紫黑色的下脣藏在蓬蓬的短鬚中間在巷後的茅簷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烏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陽光啓視，在朔風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頭喝着賣零食的玉米粥彷彿僅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羣乞丐似的檳夫，束了草繩帶了穿洞的氈帽，上面的紅纓毛搖颼着，正從他的身旁經過，大家預備着去到北長街爲一個醫生抬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們喝一碗

粥再去，記得還向他說了一句「咦！魏老頭兒！回頭我要替你翦翦下鬍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這都是剛二同了三個同伴由棺材店中出來時走在道中的回憶與感想。天氣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車的貴婦人的頭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領子裏，汽車的輪迹在皚皚的雪上也少了好些。雖然聽到午炮放過。然而日影却沒曾由灰色布滿的天空中露出一點來。

當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門首，剛二沉默了一路，却忍不住說出這幾句話來，他那三個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彷彿以先沒有聽明他的話一般。又走了幾步，在前頭的小孩子阿毛道：『剛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爺子不會揀好日子死的；設若他會揀了日子死，他早會揀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極壞，依我看來——不，我媽也是這樣說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沒個老伴，一個養兒子，又病又跛了一條腿，連博利工廠也進不去了，還得他老人家弄飯來給他喫。——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這幾句話似乎使剛二聽了有些動心，便用破洞的袖口裝了口，咳嗽了幾聲，並沒有答話。

他們一同將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間破屋前頭，各人臉上不但沒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凍紅了。幾個替老魏辦喪事的老人，婦女，便喊着小孩子們在牆角上燒了一瓦罐煤渣，讓他們圍着取煖。

自然是異常省事的，死屍裝進了棺材，大家都覺得寬慰了好多。拉車的李順暫時充當了木匠，將棺材的蓋板釘好，……丁，……丁……丁，一陣的斧子聲中，與土炕上蹺伏着跛足的老魏的養子蒙兒的哀聲，與鄰人們的嗟歎聲，同時並作。

棺殮已畢，一位年老的媽媽便首先提議應該乘着人多手衆，趕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義地裏去埋葬去。七十八歲的李順的祖父，便同大家討論，五六個辦喪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說：『應該趕快入土，』獨有剛二在煤渣的火邊，摸着腮兒沒有答應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媽媽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顫聲向剛二道：

『你剛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也不錯，沒有良心的小子！』

『我麼？……』剛二夷然的苦笑說，却沒有續說下去，接着得了殘疾的蒙兒又嗚嗚地哭出聲來。

當着棺材還沒有抬出門首的時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後，重復聚議如何處置蒙兒的問題。因爲照例蒙兒應該送他的義父到城外的義地上去，不過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車軋了一次，萬不能有這樣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坑上嗚嗚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順的祖父首先不答應，理由是正當而明瞭的。他在衆人的面前，一手拎着全白的鬍子，一手用他的銅旱煙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兒的事……你們也有幾個曉得的，他是一個瘋婦的棄兒，十年以前的事，你們年輕的人算算他那時纔幾歲？』他說至幾歲二字，便少停了一會，眼望着圍繞他的一羣人。

於是五歲，八歲的猜不定的說法一齊嚷了起來，李順的祖父又將碩大的煙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屍聽得見的說：『我記得那時他正正是七歲呢。』正在這時，在坑上的蒙兒從哽咽的聲中應了一聲，別人更沒有說話的了，李順的祖父便如背歷史似地重復說下去。

「不知那裏來的瘋婦，赤着上身，從城外跑來，在大街上被警察趕跑，來到我們這個貧民窟裏，他們使不來干涉了。可憐的蒙兒還一前一後的隨着他媽轉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裏是有一絲綠，虧得那時還是七月的熱天氣。那時有些人以為這個瘋婦太難看了，也想合夥將她同蒙兒逐出，……但終究被我同死的老魏阻止住了。不過三四天瘋婦死去，獨餘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以後的事，也不用再說了。我活了這大歲數，還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命運劣敗的蒙兒。就他現在說是這樣，將來的事誰還能想得定？……可是論理他對於老魏的死去，無論如何，焉能不去送到義地看着安葬。……」本來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兒在坑上直聲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裏的。於是又經過一番亂呶的紛談之後，遂決定由李順攙扶着他走，而李順的祖父因為同老魏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也要穿了破黑羊皮襖隨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當過鏢師的，雖有這等年紀，筋力却還強壯；他的性情又極堅定，所以衆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極平常的事，五六個人擯了一共白木棺材用打結的蔴繩綑縛住，前面有幾個窮窘的狀況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樣的貧民先迤邐的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後的灰泥大街上，還不如汽車輪子的斜方紋印的深些；還不如載重的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們的鐵釘的皮靴走在街上有些聲響。這窮苦的生與死的一行列，在許多人看來，還不如一輛人力車上的妓女所帶的花綾結更光耀些，自然的他們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後仍然是用白色而不

光華的粗木匣裝起，或者用粗繩打成的葦蓆；不但這樣，他們的肚腹，只是用堅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牆壁；他們的皮膚，只是用凍殭的血與冷透的汗編織成的；至於他們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從黎明時看得見蒼白的朝光，到黃昏時走過的暗霧圍的網，他們那裏有花綾結的色彩，姿態；與沾染上的肉的香味，與女性之髮的奇臭。他們在街上穿行着，在他們沒有統系的思想中，自然也會有深深的感觸，他們也以為是人類共同有的命運的感觸，但他們愚蠢，簡單，却沒曾知道已被命運逐出於宇宙之外了。

雖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風止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也有了，茶館裏的顧客又重復來臨。他們這一行列，一般人看慣了，自然再不會有考問的心思。死者是誰？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屍的甚麼人？好好的人為甚麼死的？這些問題早逐出於消閑的人們的目光與思域之外。他們——消閑的人們，每天在街口上看見開膛的豬，厚而尖鋒的刀從葦葦的毛項下插入，血花四射的從後腿間拔出；他們在市口看穿灰衣無領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鎗彈由十餘步外打到腦殼上，滚在地下還微微舞動；他們見小孩子們強力相搏頭破血出哭號，這都是消閑的一種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許的奇異與快樂的愉慰。比較起來，一顧！不過這樣冷的天氣，一條大街，一個市場玩膩了，更沒有甚麼，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帶了皮帽，穿了花緞的外衣又手在朱門前的婦人們，也有些將無所定着的眼光向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這一羣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將他終生的恥辱伏在木匣子內去了，而積棺的人，剛二、李順，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裝在匣子以內，他們雖沒有不敢的思想，却也以為這是不必要的，無需的，——抬起頭來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蒼穹將生的恥辱滌盡，所以他們並不顧及還有些看熱鬧與消閑的人，以他們這一行列為有趣味可供玩賞的，實在他們也理解不到。他們如同被命運支配着往前走；他們走着並不像那些爭命運的人要計算時間，與目的地的。

然而正當他們走過長街待要轉向西去出城門的時候，一家門口站住了幾個男子，與兩三個華服的婦女，還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而汽車的輪機，正將停未停的從覆蓋的狼皮褥下發出澀粗的鳴聲。忽地那位也穿了皮服的小姑娘橫摟着一位中年婦人的腿部說：『娘娘，害怕！……』那位婦人向汽車看了一眼便撫着小姑娘的額髮道：『多大了，又不是沒見過汽車。這點點響聲有甚麼可怕？』

『不。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婦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離不到七八尺遠的街心，這幾句話偏在無意中被提了銅旱煙管的老祖父聽見了，他也不揚頭看去，只是自己咕噥着道：『害怕！……傻孩子！……』說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們出城去了。

出城後並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氣，一望無際的曠野中，他們似乎是從死人的穴中覺醒過來，他們便自然地，不約而同地揚起頭來望望天空。三五槎枒的枯樹立在土隄上，噪晚的烏鴉羣集在枝上喳喳的啼着。有一羣羊兒從他們身邊一起一伏的走過，後面跟了個執着皮鞭的長髮童子，他看見從城中出來這一行列，却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質樸的問道：

『那兒去？是不是在五里墩的義地？』

『小哥兒，是的，你要進城，……這樣天氣一天的活計很苦！』老祖父代表這一羣人鄭重的對答牧羊的長髮童子有點疑惑的神氣道：『現在天可不早了，你們還是趕緊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說到這里又精細地四下裏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獨自在後邊，聽童子說完，不禁從有皺紋的眼角上露出一絲笑容來說：『小哥兒，眞是傻孩子，像我們還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說的不很恰當，便笑了一笑，又轉過身去望了望前邊送棺材的一羣，就吹着口琴往對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實使這一羣人吃驚！他也不用拐杖，走了幾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開始同他們談話。蒙兒黃皮裹了顴骨的面上，已現出紅暈的顏色，他的兩隻猶噙有眼淚的眼，確已表現出疲乏來；就連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順似乎也很吃累，不過不敢說出來。獨有剛二既不害冷，也不見得煩

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換着肩頭在前面橫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這時從褲袋中裝了一煙斗的碎煙，一手籠住破襖的袖口上的敗絮，吸着煙氣說：

『這便是老魏的福氣了，待要安葬的時候，雪也止了，冷點還怕甚麼。只要我們不死的，不裝在匣子中的先給他收拾好了，我們算是盡過心對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剛二也大聲道：『是呵！我早上還說老魏叔死的日子沒揀過好的，現在想想這也難得。他老人家開了一輩子的笑口，死後安葬時沒雪沒風，也可算得稱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沒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兒，替死人出點力！可是人生能有幾次這樣？……』他說時平生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內慢慢地滾動，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歎口氣道：『人早晚還不是這樣結果，像我們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與他自從二十餘歲結鄰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陰，作過挑夫，茶役，賣麵條，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風的逼迫，他那有一天停住手脚？……有幾個錢就同大家喝一壺白燒，幾片燒肉，這是這樣過活，不但沒有家室，就連冬夏的衣服，也沒曾穿過一件整齊的。現在很安穩的死去，他一生沒有累事倒也算了，不過就是有這個無依靠的蒙兒。……咳！咳！我眼見過多少人的死，殯葬，却再也沒有他這麼平安而又無累無罣地走了。我們還覺得大不了，其實他在暗中還許笑着我們替他忙呢！……』

堅定沉着的剛二急急地說：『我看得棺材裹裝着死人，一具一具的抬入，一具一具的抬出，總算

不了一回事。就是我們吃這碗飯也看慣了，如同泥瓦匠的天天搬運磚料一樣。孝子們在白布打成的罩蓬下，像回事的低頭走着，點了胭脂却穿着白衣如同去賽會的女子們坐在送葬的馬車裏東望西望，在我們看來，太不足奇！不過……老魏這等不聲不響的死，我反而覺得了，自從昨夜晚上心裏似乎有點事了！老爹，你說不有點奇怪！……」

老祖父從澀啞的喉嚨中哼了一聲，沒說出話來。

冬日的曠野中的黃昏，沉靜而帶有死氣。城外的雪一些也沒有融化過，白皚皚地罩遍了寒林，土山，微露麥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翅的雲影來回移動，除此外更沒有些生動的景象了。他們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亂墳叢中，各人盡力的用帶來的鐵鍬掘開冰凍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坐小墳頭的上面吸着旱煙作監工人，而蒙兒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無聊的用指畫木上的細紋。

簡單的葬儀就這樣完結，在朦朧的黃昏中白木棺材去了蔴繩埋入土坑裏面，他們一面時時用熱氣呵着手，一面不停的工作，直至將棺材用堅硬的土塊蓋得很嚴密的時候，便不約而同的噓了一口氣。蒙兒只有呆呆地立着，被冷氣的包圍直使他不住的抖顫。眼泪早已在眶裏凍乾了，老祖父還是不住的用大煙斗輕輕地扣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彷彿在那裏想甚麼心事。剛二却忙的很，他方作完這個工作，便從腰裏掏出一捲粗裝的燒紙，藉了老祖父煙斗的餘火燃着起來，力微的火光不多時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樹木上的乾枝又被晚風吹動，颯颯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語。

他們回路的時候輕鬆得多了，然而脚步却越發遲緩起來，大家總覺得回時的一行列，不是來時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點茫然，一路上沒有一個人能說甚麼話。但在雪地上的暗影中，他們離此無邊的曠野愈遠，忽地催晴的北風吹得更利害了，乾枯的碎葉，吹散的雪花，都追跡向他們逐去，彷彿來伴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選自霜痕·

霜痕

十月下旬的天氣，在淩晨的時候，如一層薄薄玉屑鋪成的白絨氈子，罩在每家的屋頂之上。『霜痕的瑩明與潔白，在冬日裏雖不是罕見的東西，但是能夠領略到這種冷冽中清晨的趣味的人們，也可謂是有幸福的了！在暖暖的被褥中間，爐火熊熊的紅光，逼得人全身的氣力，如同用醇酒浴過似的全行消盡，或者在枕畔嗅到熱烈的髮香，做着幻美的好夢，只有沈沈地在昏睡中度過，像我在這個時候——賣報人正鵠立在印刷局門前，送牛乳人正行在道上的時候——却齧着欲待裂口的堅地沿着河沿，數着髡了絲髮的冬柳，昂昂地又是無意味地走來領略人家屋角上霜粒明亮的趣味……總之，我比起他們——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是有幸福的！……』

他想到此處，薄呢的外套，禁不住朔風的嚴威，使連了兩個寒噤，同時身上覺得起了無數的膚粟，他借此使咬了咬牙，索性將插在衣袋內的兩隻手，伸出來在空中交握着。但那是很明白的事，他那雙凍紫了的雙手，在這時候，似乎沒有甚麼溫暖的感覺了！

沿着窄狹的河岸，盡是連根枯乾的黃草，挾着寒威的冷風，從水上吹過來，在沈寂中，微聽得刷刷

的細響。這個地方，本來偏僻，平常已少有人來往，況且在冬日的凌晨，只有對岸的高大鐘樓，矗立空中，那黑條下的白面，彷彿在太空中冷靜地微笑着呆看着無量數的事物。他將兩手在空中交互握着，驕傲而自負的思想，仍然在空虛的腦子中盤旋着。他在早上未黎明時即由床上起來，用一支禿了尖的毛筆，草草地寫封長信寄他的朋友。他向來不與人家多通信，且是因為與他通信的人太少，所以郵局中輕易與他沒有來往的，不過他這封信確是急劇而非寄出不可。及至他呵凍在破紙的窗前寫好之後，忽而想起在自己的屋子以內，連半分郵票也沒有，所以微嘆了一聲，將這封待寄的長函，安放在衣袋裏，朝着因寫字凍僵的雙手，便無目的地踱了出來。

門外的景色，果然與狹巷中的寓所不同，而第一使得他愉慰的，便是凌晨的霜痕。一個一個的冒粒上，如同由玉液中提出的糖晶，有許多甜美與潔淨的感覺，立時嵌入他突突的心裏。暫時之內，他忘却了過去一切的煩憂，並且也沒冷顫的感覺；露出破布的絨鞋，踏着枯根的草地，似是去尋覓他所失去的東西。而他在這瞬間能以完全尋到的只有在環境之下被逼出的那顆驕傲而強毅的『熱心』。

他正在冷冽的空氣中，遲回而無目的地獨行着，不隄防由後面來了一輛溺桶車。車輪含着薄薄的冰稜，放出軋軋的聲音，不過他沒曾聽見。車失是個五十餘歲的鄉下人，這時正挽着油光閃閃而露出破絮的襖袖，失了光的眼睛，幾乎一瞬不轉地由車轅中間，拚命般的向前看他自己所走的前路。不在意地衝撞，從少年的身邊擦過，寒氣凍麻了的身體，那能立得住。少年的左臂一扶，而車上沒有蓋子

的溺桶泛溢出來，他的薄呢的外套上已溼了一片。在突然的驚恐中，老車夫因有由經驗中得來的預想的恐怖，使得兩臂失卻平均的力量。……

於是車子倒了，黃色的髒水泛在地上，車夫也被肩絆拉倒，而少年的衣上濕痕越更加多。

不意的驚恐，車夫曾經受過重大懲戒的原因，他吃吃地想着要說出求饒與萬分抱歉的話來，而一手扶住倒下的木桶卻沒得言語。

黃瘦的少年，目光這時發出濕暈的同情的光來，兩隻手仍交互着，在空中握住，一面笑着道：『不寂寞！……只是不寂寞呵！……任何事都有趣味……呵呵！車夫，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省卻你再走多去的路，我寂寞的過活中，有這一來，多少總有點臭味了，不……是味道總是好的，……』他說完使興奮地舉起左臂來向鼻間嗅了幾次。其實他那鼻孔似乎早被冰冷的空氣塞住了，他這時的狀態似乎狂易，又似乎居心做作，然而敗運的老車夫索索地立在一旁，卻不知如何辦法？

少年又大笑了幾聲，拾起脚步，迅速而有力量，一回兒狂嗅着衣袖上特異的味道向前走去。

沿着河沿，轉過一條較寬的巷子，正當他穿破牆角的日影，往前轉走的時候，那邊一個人對面走來，兩個幾乎沒曾撞倒。對過來的人，立住看了一眼便喊道：

『咦！……茹素……是你嗎？看你臉上皮都凍破了，這大清早要向那裏去？……』他穿着極講究的中國式的華旗呢外套，面上顯出驚詫的狀態來這樣說。

『呵呵！你……你……呵！蘊如……巧呵，我今天沒有空空的出來，味道，……一點味道，我嘗試過一點，雖是少些。』

蘊如素來知道他這位不幸的朋友，舉動奇怪，處處與別人不同，聽這一奏話便知不曉得從那裏又去惹出事來。便拖住他的衣袖，用謹慎的眼光看着他道：

『走……走，請你跟我到我家裏去，你這個人別這樣胡鬧了！弄出亂子來，你想，……怎麼辦？走……走，我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校內又放假，我暫時不用教書，來我們到家裏去吃酒去。』

茹素也楞楞地隨了他那位懇切的朋友向前走去，半晌，他忽然笑道：『你聞一聞我左袖上是甚麼味？』說時，便將那隻被溺水濕透的破外套袖子擁在蘊如擦有雪花膏的鼻子上面。一陣奇臭，蘊如臉都漲紅了，忙離開他道：『你怎麼這等開玩笑，……噯！你這樣瘋癲的樣子，還是教人捉到瘋人院裏去好些……。』茹素仍是交握着赤紅的雙手，在空中搖動着道：

『這是你所罪慮的事亂子也會從這些事上鬧起，但我對於味道上，多少呵，嘗到一點。』他說着又向左袖上連嗅了幾嗅，蘊如到這時免不得笑了起來。

一間結構得嚴密的屋子，白布隔幔的後面，精銅鑲邊的爐子，火聲畢剝地正自響着。一隻明漆的茶几兩旁短椅上正坐着蘊如與茹素。蘊如這時已很輕和地將外氅脫下掛在衣鉤上面，從衣袋內取紙煙盒子檢出一支香煙來慢慢地吃着。茹素仍然穿了那身骯髒的衣服，坐在對面，沈默地思想，兩

隻手有時還不住地在空中交握着，是取暖或是成了冬日的一種習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蘊如同茹素是自幼年時的朋友，而且同時在中學校卒業，經這幾年的變化之後，蘊如已成了大學教授，而茹素却已變換了幾次職業，現在仍然是孑身客居，並且因了性格上，環境上的習染與迫逼，使得他同舊友蘊如相去日遠。不過他仍然知道他這位童時的朋友，對他是熱心的，並不因為職業上主張上的不同使有更改的。他們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中，並不得時常會晤，一來因為各人的事忙迫，再則茹素的行徑古怪而且祕密，雖以最能諒解的蘊如，也不大敢時常同他在一起。

但在這日冷冽的霜晨，無意中使他們得了聚話的機會。

茹素由冰冷的河沿，還入這所溫煦而帶有春意的屋子中，在他確也感不出甚麼愉慰來。他的為人，意志堅強的力量，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得上的。他又受過苦痛的漂泊的生活，受過社會上尖利的刺激，受過愛之空虛的打擊，他幾乎變成一個無感覺者。不過無感覺只是對於那些飢寒飽暖上說，其實他心中豐富而急切的熱感，又誰能知道？

這些話是他的幾個知道他的性格的人的議論，然在他是不知道的，不計慮的。他惟一的思想，就是在這種永久紛擾，永久黑暗，而且永久沒有甚麼意味的浮生的淵泉裏，儘量地沈浮一下，儘量地多喝幾口奇臭與辣味的水。這種簡單而不知所以的思想，近來更變成他惟一的目標。除此外一切的希望，煩惱，快慰，愛戀等等的事，他全不計較，並且也再不去批評。因為他平常覺得一切事沒有甚麼的成

功與失敗，生與死，愛與憎，喜與怒，這其間原沒有大分別，也並不奇怪。總是一個人愛嘗到甚麼味道，使須盡量的去尋覓去嘗試。在別人以為他是由生活的逼迫，由環境的造成，由……種種失敗以後的憤氣，看他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然在他却是全無成心的，全不計較的。他不知他是個造成時代的，抑或是個時代的造成者。

但他是喜歡那麼作去。他常常自由似地沒有何等目的。而別的人說他的話，他也曾不在意。

這時蘊如從巷中將他這位奇怪的朋友，領回家中，預備在爐前同他暢談，不料先聞得一袖溺氣，蘊如又笑又惱，也無可如何。

在煙氣與酒味中間，茹素却不多言語。蘊如一手檢着日報看去，一面低頭向茹素說道：

『你者是這種樣子，我們雖不常往來，但關於你的事我全知道。你那種行為，到底如何了結？而且你孤另另地漂泊了這幾年，你難道不明白社會上的眞偽？你為甚麼日夜的同那些人來往？你記得你換了幾次職業？你受過多少人的譏評？你身受的困苦，設使別人，一天都忍不住。誠然，我佩服你這點毅力，我看明白你這顆赤熱的心，但又何苦來？你縱使一輩子這樣又能生甚麼效果？我們是老朋友，……我勸你早打點主意，你不知你是個危險的人物，差不多你那個假名字，在警察的耳中充滿了，左不過他們不甚知底細，能以使得你在這一時中平安過去，將來呢？……茹素。你不必看我不起，我不錯是個自私的人，照你所想；但我們有酒可飲，有爐可圍。罷罷，在這等時候，這樣的社會中，你又不是不聰明，去

作那些事，白白地犧牲，可有甚麼？……再一層說吧，你還記得當年我們同時在綠蒲灣一個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那時，那個親戚朋友同學，不說你是個天才？記得你家伯父死後，伯母常常在竹籬邊同我母親說她那苦命的悲哀，但每見我們挾了書包由白楊道中沿着灣頭走來的時候，她老人家微帶皺紋的面上就笑了，而且又同我母說：「我如今活着不過為這點點子罷了，幸而他還有出息，將來也不枉我撫養他一場，過後果然有些上進，我死後也對得起……」噯！茹素，茹素，這場談話，分明尚在臉前，如今我們都已經快中年的人了，不要說你這樣，即使我記起伯母那樣生活，那樣壓伏住心下的悲哀，來教育你，那樣沈痛的言語！……我也不能再說了。現在呢，我是最知你不過的人，自從離開學校以後，不知為了甚麼，我們相去日遠，你的生活在我看來，實感到有無盡的憂慮！你倘使念到綠蒲灣外的伯母的土墳，難道你就會忘記了竹籬下的老人家的苦語？……」蘊如說到此處，便將報紙放了，嘆了一口氣，神色惘惘地由案上取過酒杯來呷了一口滾熱的花雕。

茹素聽了這位老朋友的白話，不禁地俯在案上連喝了三四杯的酒，面色頓時增加了紅暈，但他重新又將雙手交握着不言語。

蘊如又接續着道：

「我說的這些話，自問絕沒有居心挑撥老朋友悲感的意義在內，但為你自身起見，我不能不這樣說。目前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到底為什麼如此？」

玄素一脚蹬着火爐的前簷，爽然地答道：『爲甚麼？……怎麼講？誰曾知道。我覺得我願意，我便那樣幹去。……母親呵！惟有你曾知我……呵！……』他說着久久未曾着迹的眼淚，已流了滿面，而且下滴在灰色的外套上。然而立刻他又狂笑起來，一連便乾了幾杯，淚痕在他那枯黃的頰上，並未曾拭去。

蘊如不曾想到他近來愈變愈奇怪得不可捉摸了，哭聲中雜以狂笑，詫異得端菜來的婢奴，都立住呆呆地向他注視。蘊如想他已是有了心疾，知道苦勸也無益處，緊皺着眉頭，望着指上縷縷的煙紋出神。

一回玄素將交握住的雙手放下，從衣袋中取出今晨所寫的厚函來，索性將封皮撕去，低頭看了半晌，猛然地念道：

「我生是浮塵，但浮塵須在光與氣中游泳，……動的生活，是人間唯一的原力。只求其動罷了，更何必管牠是點在浮汎的萍花之上，或是黏附在柳花的中間。……本是孤另的，更何需人來憐我，只是弱者才有受人痛惜的資格。我想誰也是遊戲遊戲即動，只是靈魂的冒險，不能嘗到人生的眞味。無感覺最好，不得已也要有一種任何感覺的提示。有天我看見園內的小孩子在綠桐蔭下盪着秋千，我想這是兒童的動呵，我已覺得替他滿足了；不料他盪得高興，從秋千架上跌了下來，頓時盡情的號哭。……這樣，我更替他滿足。……不論甚麼事，有變化就好。有情感盡量可揮發的時候與處所，終勝過那平庸的生活。……」

他讀到此處，用力地看了蘊如一眼，蘊如用手托住右腮默默地不做聲，他臉上却現出快樂的顏色來，更往下讀去。

『猶憶昔年讀莊氏之書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不能自已，與不能自止，呵呵！這正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一句時代的話，就是盡其本能。我近來靈魂之冒險——這自然是借字來形容的，固自由活動於我的意識界內，而同時身體上接觸着外界的風波給予我的一時的快感，也可使得我麻木的心上有點「動」。古人求其心之不動，但我爲動，才有擾攪起我生活的瀾。……呵呵！只要動罷了！……但你知道，我並非要立奇的人。……』

他得意似的又像是帶有感傷的情調似的，一手搖動着手中的毛紙短箋，臉朝着前面的綠色的窗格，說着這些話。他的狀態，似乎並不是爲答復他的朋友的質問與勸解，只是向着無限的空處，申訴他的情願。

在這片刻中，恰巧一隻白毛帶有尾部的黑斑的小貓，咪咪的從軟簾外躥進來，牠不知揀擇地跳上茶案，順着急遽的姿勢，用後爪將一碗雨前茶碰倒，流了滿案的茶汁。即時在軟簾外跟進一隻捲毛的黃狗，過來帶着凶厲與尋求的目光，兩隻前爪撲在地下，幾乎也要躥上案去的一般。主人在椅上不能安坐了，從屋角中提過橡木手杖，趕去上了衣架的小貓，回頭來又去追那條黃狗，同時又喊着定兒定兒的喊聲，同時貓叫的咪聲，狗尾的搖動，手杖碰在地上的響聲，主人口中憤憤地叱聲，攪成一片。而

婢女定兒從後堂急促的跑入，無意地又撞到主人的膝骨上去。

短促的一瞬間，安然的屋子裏成了演電影般的景像，貓從窗子跳出，黃狗垂了尾把，掃拭着臀部的傷痕，默默地走出主人將手杖丟在地板上，揉着膝部，定兒臉上肅然，立在旁邊，一步也沒曾多走。

破空而起的狂笑聲，從如銀幕的幻夢上喚起人的注意，原來茹素在此得意的歡笑，一面點頭道：

『動呵！……這還不有趣些，破了皮血流出紫色而明亮的血，喊出呼嘆的痛聲，好些好些，總比死沈在爐火旁邊。……呵呵！』

蘊如愼喪地坐下，瞪了十三四歲的定兒一眼，他將兩手插在短布襖的裏面，惘惘然的走出，但放下軟簾時，分外放得輕緩。

蘊如暫時不說話，茹素在一邊慢慢地將那封長信疊起，重復裝入封內，送進已破了口的衣袋中去。

彷彿膝骨已沒有了繼續着微感的可能了，他——蘊如又重現出莊嚴而含有責備，期望的表情來向茹素說：

『你的那些怪話，我再用心也不明白；你的那種使人猜疑與迷惑的樣子，一輩子我總不敢相信。你總不在甚麼時候說甚麼樣的話，若是如此。我如今還同你說甚麼？……但是我看你一樣是從強項之中，帶幾分免強的態度，你吃的困難，可不是以此為最大原因？你分明是含了淚珠兒來說笑話捧了

被嚙噬的心放在火燄之上。這樣生活的表面之下，明明有溫軟的絨地，有花朵的芬香，有醇酒的沈醉，有無數的仙人的跳舞與歌唱，不過他們只待你自己去發現。況且你以那麼高出的才氣，要何施不可？偏偏要去受痛苦的包圍，作奴役的生活，時時同了那一般窮無聊賴的人去幹那種爲人——受人迫脅與指使的勾當，他們自然有他們的目的，但却爲你甚麼？」

茹素淡然的苦笑道：『爲甚麼？你要爲甚麼？你爲甚麼成了現在的這樣？』

『你們會嘲笑我的會不以我爲然；會說我是沒有志氣的爲衣食打計劃的人，不過我自有我的目的。……』

『你有目的，……我向來沒有甚麼！……目的只懸在下不過幾分的睫毛之下罷了！……唉！我也笨到十二分了！』

談了半晌，鬧出一齣滑稽的活劇之後，蘊如才知道他那位不幸而帶有半瘋狂的老朋友，到了現在的地步，不料却是沒有甚麼目的的人。這足以使他出於意外了，於是他便更逼近一步問道：

『無論你有何等的秘密，我敢以平生的交誼作保證，不會替你破露，你又何苦故意推諉，瞞着我來。』

這句話有點激怒茹素了，他立刻從胸前的內衣裏，掏出一枚三角紅色的鐵質徽章，一柄三尖形長有一尺的雪亮而窄刃的手刺刀出來，放在被茶汁漬透了的桌布上面。並且從熱切與飢餓般的眼

光中，射發出證明的火念，逼迫着他那隔閡的朋友來檢取證明。

驟然的嚇怖，使得蘊如心上卜卜地跳起，同時感到右手有些麻木，脈搏如同將血管阻塞住地急促。——也許他拿過沈重的手杖追打貓與黃狗的事——而同時他一眼瞥見，早已看到R.F.兩個字母交結在發出晶亮的鐵質徽章的中間。由這兩個字母的聯想起的恐怖，立刻他覺得如墜在冰冷的冰淵裏，從足踵上的筋抽搐着一直達到脊椎骨的上端而被酒力薰浸過的腦子，頓時也感到清醒。一切聞到與看見過的恐怖的事，如看見過的普法爭戰的畫片一樣，現在眼前。一年前曾從報紙上知道「紅花」二字的特異的標記，沒有過去三個月，他便記得兩樁殺人的新聞，而且都在殺人的地方留下R.F.二字的鐵質章在被殺的身旁。記得T地的警察長在某處被人暗算的時候，他正帶了銀行科的學生去參觀那處各種會社及交易所的組織。他走訪一個外國朋友，回來的時候，沿着赤日下有榆蔭的馬路上，正看見若干騎士與一些便衣的警察及醫院裏的人，抬簇着一個血色殷漬濕透了白色絨被的半死的身體，從他一邊走過。第二天報紙上便拍照出來說是「紅花」又實行找地方來培植種子了，那時R.F.的特別用名，作「紅花」的隱謎，已經為一般智識階級中的人談話的資料了。而當時他見過那種光景之後，在旅館中一夜並沒曾安睡。這時思想上一時的回憶，又親眼看得紮上帶有R.F.二字的特異的如炸藥般的毒物，由茹素的懷中掏出放在紮上，況且那精亮如在嘲笑弱者的三尖形的刺刀，更足證明「紅花」二字的威權。因為他知道那時社會中的談資，都以三尖形的傷痕與

「紅花」兩字併作一次說，這分明為每有牽涉「紅花」二字的刺殺案出現，大多數都有三尖形的傷口。『他們大多數用刀，這是他們顯本事的地方，……』或是『他們總喜歡見血，親眼看見血光從被殺的身體上冒出，這非有刀傷是作不到的事。』像這類的談話，往往在茶肆，與俱樂部的低聲談話中聽得到。這種種印象如蟲釘咬的不安與不知所可的打擊，一會兒直向蘊如的皮膚外層的纖維中鑽來。

實在危險的想像，竟出乎他原來的意想之外。

一時室中沒得聲音，只有爐火在爐中畢剝地響着。

茹素臉上浮現出慘淡的苦笑，用紫色硬腫的手指，指着蘊如的肩頭道：『你以為太吃嚇了，不要怕！這是平常的事，也是平常的器具，在我看來，如小孩子玩着陀螺一樣。他們的目的，在得到遊戲的興趣的滿足，無論誰，自然也是如此。你烤着這樣……這樣熱的爐火，在屋子裏讀小說，或是調弄着嬰孩，看他牙牙的學語，是興趣的滿足，我也是如此。即使戰士在深壕裏，蹲立於沒踝的泥水中，望着空中的星光，擦着槍上的刺刀，而一邊彈子如雨點的落下，眼看着同伍的伙伴，卧在地上，吐湧着鮮血，一樣的當時他也有其複雜的興趣的滿足。……人們不能作同一的人。就像爐中的煤塊，沒有兩塊有同樣的角度一樣。……蘊如，你那番言語，不用你說，我何曾忘却！綠蒲灣外竹籬下的影子，如現在眼前。但為了我母親那樣的期望我，作了官吏，當了大學教授，是可以使得她的靈魂歡喜，即使這樣，我究竟得到了

興趣的滿足，無論如何，他的兒子生在世界上，不曾感得到肉體上的損傷，與精神上的不滿足，而且多少嘗到一種熱烈的奇怪的味道，……可更何所求？我喜歡「紅的花」開遍了全世界，我就去隨意地去撒種。我喜歡黃狗撲捉貓的事，我便努力去造成牠。至於我是否爲紅的花下面的洒血的土壤，或者是小貓被黃狗捉去，沒有關係。眞的，……我只過我的生活；我只從沈死的世界中去找到我的生活！……「乘彼白雲，返回帝鄉，」我的帝鄉，即在我泥黏的足下踏破了，我還去希望甚麼白雲的來臨！看見血一般的虹光，斜在天際。呵呵！你……你抖顫了嗎？我不願將這等虛空的恐怖，給予另一個尋求別種興趣的人身上。好了，或者門外的霜痕還沒有消盡吧。……』

他說到這裏，便將刺刀，徽章，很安然的如同放手中在袋中似的裝了進去。一手將長髮拂了一拂。

蘊如猛的立起，顫顫地拉了他那隻左手，語音有點吃力了。

『我……我說不……出甚麼來，我一時有點麻木了，也或者吃酒吃得多些。你要到那裏去？……衣袖上的濕溺，趁此時可以脫了下來喊他們烘乾再去吧！』他分明有點說話不自然了。茹素搖了搖頭，將被溺水沾濕的袖子重行舉起，嗅了一嗅，夷然的答道：『不須！』只此兩個字的重量，使得蘊如幾乎覺得剛才放在案上刺刀的亮鋒，已經透入皮膚似的冰冷而且爽利。

末後蘊如到底拼出一句久存在心中的話來道：『你必竟要向那裏去？』

茹素悄然道：『去看門外屋上的霜痕！』

這場談話就此終結，兩個人都似各抱了一層要分離——遠的隔閡的分離的心握手了。不過茹素的手仍然冰硬，而蘊如的確在手指上不能用力了。

最後茹素將出門時，忽地立住又問蘊如要了幾分郵花貼在那封長函上，重行黏好，便微笑道：『機會，幸得你的助力，假使這封信發出後有何效果，……』蘊如臉上有點蒼白，吃吃地道：『有關……嗎？』

茹素道：『我後面的字，讀出來時，恐怕你今天要挨餓了。』他說完這句話後，並不抬頭看看蘊如狐疑而惶恐的面色，竟自踱了出去。

他仍是沿着河沿，走向從來的方向去。這時枯柳枝上，人家的屋頂上，霜痕被初出的日光消化得不多了，而他的面上，却平添了些霜痕似的東西。

·選自霜痕·

湖畔兒語

因爲我家城裏那所向來很著名的湖上，滿生了蘆葦，和滿浮了無數的大船，分外顯得偪仄，湫隘，喧嚷，所以我也不很高興去遊逛。有時幾個朋友強約着去蕩槳湖中，每每到了晚上，使各種雜亂的聲音，一齊並作。鑼鼓聲尖利的胡琴聲，不很好聽的唱聲，粉面光頭的妓女的調笑聲，更夾雜上小舟賣物的喊聲，使幾乎把靜靜的湖水全起了大波。因此我有時即不得已在湖中的時候，只有收視反聽地去尋思我自己的事。不過也有時在夕陽明滅，反映着湖水的時候，我却常常一個人跑到湖邊的僻靜處去乘涼。而且一邊散步，一邊聽着青蛙兒在草中奏的雨後之歌，看看小鳥啁啾的爭向柳枝上飛奔，自然還有些興致。而每在此時，一方引動我對於自然中的景物的鑒賞；一方却同時激發我無限的悠渺之思。

一抹紺色，兼以青紫色的霞光，返兼映着湖隄上的雨後的碧柳。某某祠廟的東邊，有個小小的荷蕩。這處的荷葉最大不過，高得幾乎比人還高。葉下的白潔如玉彫成的荷花，到過午之後，又是將花萼閉起。偶然一兩隻蜜蜂飛來飛去，還似留戀着花香的氣味，不肯即行歸去：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爲

金光，而紅霞中的欲下沈的日光，也幻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與色，相蕩相薄，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眼底。這時候我因昨天一連落了有六七個小時的急雨，今日天還晴朗些，便獨自順步走到湖的西岸來，看一看雨後的湖邊景色。斜鋪的石道上，滿生了莓苔，我穿的皮鞋印在上面，顯出分明的印痕來。

這時湖中正人聲亂嚷着，且是爭吵的利害。我便慢慢地踱着向石道的那邊走去。疎疎的柳枝，與顫顫的蘆葦旁的初開的蓼花，隨着微吹的西風，在水濱搖舞。這裏可謂全湖上最冷靜而幽僻的地方了。除了偶而遇到一二個行人之外，只有噪晚的小鳥，在樹上鳴着。而亂草中時有閣閣的蛙聲，與他們作伴。

我在這片時之中，覺得心上比較平時靜恬了一些。但對於這轉眼即去的光景，却也不覺得有甚麼深重的留戀。因爲一時的清幽光景的感受，而又時時記起夕陽黃昏的話，也不禁淒淒地生出心底的歎息來。所以對於留戀的思想，也有點怕去思索了。

低頭凝思着，很疲重的脚步也懶得時時舉起。天上紺色，與青紫色的霞光，也越散越淡了。而太陽的光，也隨了片散的霞光，沈落在返映的水裏。我雖知時候漸漸晚了，却又不願即行回家，遂即揀了一塊湖邊的白石，坐在上面，聽着新秋猶噪晚的殘蟬，便覺得在黃昏迷濛的湖上，漸有秋意了。我一個人坐在幾株柳樹之下，看見漸遠漸淡的黃昏之光，從遠處返映過來的微茫的燈火。天氣並不十分煩熱，

而且到了晚上，微覺得有些嫩涼的感觸。同時也似乎因此涼意，給予我一些蒼蒼茫茫的寥廓；而不知着落的興感。

我正自無意的感思着，忽然聽得柳樹的後面，有擦擦的聲音。在靜默中，我聽了彷彿有點疑懼！過了一會，又聽得有個輕動的脚步聲，在後面的葦塘裏亂走。於是使得我要搜尋的思想，不能再按捺得住。便跳了起來，繞過柳樹，到後面的葦塘邊下。那時糢糢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但在短的葦芽旁邊的泥堆上，却有個小小的人影，我便喊了一聲道：『你是誰？』

不料那個黑影却不答我。

本來這個地方，是很僻靜的，每當晚上，更是沒人在這裏停留。況且黑暗的空間，只有皎明的星光，在天上照着。而柳葉與葦葉，還時搖擦着作出微響來。於是我陡然覺得有些恐怖了！便接着又將『你是誰？』三個字，喊了一遍。正在我還沒有回過身來的時候，泥堆上的小小的黑影，却用細咽而無力的聲音，給我一個答語是：

『我是小順，……在這裏釣……魚。』

他後一個字，已經咽了下去，且是有點顫抖。我聽這個聲音，使斷定是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的聲音，但我分外疑惑了！便問他道：『天已經黑了下來，水裏的魚還能在這時釣嗎？還能看得見嗎？』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

『你在甚麼地方住呵？』

『在順門街馬頭巷裏……』由他這一句話，使我聽到這個弱小的口音，彷彿在那裏聽過的。使趕近一步道：『你從前就在馬頭巷住嗎？』

『不。』那個小男孩子迅速的答：『我以前住在晏平街的。』

我於是突然將陳事記憶起來道：『哦！你不是陳家的小孩子，……你爸爸不是鐵匠陳舉嗎？』

小孩子這時已將竹竿由水中拖起，赤了脚，跑下泥堆來道：『是。……爸爸是做鐵匠的，你是誰？』

我靠近看那個小孩子的面貌，尚可約略分清。那裏是像五六歲時候的可愛的小順呀。滿臉上烏黑。不知是泥，還是煤煙。穿了一件藍布小衫，下邊露了多半部的腿。而且身上時時發出一陣泥土與汗濕的味來。連小孩子竟會有這樣快而且大的變化嗎？他見我叫出他的名，使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確不知道我是誰；的確他是不能記得了。我在這片刻中，回想到小順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我還非常的好戲弄小孩子；每從他家門首走過，看見他同他的母親坐在那顆古榦濃蔭的大槐樹的底下，他每每在母親的懷中唱出小公鷄的小兒歌來與我聽。現在已經相隔有六年多了，我也時常是不在家中，但是後來聽見人家說，前街上的小順家遷居走了。這也不過是聽自傳說，實在也不知道遷到甚麼地方住去。但是我每經過前街的時候，看看小順的門首，另換了人名的貼紙。我便覺得悵然！彷彿失掉了一件常作我的伴侶的東西一般。在這日的黃昏的冷清清地湖畔，忽然遇到他，那能不使我驚疑！而尤其使

人奇詫的，怎麽先時那個紅頰白手的小順，如今竟然同街頭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他父親是個安分的鐵匠，也還可以照顧得起小孩子。哦！如今竟至於這樣，使我驀然地在心頭上滿佈了疑雲？

我即刻將他領到我的白石上面，與他作詳細的問答。

我就先告訴他，他幾歲時我怎樣常常見他；並且常引逗他嘻笑。但他却憒然了。過後我便同他一問一答的作這個初秋之夜的談話。

『你的爸爸現在在那裏？』

『在家裏，……』小順遲疑的答我。而且在暗中，我從他呆呆的目光中，還見出他對於我這個老朋友有點奇怪。

『你爸爸還給人家作活嗎？』

『怎麽？……他每天只是不在家，却也沒有一次，……帶回錢來，……作活，……嗎？不知道。』

『你媽呢？』

『死了！』小順簡單而急迅地說。

我驟然為之一驚！然而這也不是必然的，因為小順的母親，是個瘦弱矮小的婦人，而且據以前我曾聽見人家說過，她嫁了十三年，生過七個小孩子，到末後只剩了小順一個。然想不到時間送人却這樣的快呵！

『現在呢，家中還有誰？』

『還有媽，後來的。……』

『哦！你家現在比從前窮了嗎？看你的……』

小順果然是個自小時即很聰明的孩子，他見我不客氣地問起他家「窮」的這個字，便呆呆地看着遠處在迷漫中的烟水。一回兒低下頭去，半晌才低聲說道：

『常是沒有飯吃呢！我爸爸也常不在家裏。……』

『他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可是每天到早飯以後，纔來家一次。……聽說在煙館中給人家伺候，……不知道在那裏？』

說這幾句簡單的話時，他低聲而遲緩地對我說，我便對於他家現在的情形，異常的明瞭了。我一時的好奇心，便逼迫我更進一步的向他繼續問道：

『你……現在的媽，多少年紀？還好呵？』

『聽人家說，我媽不滿三十呢。他娘家是東門裏的牛家……』他說到這裏，在面上彷彿有點疑惑，與不安的神氣，我又問道：

『你媽還打你嗎？』

『她嗎，沒有工夫。……』他決絕的答。

我以為如他家現在的狀況，一個年輕的婦女，來支持他們的全家的生計，自然沒得有好多的工夫。所以我又說：

『那末，她作甚麼活計呢？……』

『活計？……沒有的，不過每天下午便忙了起來。所以也不准我在家裏。……每天在晚上，這個葦塘邊，我只是在這裏……在這裏……』

『甚麼？……』

小順也會模仿成人的態度，由他小小的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家裏常常是有客人去的！有時每晚上總有兩三個客人；有時冷清清地一個也不來上門。』

我聽了這個話，便有點驚顫了！他却不斷地向我道：

『因此，我媽還可以有幾個錢做飯吃。……但他們來的時候，媽便把我喊出來，不到半夜，是不叫我回去的。我爸爸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夜裏是再不回來的。……』

哦！我聽到這裏，居然已經明白了小順現在是在一個甚麼環境裏了。彷彿有一篇小說中的事實告訴我：一個黃而瘦弱，目眶下陷，蓬着頭髮的小孩子，每天他只是赤着脚，在葦塘邊遊逛。忍着飢餓，去聽鳥朋友與水邊的蛙朋友的言語。時而去聽出葦中的風聲所響出的自然的音樂。但是父親是個伺

候偷吸鴉片的小夥役。母親呢，且是後母；是爲了生活，去作最苦不過的出賣肉體的事。待到夜靜人稀的時候，惟有星光送他回到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樣的一天。這彷彿是由小說中告訴我的一般。但我眞不相信，我幼時常常見面的玉雪可愛的小順，竟會到這般的田地！末後，我就又問他一句是：『天天晚上，在他家出入的是些甚麼樣的人？』

小順道：『我也不能常看見他們；然而有時也可以看得見。他們有的是穿了灰色短衣服，歪帶了軍帽的；有些身上盡是些煤油氣，每人身上都帶有粗的銀的錶子的；還有幾個是穿長衫的呢。每天晚上常有三個和四個，……可是有的時候一個也不上門來。』

『那爲甚麼呢？』我覺得這種逼迫的問法，太對不起這個小孩子了。但我的心思爲新奇的悲憐所充滿，又不能不問他。

小順笑着向我道：『你怎麼不知道呢？在馬頭巷那幾條街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他接着又笑了！彷彿笑我一個讀書的人，却這樣的少見少聞一般。

我覺得沒有甚麼再問他了；而且也不忍再教這個天眞爛漫的孩子，告訴我這種命運的悲慘的歷史。他這時也如同正在在那裏尋思甚麼一般，望着在黃昏淡霧的星光出神。我眞實感到人間的萬有不齊，與變化無端的生活的運命，是極難抗違的。本來果使小順的親媽在日，恐怕還不至如此，然而以一個婦女過這樣的生活，他的現在的媽，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獄中度生活的！

家庭呵！家庭的組織與所遇到的命運。墮落呀！社會的生計的壓迫。我本來在這個雨後的湖畔，為消閑來的，如今許多的煩擾而複雜的問題，又在我胸中打起圈子來。

你們試想一個忍着飢苦的小孩子，在黃昏以後，獨自跑到葦塘邊來，消磨一個半夜。又試想到他的母親，在家中因為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的最大且長久的侮辱，是個非人的生活。現代社會組織下的貧民的無可如何的死路，到底是怎樣呵！我想到這裏，一重重的疑問與煩激，起於心中，而方纔湖上的晚景，所給予我的鮮明而且清幽的印象，早隨同了黑暗，沈落在湖水的深處了。

我知道小順不敢在這個時候回到家去；但我又不忍遺棄這個孤無伴侶的小孩子，在夜中的湖岸上獨看星光。因此使我既感到悲哀，更加上躊躇了！我只索同他坐在柳樹下面。待要再問他，實在覺得有點不忍了。同時我靜靜地想到一個環境中造就的兒童，不由得使我對於眼前的小順，以及其他在小順的地位上的兒童，全為之顫慄了！

正在這個無可如何的時候，突有一個尖呼而急遽的聲音，由對面傳過來。原來是，喊的『小順……在這……裏呵？』的幾個字，即時將沈靜的空中衝破，我不覺得愕然的立了起來！小順也嚇得將手中所沒有放下的竹竿，投在水裏。由一邊的小徑上，跑了過去。我在迷惘中不曉得怎麼的事，突然發生。這時對面由叢樹下飛跑過來的一個中年人的黑影，拉了小順就走。一邊走着，一邊說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在煙館子，被……巡警抓了，……進去，你家裏……伍大爺正在那裏，誰敢去得？……小孩子……

……西鄰家李伯伯，……叫我把你喊……去，……』

他們的黑影，隨了夜中的霧霧，漸走漸遠。為那位中年男子說話的聲音，也聽不分明了。

我也就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在濃密的夜霧中，行人也少了，我只覺得胸頭沈沈地，彷彿這天晚上的氣壓度數，分外低了好多！而一路上導引我的星光，也糢糊黯淡看不明亮！

十一，八日

·選自春雨之夜·

警鐘守

沈黑角密雲之下，一片紅焰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死氣沈沈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半。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他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爲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天的聲音與中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喧嚷，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他們與夫人們的手杖下，與長裙邊的有生命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却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點殘食。然而他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眞純的知覺與感動來喪失了。他們在這個朔風吹得勁烈的冬夜裏，各自尋他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麽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他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鑼聲連響吧！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鄰舍的家中，不斷的吠出。

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却從聽不到。

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沈沈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烟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一角上，却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與最空閒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的遠——却是一個枯葦遮住的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紊紊的皮靴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踏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紊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敞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朔風吹動的木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走去，並沒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脚步聲音，越往上去，他脚底下

的音越爲沈重。轉過第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的木頂之上。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迸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也或者是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爲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爲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地的沈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擊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從而煙氣散漫，忽而紅焰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從火光下面傳出。但是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音機的微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尚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是在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看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烟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沈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

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來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一片過去的幻影來。

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罩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的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孤獨的，四無鄰舍的。茅屋內四圍，用荊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他。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住石頭築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為兩間，却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當地上，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泪，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即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花與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的瓦燈，放在手工機的旁邊。而右邊却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

小小的木架上，縷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尚可看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很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秘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歎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沈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須光明，足能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沈憂的淚痕，往心靈上藏貯。而三日前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牠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墟墓中的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的一般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此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了！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我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呀！……』她的母親，却微微將頭擡起，從紡車的音中，歎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是牠的惟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

下的線花，紋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曾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爲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花，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爲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靄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曾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接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曾聽見鐵與木相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含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他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却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小孩子，去捉促織；照常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烟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電光明亮的時候，却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沈重的沿着鐵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了。而屋子中却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泪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的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忐忑！他開

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也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不如以前的安寧。

夜氣深了，淡暗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欹在她姊姊的膝上，眼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是為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焰亂搖。

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淚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澀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淫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却，仍歡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淚淚，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

母親嫁人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的石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鰥夫。她的嫁人，純由於生活的壓

迫，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屋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忐忑！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父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由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却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爲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顆顆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

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晒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偽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遠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顫顫的，不知怎麼方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打了個寒噤，把要放聲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龍鍾的舅父，面上全然爲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髯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圃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隣近的兒童，同他玩。吃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父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糢糊起來。

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吃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看他，唉聲歎氣。並且有時與鄰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淌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看他那為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與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綴了無數繁星的天光，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樹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閑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却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捉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

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想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蹣跚着望到這個快樂的地方來。她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的打擊，是他帶了來的！於是喧嚷，

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仔的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眞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上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唉！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卧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凶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慰，然而竟把酒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爲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壓迫，却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爲着吃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便卧在門外？同死犬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他們更不知怎麼才好！母親因此，因悔恨與懊惱的心思，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了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爲困惱的倦疲，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蹶的回到家中，大約是口渴吧，使在他們卧室外的灶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

在夏日，向來是飲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却睡卧在草堆上。于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逃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屋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

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苦痛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流連着凝視着，並且悲戚的向上着！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

母親啊！姊姊啊！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幕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唉！他却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幕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歎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眞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在的地位吧！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者！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聲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嗤的一聲，飛過一個小小的動物；一個營巢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撲動的聲音，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扯的鐘，又

復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託張君的福，他來回經過這「名所」的次數多，午後四時我們便由旅館中的趙先生導引着走入一個異樣的世界。

趙先生在這裏作事已有十年以上的資格。貴布皮衣，紅胖的面孔，腮頰上的肉都似應分往下垂落，兩道粗黑的眉，說話時總有「×他媽」的口語。脫略，直爽的性格，與痛快的言詞，的確是一個登州屬的「老鄉」。一見張君便像十分相知似的，問這個那個，又要求介紹我們這兩位新熟識的客人。——老先生與我——及至張君一提倡走，我就猜到他們的目的地，好覺得一定有別致的地方，可以展露在我們的面前。在有趙先生的「老大連」我也

穿過幹路麻布通後，向南走進了一個小巷，右轉，中國式的三層樓入門。拾級而上，二層的門口，第一個特別現象是木櫃臺上有幾十支各式各種料子作成的鴉片烟槍，很整齊地擺着。不同的色澤在目前閃耀。

我們驟然墮入迷香洞中了，——也可叫做迷雲洞中。

大廳中幾張烟榻一時弄不清楚。烟露迷濛中只看見有許多穿長袍短裝的人影在烟中擠出擠進。幸而還好，我們五個人居然佔了兩個小房間；這一定是雅座了。一間眞小，不過縱橫五尺的屋子，門窗明明是油膩得如用過的抹布，却偏是白色的。木炕上兩個歪枕，兩份褥子，是古式的氣派，這纔相稱。於是精工雕刻的明燈與古色鮮豔的槍支使即刻放在當中。

趙先生的手技高明，小黑條在他那粗壯的手指上捲轉的鋼簽之下，這麼一轉，一挑，向火尖一偏，一樓，那圓小的發泡的烟類便已成熟。扣在紫泥的烟斗上，恰相當。於是交換着吸，聽各人的口調不同，有一氣咽下去的，烟衆在火頭上不會偏缺；有的將竹管中的烟氣一口吞下，吃完後纔從鼻孔中如哼將軍的法氣一般地呼出。軍人與我太少訓練了，勉強吸過兩口，總是早早吐了好些，本這用不到從竹管中用力吸，滿屋子中的香氣，那異樣的香，異樣的刺激的味道，一點不漏地向各個人的呼吸器管中投入。沈沈的微醉的感覺似是麻木了神經，一切金是模糊的世界，在這彌漫的青霧圍中，躺在窄小的木炕上便能忘了自我。一盃清茶不過是潤潤微乾的喉嚨，並不能將疲軟的精神振起。

我躺在木炕上正在品嘗這烟之國的氣味，是微辛的甜，是含有澀味的嗜，是含有重星炭氣的醉人的低氣壓；不像雲也不像露。多少躺在芙蓉花的幻光邊的中國人，當然聽不到門外勁吹的遼東半島的特有的風，當然更聽不到滿街上的「下馱」在拖拖地響。這裏只有來回走在人叢中喊叫賣賤價果品與瓜子的小販呼聲，只有尖淒的北方樂器——胡琴的喧音，還有更好聽的是十二三歲小女

孩子的皮簧聲調。

一會，進來了一個紅短衣褲的剪髮女孩，一會又進來了一個青背心胖臉的女孩。她們在門窗前立了幾分鐘後，一個到間壁去，我們都沒的說。趙先生這時將槍支向炕上一丟，忙忙地到外邊去。回來，拿着一個胡琴，即時他拉起西皮慢板的調子。手指的純熟如轉弄烟燈一樣。半個身子斜欹在炕邊，左手在拂絃的指頭是那樣運用自如，用力的接往下一抹，雙指微捺絃的一根，同時他的右手中的弓絃高，低，快，慢都有自然的節奏相應。於是尖利而調諧的音便從手指送出。手法眞特別，夥計，小販都時時掀開門窗的一邊來看。一段過後，連與他熟悉的張君也大拍掌，不住的道：「好，好！！好唉！！好指音！！再來，再來。」

「不容易，難得，不曾聽過這麼好的胡琴。……」老先生也嘖嘖地稱贊。

我呢，這時眞覺得多才的質樸，爽快，一天又忙着算賬，開條子，還得永恆的堆着笑臉向客人們說話；但在此中他却是一位特殊的音樂家。

趙先生將厚垂的眼皮閉着，天眞的微笑，若在他的十指中在創造他的宇宙。忘記了客人也似忘記了這在那裏，用勁的快樂的拉着一種一種的調子。

磡的一聲，胡琴上的粗絃斷了。他趕急又跑出去，回來將絃纏好，還沒開始拉，便道，「來哇，誰唱誰唱？」

張君向立在間壁門口的軍人說：「有趙先生拉，你來幾嗓子。」

「不行，我喉嚨痛。」

老先生還在炕上燒烟，十分高興地道：「還怕甚麼，到這裏來原不是講規矩的。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你還怕羞幹麼？！」

「還是老先生，痛快，痛快！」趙還沒拉動胡琴，却向張君問：「可是這老先生以前的貴幹還沒領教。」

「唉！這也是位老風流名士呀！兩年前他還在作科長呢。你別看他有鬍子，一點也不拘板。……」

「是，是！倒是痛快。唱呀！」他將絃調好，向軍人等待着。

軍人終是搖頭不唱。

「大榮，叫大—榮—來啊！」趙先生這時纔實行他的政策。一回那方立在門口的紅衣女孩進來，將一個綢面紙裏油垢的戲目摺遞給我。我略一展視，看到許多老生小旦的舊戲名字，便遞與在我身後邊坐着的張君。

「說說，點甚麼戲？」

張君看了幾分鐘道：「好多，會唱這些。隨便隨便，趙先生，你熟，隨便挑一齣不完了。」張君態度頗見興奮。

還是那個女孩子自己說了，「坐宮吧？」在幾個人一同說「好」字的口音之下，慢板的胡琴與她的十字句的戲詞同時將音波顫動。

她的過度的高音使她不得不將雙肩屢屢聳動，每到一句末後的拖長而激亢的音時，我看她實在吃力。大張開嘴，從小小的喉中發出這樣要夠上絃音的調來。頭上的披髮一動一動地，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直向灰黑色的牆上注射出急切的光亮。聽到「我好比淺水！龍困卧……在沙！灘！」一句，我替她着急；同時心中也有些不自知的感動。覺得我們在這奇異的世界中是在買沙灘中的沒有一點水的小動物的把戲看！……門窗外來回瞧熱鬧的人不少，就是賣果品的小販也時而停留住聽這不甚調諧却是引人來聽的戲詞。

一曲既終，她背了兩手立在門側休息。大家自然是喝采了。張君問過她纔十四歲，「好啊！以後一定有出息，聽聽調門眞不錯！」

本來可以讓她休息了，但趙先生還在調絃，而這瘦情的孩子眼巴巴地仍然希望再唱。這是爲甚麼呢？我有點明白，但我的淒感却咽在心頭，沒有話可說。接着又叫了她的妹妹，來一樣是個大眼睛面目聰明的孩子，比她還低一頭。於是汾河灣的生旦戲便由這兩個孩子當作久不會面的夫妻連唱起來。

神采十足的趙先生含了雙目在玩弄他熟練的手法，兩個粗亢與低細的口音不斷的唱，說白，時

間不少，約有一刻鐘方纔止住。這時我換了十個角子，便趕緊交與那大孩子。張君還爭着要給她，末後終算是我會了鈔。在聽衆的贊許聲中，可憐的女孩歡躍而去。但她一起一落的肩頭遠如影片一般在我的目前。當她用皺皮的疲手，來接這十個角子時，我眞覺得由我的手上將「侮辱」交給她了！

這是平常，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刦外桃源」的地方是中國人的相當娛樂。香烟中的半仙態度，性的糟踐的生活，甚麼都不管的心思，這是這地方暫時的主人的教條。好好的自加學習，這桃源中准可允許有你的一個位置，這是我們從一瞬間得來的反省。

有點頭暈了，這奇異的世界不能久留，便一同走出。在樓門口等待着後行的趙先生，還不來，那位青年人望着門口的銅牌子道：「這樓上還有飯館哩，看這小賣所。」

張君輕藐地道：「方纔吸的玩意還不是？這一市中多少掛了這樣牌子的地方，如你願意進去，保吸不錯。眞是鄉下人，還有賣飯的在上面哩！」

軍人方有點恍然。

及至我們走到大街上，也沒看見趙先生的影子，都說他又不知在那雲霧中辦甚麼交涉了，便決議去逛浪速町的夜市，不再等他。

當我們由日人的百貨商店走回旅館到自己的房間中時，趙先生却跳了進來道：「好找，好找，我出來連你們的後影也沒瞧見……」

「我們以爲你與那小姑娘打交涉去了。」張君答他。

「可不是，她娘也在那邊的烟炕上吸烟。那孩子因爲給了她一塊錢，歡喜的沒法子，拖住我再去吸烟口，我去說幾句話後便出來，遲了。」

原來他與她們都很熟悉。

「應分是一齣戲多少錢？」

「四角小洋。」

「誰養着她們？」我在問。

「一個女老板弄上幾個小孩子，教得會唱了，便做這宗生意。大一點也可送到窰子中去。」趙先生上樓氣喘，只說到這裏。

一會下面有人喊他，他又笑着招呼我們幾句，匆匆地跑下樓去。

·節選北國之春·

人終歸是奇異的生物吧，相當的智慧只能產生相當的利害。不必說甚麼「隔膜，」與「不相關，」——這更是輕輕的善言了。廚川白村更有一句話：「想起來現今的日本是可怕的國度！」他是敏銳在譏笑，但我們却更眞切的感到威脅了。

界限與疆域是人間的自造之孽，在我，根本上認爲何必有此差別。我不是甚麼……ism，向來不知一定不移的要向甚麼ism下俯首情願。因爲這明明是人造的界限線；即就學術文藝上看去，派別與主張當然有的，然而那只是批評者的利便的構圖，研究，創作的人何嘗一定先弄起個十分清晰的圈子將自己奏入。時代固然能變更了人的興感與思想，但此中究竟有個性的獨流，所謂「超時間區別的價值，」也就在此一點。譬如「有五錐必有銛者，有五錯必有靡者，」（語見墨子）又何嘗是有一例的銛靡佛家相宗講徧計所執性，與依他起性，也可以作我這個冥思的引證。分別須有個性，却仍須存在這卑之無甚高論中。這是我偶然的思想，不是藉此來說「形而上學，」總之，人間的界限將一切害得太苦，造孽自多。

自然不能用大力消滅這些界限，你纔不容易說風涼話。

寫到這裏，記起了波蘭小說的燕子與蝴蝶說飛過木柵欄使入了另一國度，「國」這個字的造成，第一我是十分佩服我們先哲——不，我們的先民的聰明。四圍的風雨不透，這纔像是一個東西；只是與「囹圄」「固困」一個意義。他們早知道了這一層玄秘的道理了！不知怎的活潑而像是能打翻一切的現代人，高唱着「全民呀，」「世界呀，」「人類呀，」這種鑄金的名詞，却沒有一些兒燕子與蝴蝶的自由，只想着將好好的青年捉到「囹圄」裏，「固」與「困」成了每個講界限疆域的人的所有物，幾乎每個人都相同的感到這「囹圄」的苦惱。然而少有人能作破巴士的「大」獄的勇敢的行為，與高潔的精神。

作廢的過度的理想，在我胸中感到苦悶！在紅日的旗幟招展下這華美的夜行車已度過荒原，穿行在茫茫夜的大野裏。

東北的氣候雖在這初春的清宵却仍然奇冷襲人。「南滿洲」的朔風透過了雙重的車窗，與蒸氣管的溫度戰鬪着。據說在路旁有許多地方我們的隣人却高標着多少戰迹的榮耀，當初與哥薩克健兒肉搏的地帶，有木牌豎在堅硬的地土中，可以辨識。這是隣人的誇張，但我們記起來却想甚麼呢？

至少我是不承認人為的界限的，但恥辱的標識却似印在我的心頭。這未免是自己的衝突吧！否軍國主義與國家主義等等的名詞，我們的隣人是為了生活的掠奪與佔有時刻未能忘却，我們却不

是的，我們只是任人恥辱與宰割的羔羊！這其間不需要詳加解說，過去的各國度的劣行，而現在還是照樣的模擬着想去重行翻印的書。在我們不看却倒情願，不過爲要求消滅了人爲的界限，我們却不能坐看與此相反的勢力的猖獗。即不說情願將恥辱洗去，不說一定要「當今爭於氣力」（見韓非子五蠹篇）然而這是「人類的瑕疵吧，」我們爲全人類着想，也應當將這些瑕疵洗刷，扶摘一番！

秩序，訓練，精幹，我們的隣人眞比我們這衰老頹喪的民族好得多！每個夜之驛上紅日旗在風慄與大電燈下搖擺着黃衣的兵士劍鎗着地的清響。車中呢，只是能喋喋不休的「支那旅人，」以及爲了一點點生活的要求帶着粗皮帽子青布棉襖往更遠的地方去勞動的「支那勞動者，」鼻息咻咻，仍然作他們的好夢生涯。這些景象我不詛恨，不歎息，只感到窒悶的悽涼！

從那地道中上車時，我與同行的人已被一位眼突頭扁的穿了花緞藍袍的「非隣人」的青年在車口將我們查問一次。這是他的 duty 啊，他是鄰人的聽差，當然到處執行主人的命令。這神氣靜穆而眼光銳利的青年，從他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拄了司提克的悠然的態度看來，又不得不佩服我們鄰人的訓練了！他從容地由人羣中走過，這一車中有的是非隣人，却只是向我們幾個人問問口供。中國人的聰明不用歐美人常時稱贊，我們自己也能知道。

到處是鄰人的話，到處是他們的規矩，眞的，如我前幾年在那時時的不安，却也怪，眞到鄰人的範圍圈中倒也罷了。

一夜的恍惚，到天明後，我下車出了站臺，坐上馬車的時候，還疑惑是在車中。

茫茫地想到這人類的自造的界限，……又茫茫地想起燕子與蝴蝶的將來的自由。

·節選北國之春·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老人

幾年來沒曾有多少機會能以在曠野中觀賞雪景，這一次在「北國」的初春中將機會與地方同時找到。吹了兩天令人頭痛的風後，夜中屋外息了風聲，第二天從窗子便看見大院子變成一片晶瑩的世界。光明啊！有趣，有趣，驟然的歡喜的呼聲從蟄居的蜂房般的屋子中喊出。可憫憐的同人，在這荒涼的所在那怕一點一點兒的天氣變化都會使他們喜得流出泪來。只要是沒有吹墮屋瓦，揚起砂塊在空中亂舞的大風。

感謝「上帝！」有這一夜的大雪給大家的灰色的心跡中照耀出潔亮的微光。

他們如同十幾歲的小學生一般，光亮的皮鞋來回踏着清明的雪跡，有的不顧冷，也同小孩子們搏擊雪塊。胖子的朱先生高聲喊着京腔的二簧調，他們鄰室中擅長音樂的青年用兩隻長手替他拍板，又嘖嘖地稱贊這聲調確是譚派。胖子樂了，口角間的肥肉更添了幾絲垂紋，顯出十分欣樂的面容。

在四周垣牆上滿安設着電網的大監獄中，這是個紀念的日子！沒有風沒有泥，一望是有明角的冰雪世界，瑩澈，清涼，新鮮，說不盡的快感燒在各個人的胸中。午

飯時不知怎的湊巧却在每張桌子上有山芋燒牛肉一碗，彷彿是快樂的享宴。談話的聲音不比尋常，不是每天強咬着有長鬚的生豆芽與酸秀才滋味似的乾菘菜時低頭皺眉的沉鬱氣象。於是熟於外國風俗的孟先生在說了：

「你瞧！今兒個眞像聖誕節吃火鷄，唉，我來了兩個月壓根兒沒有這麽樂！……」

「有雪，有牛肉，可惜沒有酒啦。」是河北省宣化左右口音的一位少年略似不足地說。

「有着無酒，『歸而謀諸婦，』這一下可着了。有太太在這兒的不替咱們打打主意麽？」不知那位好談諧的先生用柔細的嗓子在那邊桌子上喊。

「喲！……」只有這個字音從善說北平話的孟先生的喉中發出，却沒下文。

幾個桌子上互相望着只有禿了額髮的會計主任若無所見聞的用力吃米飯。（他在這個地方同他的家人已經住過三年！）

大家更樂，一時的語鋒全向他射去，原來會計主任的太太四個孩子都在校外住着。紛擾的結果，會計主任答應多早晚他們到家中去喫一頓便飯，便添上了又一重的喜氣。及至飯後，低低的吟哦聲在那烟氣彌漫的餐室外的空中四散飄蕩。

雪還是慢條撕理地降落着。

午後漸漸有了太陽，映在雪地上時時閃出明麗的眩目的光。我一個人到鐵柵的大門外走去。平

蹟的郊原，一種色彩，一例的平鋪淡雲的空中，看得清遠處的幾個矗立的煙筒中斜吹出的黑煙。向西南方去的列者飛行過去，還聽得見鐵輪的餘音。這裏不容易遇到行路的人，雪後更無人跡。郊野中有幾行不粗的髡柳枝子上時而墜下待融的雪塊，並且狗也見不到一隻。惟有對了大門那邊有一片黃土小屋子的旁邊，高粱楷打成的風障被微風拂着作出颼颼的聲響。

寂靜，安穩，一切是平板的世界。在這裏眞是「無不平！」

我大膽越過了幾道地上的土隴，踏着鬆軟的雪走到一個風障的後面。彷彿是奇蹟一般，在一堆長黑狗毛中簇動着一個頭顱，周身反披着狗裘的一個人，蹲在掃去了雪的一片潤溼的土上面，在寬邊的黑毡帽下低着頭吃旱煙。

這是一幅圖畫，我沒敢驚動他。隔開七八步遠我立住了。這一定是位老人，不知有何證明我心中這樣斷定。他一點不動，濃厚的煙從他的長皮領後面吹散，雖在這空氣清新的野中而關東黃烟葉的氣味却能嗅得到。靜靜地幾分鐘過去了，他不回頭我也不能望前再走。爲甚麼呢？自己也不明白。像是一袋煙吸盡了，在寬博的裘下（這只是用黑狗皮縫在一處的披衣罷了）將彷彿長有一尺以外的黃粗竹子的煙袋向地上磕着，餘灰太從容了。他用烟袋上的銅斗叩地的聲音似有韻律，輕輕地急慢有序地如同吸煙一般的爲了過癮。又經過了幾分鐘，我以爲他應分是站起來，否則回頭了。都不是，地上叩煙的聲音完了，接着便見他又從破布袋中裝上一斗，火石與鐵鐮擦了幾下，微微見有幾個火星，

似是已經燃着。接着青煙又從他的口邊圍繞於皮領子後面。冷風吹着長而蒼黑的毛領如同蜷毛狗的尾巴掀動。

青煙在冷而明的空中分外明顯。

我忍不住了，乾咳了一聲，這像是詢問。果然一個黝黑的面孔由皮領的左面轉過來。在禿了毛的大帽之下，是一個摺紋中嵌入黑線，癟了雙腮，蓬亂着鬍子的一張臉。這臉上看不出有甚麼表情，只是一對有光的眼睛向我斜着。吃了一嚇，如同小孩子夢想着怪物似的，我不由得將身子微微移動。同時慢慢地他也直立起來，高大而稍稍傴僂的身子，斜披的青布破襖，迎着這滿地雪光是一種光明與深沉的對照。他用樹皮似的手將長煙管揣入懷中。

「好雪——」

這是「關內」的口音，雖然還聽不出是那一個地方。嗄長的音調頗為粗壯，這恰與他的身個兒相稱。

「啊！好雪，你倒清閑呀，在這兒曬太陽。」

「先生，——晒太陽不？我在這裏看猪……」

我笨極了，從他的手指的方向才看到泥塗的高粱圈後面有黑影的蠢動。

「你住的一定不遠，種菜園子，是吧？」

哈哈的笑聲發自他的口中，牙落了，這纔是有趣的聲音。「種菜園子，沒有……唉……那福氣！先生，我是『雇』給種菜園子的人看猪的！——像我，不是只配看猪？」

我曉得這位老人的性格特別，說話要當心了，「看猪就好，你一個兒在這地方？」

老人屈着腰鬢鬍將要將胸中的噫氣吐盡似的，大聲道：「原先不是一個人的，老了！老了！在這邊四十年，現在却只是一個老頭子了……」

「原來這樣好久啊，四十年！」

「先生，頭一次到這邊吧？以前我老沒有碰到你。我初到這裏甚麼也沒有，只是替大鼻子修鐵道，學堂，買賣甚麼沒有全是空地。我一家子有兒有女，我在鐵道上做工，還種地，誰管呀！地多得很，你們這學堂佔的地我都種過。……後來日本人同大鼻子開仗，好！……這戰完事那一年上老婆子死的。據大夫說是產後受了冰凍，自然小孩子也去他媽的！兩兒都被大鼻子牽去運子彈，往往……我想想啊！往遼陽去，從此以後完了！直到現在……」他的面容由黝黑中透出灼熱的微紅，即時他咳了一陣吐出幾口稠痰。

「再說……吧，廿多的小妮子後來同我在菜園子的地窖裏餓了七八天，末了是教外國兵！——！幾個小夥子弄死的！你看我這左胳膊上一個窟窿。」他並不怕冷，很容易的從斜披的大衣中伸出他的皮鬆筋露的大臂，肩下的肌肉中一個肉穴有拇指粗細，「這是刺刀的尖傷！」

我覺的打了幾個冷顫。風從身旁的枯樹枝中穿過，像鬼叫一般。

他又繼續着說了，左臂却伸在大衣之內。

「後來的事，先生你不必問了，我到過多少地方；三姓，延吉，黑河子，哈爾濱，興蒙古包，……」

「作甚麼呢？」

「嚇嚇，先生，還不懂得麼。我在那時還能幹甚麼。不是鑽山跑馬，挖參打架，咳！那裏說得完，總之，我現在到這個地方來又幾年過去，好在新來的鄉親多知道我，給我這口飯是當過劊子手的。……老了，受過潮溼，不能做活了。……」

吃，只能看猪了。因爲右臂雖直樸的老人的話向我這末一個生客說出，他似是一無顧忌的，也許老年的神經在這時中激燒起青年時期的火焰。命運與報復毀損了這看猪老人的體力與精神。

我說不出甚麼話。

態度從容的老人向東一指道「我現在並不恨那些穿黃衣的人了！先生我在二十年前算將我的仇報了。看到中國的灰兔子還不是與人家的當兵小子一個胎兒？我現在只能曬太陽，吃吃旱煙，你看我眼見得這地方是一年不能比一年了！」

我有許多話要說，却說不出。老人又重復蹲下，他並不顧意問我。青煙又縷縷的從他的脣間吐出。淨明的雪，冷戰的風，一切還是在大地上映動着。路上一個人沒有，只有猪的嗆嗆的爭食聲，我可以聽

得到。

地上是明亮潔白了。這一個過午，我却載了一顆黯淡的心在胸中不住的跳動。

第二天問問在此住久的同人那個老人究竟住在甚麼地處，却沒人知道。

·節選北國之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我初到這裏因爲室中生爐火的問題鬧過兩三天的麻煩。因爲這相連着一個走廊的各室的煙突建築時非常巧妙，原是兩個房間通用一個的。不知是煤灰塞住了煙突口，還是風吹得不順，每到添上煤塊的時候，滿屋子裏煙氣彌漫，瞇得人不敢睜眼。我呢，一面忍受着可惡的牙痛（這痛眞夠得上「可惡」二字，不是有一篇外國小說專來寫牙痛的情形？）一面與煤煙奮鬪，後來還是藉了爐工的力量算是糾正了這煤氣的過失。我便可安然地坐在屋子裏看白堊的牆壁，聽漫空的風號。但有此一來却給予我對那個灰棉袍的聽差童子的注意的機會。他也與一班公共地方的聽差一樣，小心，勤快，口裏不住地答應着「是，是。」然而他纔十六歲，黃黃的臉兒，微方的嘴角上常常分抹着煤灰。雖然年紀輕，身個兒却比我還高。許是自小時候營養不足的緣故，面色上有點憔悴。因爲我這新先生初來便遇着爐煙的問題，他十分關心，幫着工人將鐵圓筒拆了安，安上又拆，弄得滿身灰土。我眞有點過意不去！他又太忙，一會這個屋子裏喊他送信，那一個先生又叫提開水，加上我的麻煩，不過他毫不在意地跑來跑去，似乎這是眞正他所應盡的職分。有時用髒黑的灰棉袖擦着額上的汗珠在點火，倒爐灰，掃

地。但他絕沒有皺起眉頭的神氣。他固然是有些瘦弱，但比起我們這些浮沈在都會生活中慣了的中年人，他是一個活潑健康無憂無慮的孩子，——眞的一個樸質的孩子。

及至爐子安置妥貼以後，我的牙痛也過去了。我作我的室內的工作，雖是抱着一份不安的心，然而能說甚麼，只可從玻璃窗中時時呆望那變幻很多的三月的天空。

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大禮堂中正演着爲學生及同事們娛樂的電影，因爲這個地方隔着繁華的都市圈略遠，大家都去消閑，我不愛聽軋軋的電機聲，便早早回到宿舍。我剛剛走到黑暗的院子裏後面，却有個脚步聲追上來。

「王先生，——回去麼？我給你開門。……」

原來我出去時沒有鎖門，因爲沒有東西怕丟，然而這名叫永勝的孩子却忠於職守替我鎖上了。

「好吧。把鑰匙交給我，難得是星期六，你去瞧電影，不必管我。」我說。

「忙麼，——待一回再看。」他說着便穿過小楊樹的林子向前走去。

及至屋門開放，在他添煤到爐子中去的時候我便問他：

「你是那一縣？」

「新民，——我也是新民，先生，你不知道三先生是我的老師。」

「啊！三先生，誰是三先生？」我聽不明白他這句突來的話。

「唉！你不認識校長的三哥嗎？他不是在模範小學裏當教員，那天校長請你吃飯不是聽說還有他。」

「是了，原來你們都是同鄉。」

「俺們還住在一條街上，我說三先生眞是好人！他在鄉下當了半輩子的小學教員，一個學堂他獨個兒教國文，算術，甚至也要當個把聽差。他是好老師！眞好！誰都說他不錯！……」他一手提着鐵鏟很感興味地說，那位三先生的教育成績，彷彿比在看電影還有趣。

「三先生帶你來薦到這裏的？」

「對！三先生在鄉下忙着教書料理日子，這幾年每到冬天吐血，可是一個錢不妄費。校長看不過意，去託人把他弄到模範小學裏。他是正月初上來的，我還有一個學生隨他到省城的。」

「那末你不再念書了？」

「說笑話了。王先生，鄉下窮得很，說你不信，俺們整天吃白薯，連高粱米也不多。不是三先生替我想法子小學也畢不了業。——可是咧，若不多少認幾個字那能到這裏來。你別瞧我有些傻兒瓜即的樣子，不會哄人，我眞喜歡念書，直到現在我還是好看……」

我打斷他的話頭道「你說是好看書眞難得！那裏的工夫？」

「晚上。先生們安歇了，我還可以看。」

眞有點希奇，這是教育的效果嗎？我聽了這孩子的話心上猶疑起來。便追問一句：「你都是看甚麼書？」

「啊啊，先生，你瞧我能看甚麼！統共上了四年學，還虧得三先生教得多，甚麼水滸七俠五義，報紙，深的自然看不懂，然而我一樣地去看。」

提起書籍的興味，他還是一隻手提着鐵鏈子竟然將看電影的事忘了。他臉上滿浮着欣樂的微笑，在電光下向着我那書案上的幾疊書出神。

「先生，你一定是念了好多書。我聽大家都說你有學問，是校長由北京特別請來的，可惜我不能當你的學生了！」

「你說，——你說當學生有甚麼好處？」我這個問題正是許多正在度着快樂的學生生活的人所解答不了的。為求知識，為作事業，為揚名，為弄到金錢與官位，為撐門面，為加入人世鬬爭的預備，為這個，那個，……總之是有所為與知所為而為的？但他們是否為了這些原因去當學生在世間是一個啞謎。即在我也不能用一句清楚明瞭的話答覆出來。

但永勝却咧着嘴說了。

「自然是有好處啦。可是為甚麼我不明白。愛看書是覺得有趣，……」

趣味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創造，一切的罪惡，全在這上面培養，教育，結

東永勝的不經意的話含着永恆的哲理。我有甚麼可以向他分解。再一想，我們這些自覺是有所為而為的閑人，却對於甚麼事最覺有趣哩？以花，以酒，以幻想，以德性，以爭鬬，以互相妬忌，罵詈，甚至相揪打，惡毒的怨恚與殺害嗎？那一個聰明人從他的良心中有一個不違背自己的答語？我心裏這樣想，但即時轉了語鋒。

「你對於現在的事很滿意嗎？——是很高興，覺得沒甚麼委屈的意思。」

「嘻！先生，別開玩笑了。俺們為的什麼出來的。這兒有大米飯，粥，饅頭，還有王先生們吃剩的菜，好在還有十塊大洋的月工錢。先生，我每個月還可除出七八塊捎到家裏去，甚麼委曲。謝謝三先生，我虧得三先生，三先生又有留學外國的這末個校長兄弟，這不就截了！還有甚麼話說，來此自願，就像先生。——我可不會說話——不是為了薪水肯到這關外地方來？先生，都是我知道的，像那屋子的朱先生，每個月至少匯壹百五十塊到他老家去。——噢！我明白你老，你老的意思是指的幹活呀。這算忙，怎麼忙比起俺們大雪天裏到野外拾柴火，趕脚，推車子，差得多哩！……無非早早起來，一等到兩個月後早上六點起身也不遲。……」

他說到這裏我忽然觸到一件疑問，便問道：「你到底是早上幾點起牀？我都是在睡夢裏聽見你過來生爐火。」

「四點，有時是四點半。你老，有些先生夜裏自己鎖門的一早便沒法子給他們生火。」

「四點半啊！這不太早了嗎。晚上就算十點睡，你能不打磕睡嗎？」

「不，大早上辦完了這些事，及至六點半大家起身，掃地，打臉水，疊被窩，使快得多了。你老是知道的。六點半的起牀鈴，七點早飯，再晚了那能成。……」

他嘻嘻地說着，我覺得我的生活懶得可怕。自從到了這新地方之後許多許多的人照例是七點都已起身赴飯廳去享受他們的早餐。我在晚上早睡睡不寧，睡晏了早上實在起不動身。耳聽着永勝在黑暗中過來扭明了電燈，生上爐火，又退出去，即時我也又在迷離的夢中。及至時間到了，他照例地又過來請吃早飯了，「不，」是我的答語。這樣一來，我只好起牀後自冲牛乳吃粗餅干。所以聽到他說是四點半即行起床，收拾幾個屋子中的爐火的話，我不禁十分慚愧！

他又接着說：「你老一來就牙痛，沒有心緒說話，這幾天好了，日後我自己看書有不明白的地方，還……想求你老指教，指教！」

他說着現出忸怩的神色，我呢，聽着你老你老這末尊敬的話，看看他的誠懇的態度，却平白裏感到微微的不安便道：「你這樣自然難得！但我這邊可惜沒有你可以看的書，不你就先拿本去試試。」

我話還沒說完，他一俯身從那粗糙的黃油木的書案上檢起一本薄薄的綠裝書道：「這是甚麼書？你老可以借給我。」

咦！這正是前天我從一位同事的書案上借來的一本小字石印的隨園詩話，因為晚上看着消閑

的。却不料被他發現了。我不自禁地笑道：「這是本詩話，」五個字剛說出來，便想起詩是甚麼，又有甚麼話呢？在這質樸的鄉下孩子的心靈上是否有這個字的形式上的刻印？所以我說到這裏，略略遲疑了一會。

他用右手的兩指掀開詩話的第一頁道：「詩，——話，講詩的詩，我也念過千家詩，沒有念完懂不得，却也有些句子以爲很好看，好聽。這樣吧，請你借給我試試看看，不明白我來求你老給我講講。」

我笑着答應了。於是他便很滿意地挾了這本薄薄的詩話而去。

事務的紛忙與我個人的心緒鬱鬱，十幾天來只是看見永勝照例的奔忙，我忘記了問他看這本詩話的成績。他也沒向我提起。不過有一天我從街上購物回來，那正是晚飯前的時候，忽然聽着一位同事的屋子中正有許多人熱烈着爭論甚麼事。我也跑過去，漸漸的聽，方才明白他們正在議論着永勝。——這公共聽差的弊病的問題。原因是不多時以前他爲某先生買東西有點差錯，某先生叱說他，他又吶吶的抗辯，事過後大家便對於永勝紛紛提供他們的意見。有的說他不像聽差的身分；有的說他好到各先生的書案上翻弄什物；又有人說他有好偷拿東西的嫌疑，以此便有一位多日不得家書的先生道：

「這小孩可怪，他還寫信哩，有時來要信封，但我交給他送到校內郵筒去的信，——那是家信；你

們想都在外頭，家中人還不盼望着等信！每次有一星期家中准有回信來，這一次已經十天了，我終天盼着每次送來一大包信件，老是沒有我的，莫非他將我那信上的郵票偷下來自己發了信？這小孩精靈得很，不可靠，不可靠！……」

這是一個打擊到那些孤身的先生們自私心的提議。於是各人都在計算着他發信與收信的日期，有的因為這幾天發信多更加上不安！其結果決定大家留心偵察，如有發見找到確據，即可執行判決。

我悄悄地退回我的屋子裏，不自覺地也計算我發家信的日期，人類的自私與褊狹，恐怕都是這樣！但我實在覺得他們這論斷遠於事實。四分郵票從人家的信封上揭下來，永勝不會幹這樣令人可笑的事！但從大家對待他的心理上看來，我只有替他歎氣而已！

他呢，經過一次風波之後還是照常的工作，不嬾惰也不灰心。

其實這三四天內各位先生得到家人與友朋的復函並不少，我也是其中之一，於是永勝偷郵票的話漸漸沒人提起。

就在這時候，我有事須到遼寧的一個大城裏去擔擱六七天，臨行時我將房間的鑰匙，還有應洗的一包被單衣服，都交給永勝。及至我由快樂的旅行中回來的那一天的過午，剛到走廊上，却見一位年青的短衣男子在給我開門，我正在遲疑，隔壁的楊君跑出來道：

「回來了，一路辛勞啊！唉！這是新聽差××。……」

「換了麼？永勝」我愕然地反問。

「對。他與各位先生不對，又一天，你走後與×先生吵嘴，事務處把他訓斥了一頓，他便走了。」

開門之後，我在撣理着屋子裏的灰塵，看見床上一大堆新洗的衣服，正是臨行時我交給那走去的永勝的，一些都沒錯。我正在想着這事情的突兀，一會楊君却又過來，將一本小書丟在案上道：

「這是永勝臨行時交付我的，說是你借給他看的一本詩話。」

「啊！」我點點頭沒說甚麼。但是他的質樸的心靈與誠實的鄉野的趣味却隨了這本詩話永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節選北國之春·

白城子中的投影

雖然是設治在二十年前，經過四洮路的修成以及其他方面的發展，在未劃成屯墾區的中心時，不過有居民九百多家。聽說當初設治時連駐防軍營在內只有七家人家。現在我們走在沙土平鋪的大道上，望着整齊的青磚房子，回想那時候一片莽莽的原野，一天沈沈的雲霧，一座人煙稀少的土城，一切都沒有，只是過着原始生活與冰雪奮鬬，不止令人感到時間的轉化的威力，而且知道人力究竟可以補救自然的欠缺。兩天的白城子的遊覽，談論所得，比起看多少專講進化論一派的哲理書明白得多。在這片荒原上不止把人與物爭人與人爭的實情披露出來，就是在榛莽初闢的趣味上也使我感受到不少的「煙士披里純」。

說到這裏，我願意先介紹一點歷史與地理的實情，因為那個地方到的人太少了，恐怕除掉東北的一部分人外沒有多少人能以略略知道這方圓五六百里中的一切。

白城子便是洮安縣城。當初原係內蒙古扎薩克圖旗的一部。清光緒二十九年纔設局丈放地畝，招收墾荒的人民。改名洮安是民國三年的事。本來內蒙各旗的疆界很為遼闊，自從扎薩克圖與鎮國

公旗劃分出幾縣之後，他們的領土範圍便小些了。白城子在洮昂路未曾修起以前，那一幅荒涼的圖畫可以想像得出，遼邊窮民度着混沌的生活。洮昂路車通後，居民也不過九百多戶，商號資本最大者不過五千元。聽說自從十七年冬天遼寧的屯墾軍開往駐扎鎮各旗之後，一切的需要漸增。十八年夏屯墾公署移住這個地方，於是商家日多，而物質的供給亦能從外面時時運到。街市的繁榮與人口的激加，使得這內通索倫山的小縣城日見熱鬧了。

這地方現在是洮昂綫的第二個重鎮，是洮索綫的起點，南有洮南，北通鎮東，泰來，向西北去直通土木局子，便是修造未成的洮索路的終點。一共是二〇〇公里。這一路從鎮國公府往上去，愈走愈高，羣山遠繞，使入了興安區的風景幽美，產物豐盛的沃地。也完全是內蒙古人的羣居處，不過地廣人少而已。

好了，我這點的追溯與說明地勢的規度，就算了，如要詳查須另找專載。

我常感到一切事從新造起是比較的有興味而且容易成功。舊店鋪改換新門面，或者舊式婦女強學新打扮，費力得很。衰老的民族與古舊的國度不要說過去的思想勢力永遠在牽掣籠罩着她，即使想着煥然一新，把人家的工具樣兒全搬過來，全模彷會，已經是要經過多少蹩拗——多少戰鬬。文學家常想在沒曾開墾過的地方下種粒開荒原，的確有他的道理，譬如改造舊體詩總不及從新來創作新詩自由有興趣，且比較上易於成功。白城子就是一個好例。現在我看到了十丈長五丈寬的馬路，

雖沒有瀝青油的精潔，然而在上面散步令人感到闊大的舒適。馬路兩旁全是新栽的楊柳，自然在這裏沒有蒼翠的古柏，沒有大可合抱的榆槐，然而那一片幼稚而富有生氣的小樹點綴在這片平原上，不是可以另外啓發遊人的思感！其他如柴草市，粉米市，菜場，都有一定的地址。沒有那些舊城中的擁塞，爭吵，以及滿街的腥臭。電燈廠，電話公司，無線電都有，居民在這些事務上所享的物質的幸福，並不下於津滬平濟的人們。這裏誠然沒有可貴重保存的古老的文化，然而易於平空建造起理想中的樓臺，不也是大有希望麼？過去的文化的遺留，能以動人的美感，使人有懷往的幽情，知道古代的生活的片段，不過牠的眷戀的心情，與捨不掉打不碎的為難狀況，也足以阻礙新機的發展。比如最古的國家，與最老的民族，愈是有其久遠的文化史的，現在怎麼樣還不是被物質的暴力壓搾出他們的保守的血汗？累得擡不起頭，掙扎不起疲弱的手臂，徒發出呻吟的懷舊的怨聲。有何補益？

像白城子這類的地方，正是一片新土地的開闢。你看沒有幾十年以上的房子，沒有威儀森肅的古樹，沒有傳統的牢不可破的種種舊習，一切的人全在為生活的競進而奮鬪。在這兒不能安享幸福，不能悠然地暇想，而且也不容許你只在做沈迷悽戀的好夢。有的是膴膴的田原，待人耕墾，成羣的牛馬待人牧放，一切要你一手一足的力量與辛勞的興趣！

據說在初設縣治時，也是土打的城基，後來頹圮了，如今連一點的土牆隴也看不出來。不用說小

巷子，石牌坊是沒有蹤影，就是舊式的衙門，廟宇類的建築，也見不到。盡是南北東西十字式的寬廣道路，大街上的兩旁店鋪的房子一律嶄齊，用不到截長續短的翻修。雖然限於物力沒有鋼骨水泥的高樓大廈，然而那青磚黃泥砌造的房子，却另有一種清新純樸的印象。最大的公署是在這城的北門外的西端，雖是佔地不少，其實也是土階茅茨，一色的黃土圍牆。至如縣政府不過是等於內地鄉村中的一個大農家的住院，而縣教育會商會等的公所，或者是小鄉村中的舊書塾式幾間小小的屋子而已。就是中學生的教室還是一例的土地。你就可想在那邊的青年與學童不會有內地的革履西服與講究的衣服了。我所見的幾處公務人員差不多都是藍布大衫與極粗的藍呢或青布制服。除却在屯墾公署中的上等職員外看不見西裝的衣影。有時幾個穿了油污可鑒的黃紫長衣的蒙古哥兒在街上閑踱，其餘的多半是短衣的農工與青布衣的商店小夥。

因為貴君的介紹，我得與他的同學，這邊的縣立小學校校長黃子佳君——一個蒙古人的新青年——談過一些話。他是一位二十四五歲的青年，一見面自然看不出甚麼來，面對面的審視，也可看得出他也有他的種族的微微高起的顴骨，與略向上斜視的眼光。他已經移居洮南兩代了。所以言語文字是完全漢化。然而他的家庭上仍然說蒙古話，重要的家事遵守蒙古人的禮節。他能在這邊任小學校長，足見他的力量（這不是虛妄的推測）他態度安靜，富於作事務的毅力。他曾告訴過我一些蒙古人的事與其感慨。他承認蒙古人的愚弱，但不相信他們是那樣的笨與不可救治。他也感到漢人

對於他們沒曾盡提撕導訓之責，並且缺乏諒解的同情。他十分誠懇地說：

「外間人很少知道蒙古人的狀況，差不多的漢人提起這些還生活在遊牧期間的民族多存着一份鄙視的心。在這邊更少有關內的有智識的人來遊覽。我很盼望你有這次的經歷，回去之後用文字宣傳宣傳我們的痛苦，不要使有智識的漢人只是鄙棄我們而不盡啓導獎掖之責，那末我要代表我們的族人向你致謝！」

當時我聽他說過，眞感到一個民族的衰殘的痛苦。黃先生是有近代的民族意識的，他不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騎馬好飲的蒙古人好得多，就是比起一般的國內新青年來，他的清醒的民族意識也還重得多。他又告我蒙文的構造，我請他將那些字母寫出來，讀給我聽。雖說是文字簡單，然也有種種的變化伸縮。不過他們的讀音全是厚重的舌喉音，輕清的極少，這足以證明他們的言語還未有多方面的發展，其文字的不足用也可想而知。

我在這城中曾遇到一位鄉間的村長，他說他們的鄉村只有幾家，已是較大的了，生活是種地，種菜園。曬大糞，近來的蒙匪，因爲自從開辦軍墾以來消除了好多。他是個紅紫色臉膛的誠篤的中年男子，他說話時謙和的笑容常常堆在臉上，對於他與他的村子中人的現在生活似乎很滿足。他以爲有漸漸開墾的土地，有溫暖的陽光，有建築得厚重可以禦風的房子，在這裏沒有戰爭，沒有搶掠架人的土匪，沒有很苛重的捐稅，更沒有古舊地方的禮俗上的煩擾。他與他的

同伴們安靜而奮力地維持着在這片新生地上面的生活。他不想一切的不平，與辛苦的掙扎。從他的臉上的表情看來，也不見一絲毫的憂鬱，焦悶，或悽惶的秋氣如內地的農人似的。

在街上走，見到的各種用具的出售，最多的是鐵器，也就是田地的工具。有的在櫃臺上，有的在大道旁擺着小攤，盡是新由鐵匠的手中造成的犂，鈀，鋤，斧，釘子，鍊子，圓的鐵釜，尖長的鐵鎬。生意一定很好，不然不會有這些的供給者。那樣精明的銳光與沈黑的堅實的面目，耀着日光，躺在軟軟的土地上，期待他們的售主。這是一幅新生的地方的樸野而有力的圖畫。

然而這裏不止有工作，也有那樣俗靡浮蕩的娛樂，在偏僻的街道上有小戲院，唱着在這個地方流行的皮簧戲。對面的幾條小巷中有不少的女人，也如遼寧的任何小城市中一樣。肉的出賣是普遍的流行着，不過據說在白城子的賣肉的女人却只供給那些洩慾的兵士與勞工。她們在巷口上出入，極低極賤的人造絲的不入時的旗袍，紅小襖，青馬甲，一遇到只能給你留下一堆粗料脂粉的晃影。賣君指給我看，並且說我們可去參觀，如果你願意去的話。我終是有點無形的意識支配着我道：

「你瞧，這些樣子我們那能去？——」

「呀！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說你去看一躑，並不要你去坐下吃茶，這裏無妨的，我們儘管去看看，即時出來。」

於是便檢了一家門口，從矮矮的黃草門下走進去，我用手絹堵住鼻嘴。怪極了，這是我第一次的

創見。原來一列北屋全是有可通行的道，每一個木床一邊有半截土牆，牆外便是從入口到出口的通道。自然這是每一個女人同她的需要者的放肆的地方。想來是不管白晝與暗夜，這一隅的佔有便可為所欲為，不管隔壁——半壁外的事了。來來回回的女人們，肥胖與黃瘦的種種我倒沒留心。她們看見一個穿了藍制服，一個套着絨大衣的我們走進去，似乎都疑惑地看一眼，不說甚麼。我走在前面，穿過這一列有六七個半壁的長屋子，便跑出門外。賈君在後面道：「還看別處麼？」

「不。」我皺着眉道：「可以，可以，不必再到別家了。」

我出來想，既然這新地方一切都要從新造起，為甚麼容許這些可憐的女人們在此作這樣的生活？不很容易麼，這裏的主持市政的說一句話，便可消除了這有新規畫的地方的汚點；又一想，也許他們沒有辦法，為暫時求市面的發展，故不能不有這樣的制度以作招徠？然而我雖然在這片新開發的土地上也感到所謂人生與罪惡俱來的話不是謊言了。

在這裏經營飲食店的都是天津左近地方的或山東人。寬廣的屋宇，大火炕，滋味豐美的肉餃與大碗的鷄麵，是一般人最喜吃，價也最廉的食品。

總之，兩天內的荒城（其實應該說是一個新城）所見，無論如何給我的清新空闊的意念，比較煩厭的觀念為多。每次旅行到一個新的地方，牠能將牠的新奇與特異的趣味展開在你的面前；不過中國的舊城市的隘狹髒亂，不容易令人有好感。到這裏究竟是創始生活的分享，牠能把牠的闊大的

胸懷與清明的面目對一個遊人裸露出來。

·節選北國之春·

夜話

本是想不到的遇合我不知道在這屯墾區的總頭目K君原是十年前的舊同學。我為調查情形的便利上起見，拿了介紹函到他的衙門中求見。我想至多他們派個秘書與我談談，給我一點文字的幫助，此外我並不想格外有甚麼知道。幸得這位久慣於軍人生活的K君他一見我的名片，沒曾忘了在校時的友誼。我由他的副官領導與他握手之下，才由他的面目上記起了我們在很年輕時的熟識。原來他在中學校時比我早兩年，廿歲後他就投效軍校，經過幾次劇烈的苦戰，東渡日本專習炮科，他又不用原名，所以我竟一點消息也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複雜，十六七歲時候同住在一個學校內同在一個球場鬧着種種的把戲，同在一個教室裏頑皮地又是很糊塗地讀着淺薄的書籍，但時光的輪轉輾破了當時見慣的青春，各個人盲目似地在人生的急流中亂撞，眞的若干年後的重逢，彼此知道各各受了社會的另一種的薰陶，有自己的理想與所尋求的目的。無論如何的歡洽高興，終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了！當我同這位身軀高瘦，面皮微黃，留了上脣的短鬚的軍人在他的辦公桌前第一次握手的時候，大約我們彼此會記得到大明湖邊上那時我們的生活。他的眼不大，然而剛毅的光却時時向

四周流露。從他的態度與言語上看來，這十五年的訓練使他完全成了一個新的軍人了。他問過我過去的種種生活，又堅懇地請我到他的公館裏住宿。因為有些他的部下等待與他會面，我便走出了那一帶矮矮的土圍牆的公署。

我彳亍於修長的馬路中，迎着過午的冷風頗頗歡喜！這位老朋友自己能夠找尋他的道路，他能在這個窮荒地方從新開創一切，足以見出他的識見來。我更欣幸我此行不虛，可以更詳悉知道這一帶的詳情。

便這樣，我在他家裏住了三宵。除卻我往葛根廟旅行與白天的參觀一切之外，他每晚上同我在他的收拾得頗雅潔的小客室中談話，直到十點。我們所談的範圍很廣，往日的同學生活中間的各個人的變幻，政治，日本情形，專門的軍事知識，十年前的文化運動，國民革命，山海關前的苦戰，炮，日俄的情勢，興安屯墾區的歷史，尤其是談話的中心。他更高興地說教育，而十分疑惑與憤憤地訴說人才的關係，道德與知識的奇怪問題。他是軍人，他也是專門家——當他說起他學習炮術的經過與日本中國在軍事中之炮的比較，我真不能贊一詞，只好靜靜地領會。這完全是「耳食」的識見，然而他不但不是舊軍人的空虛與浮躁，他對於普通的事都有他的頗高明的見解。也因為經驗的關係，對於地理，開礦，內蒙古的種種民情，習慣，他的確能知道的很多。我在這邊第一次見這樣的新軍人，他的知識與經歷，以及公明的議論，誠肫的態度，很有吸收一個人的視聽的力量。每當我們談話時，照例他養的一

隻意大利種的小毛狗卧在圈藤椅子的旁邊打着鼾睡，他時時立起來在磚地上踱着，那一隻拿着香煙的右手常常在空中畫出半圓的圈，彷彿表示他的興奮。

一個性格較堅定的人，無論如何不容易使他失望。我這位老友雖然僻陋孤寂地在這片冰雪荒原中籌畫着一切，他不缺乏的是未來的希望。他以為由洮安起向東面去連接着黑龍江省的大部邊境。這些曾經蒙古健兒在昔年馳騁過的土地，有多少的寶藏，大的樹林，已經查勘出的煤礦苗，將來可變為肥沃的荒地，現在在他手下監督着修的洮索路已經有大半段的通車，再至幾個月或者可以修成，有了交通的工具，自然一切事業便容易着手。他們想着當鐵路到達索倫之後，如有可能，便從事從索倫延長直通滿洲里，以後無論是平時的商務，戰時的軍事，運輸，都可避開南滿中東兩道直達臚濱。如此，從北平起可以不乘日俄的火車能到極東北的邊地。而且興安區中愈往上去，氣候雖較冷而頗有調劑，植物繁生。呼倫貝爾多的是魚鹽之利，索倫山周圍一千餘里之內荒地，開墾過的怕連百分之幾還不到。關內人多地少，連年戰爭，村落破壞，許多農民爭着跑到東北去，而這一帶地方因從前少人經營，移來的墾民並沒有多少。總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實業的計畫上，這位軍人都誠熱地同我談過。我覺得他在這地方兩年以來的經營頗可贊美，像我們甚麽事不能幹，藉了口與筆在社會中虛浮的度日，終日裹嚷着想着些微細的事物，瑣碎的構圖，或者披覽，整理，復述些新舊書籍，這些乏味的動作，究竟於人的本分上能盡了許多？能否補益有助於我們的兄弟？我們誠實的回想，至少我自己眞

覺得黯然！我沒想到在這片窮荒中，親眼看到老朋友領導着一些人胼手胝足地作這樣新生活的開創。同時感到所謂文人的空虛可愧！相形之下，我們何嘗及得上一個築路的工人，與收穫的農夫。

K君尤其關切的是日本人在東北的威脅，他曾告訴我在東京炮兵專科學校中的經驗。

「本來我是以營副的資格去的，這不比士官學校，凡是持着一個師長的派遣公函，無論資格如何便能入校。即在日本，這專門的陸軍學校也是為中下級的軍官預備的。那時中國學生在這校內的只有三五個人，有幾個現在已是南方的軍部的重要人物了。現代的軍事教育，高深點的都是專門的科學的訓練，尤其是炮科。這並不是體力的比試，在近代戰爭中還是居第一位的利器，說來實在複雜。三年的時間，使我明了一切需要科學的重要。你不要以為軍人，軍人一提到你們的筆下，——尤其是聯想到二十年來國內軍人的混戰，便無好感。即偶而說幾句公道話，也無非從溫情的人道上稱許我們這些玩弄鎗彈的人的反省——本來這沒有甚麼詫異，你們的經歷與想像也只能這樣訴說你們的情感。——你注意，我是說你們的呀哈哈……！……戰爭是人類的罪惡，不錯，可是這一個大錯不能加在現代的軍人身上！還得找哲學家，人類學家追究追究人類的本性的問題。是一種事業，就應分有人來幹。你想我們這一行，不能算職業吧？可也難說。……仍然還在帶上面具要互相吞食殘殺的世界中，我們不敢自稱是征服反對，正義的武士，——其實又有多少人敢自己放下屠刀，便可使世界斷殺，那是卑弱的自欺的話。等到人家用手打在你的右頰上時，難道便從容地

將左頰獻給他麼！這些話不必提，無論為何，現在立國不能丟開的軍事。我們這衰老的國家，既然要列於近代的國家之中，不論其他的一切是否科學化，就軍隊的組織與軍器的設備與應用……我們的軍隊真的還沒有脫離開十八世紀的範圍。有的是人，吃苦，跑路，受凍，只科學的比試，一個炮彈的製造，裝置，搬運，預備射放的程序，射放的方法，——測量力量等等，這不用說，找一位菲洲的蠻人或鄉下老來要白看，即是受過軍事教育的普通兵，他可奈何這科學方法的機巧。……

一日本人預備戰爭久了，自從日俄在我們這一帶拚過生死之後，他們一步都不肯放鬆。歐戰期間尤其是他們發展一切的機會。……滿洲問題是他們的中心對象，這裏說不到甚麼公理，正義，世界上原是由人的解釋不同而生出的差別，到現在還不是只有利害而無確定的是非麼！人家實地的爭利害，我們那些紙上片的公理那能弄來嚇鬼！……話說回來，講軍事的科學化，朋友，且不必拿日本四十二生的的大炮與中國比，——從實說中國最好的炮隊人才，戰器，還是東北多些，——就說這一尊大炮照例的要將近一連的炮兵侍奉牠，到了危急的時候牠方能施安置的小鐵道，運送炮彈要展施展牠的力量。要攜帶隨時用電力，將大的炮彈裝入鋼管。……那些手續說來，誠屬麻煩，的確放射起來沒有小炮的省事，然而你明白這一彈的力量要毀滅多少的建築與人的生命！至於飛機戰，壕溝戰，……那一時在戰場能離開科學。我不是說發明摧毀一切的科學器具，使算是人類的功績，但相比之

下，像我們只能肉搏，只能靠熱血去爭公理的，究竟那一份是可恃？……」

他隨手從小書架上將種種在日本所得的軍事練習的照片取下來指給我看，騎馬的姿式，與操演的行列，這都不奇，惟有日本最重的炮位使人看了覺得悚然。他又說：

「你不是說在南滿路左近所見的種種情形可以付之一歎麼啊！老是一歎不好幹甚麼用的，我們幹這一行的也常常計劃，——因為中國只是空喊着收回旅大，收回旅大，到底只是吶喊而已。其實喊的人力氣已竭，怕他們早將這片土地給換了顏色。日本人圖謀中國的野心，早晚須有一戰的決定！……」

「果然是需要一戰，依你看應該在那一年？」我不禁地追問。

「這倒不能確定，日本人自然也不是敢輕言與中國宣戰，不過他們對於滿蒙的企圖一天利害給一天。時勢的迫促，往往比預定的時間還要快，到了時候也或者能遠過了他們的預定期。中國呢，可以一戰，——你明白這一場可怕的糾紛，不是如此終無了結之期。——這須要中國將海岸線的口岸拋棄，誘敵作陸上戰爭，以中國兵民的力量避免正面的大戰，作襲擊與不定形的爭鬥，確能勝任，可是相當的犧牲自不能免。政府最好往四川移，在中原地方與之相持，若能堅忍到一年半以上，即使沒有別的國家的干涉（其實這是一定有的事）日本也就毫無力氣了。而且他們國內必有革命的爆發。但現在嗎，怕還不容易，這是要全國人一致力的團結，雖有苦痛不容返顧的重大犧牲！……前年中東

戰事，梁旅的抵抗力想來都聽說過了，後方還曾有援兵麼？軍器，軍需的接濟麼？可憐！那些兵就是那樣甘拚命，在雪地裏埋了屍骨，戰事又那是兒戲的事？……」

在香煙氣味彌滿的客廳中，我聽他說了這些所謂「語重心長」的話，頗覺得人類的前途茫茫，而多難的中國究竟要走到甚麼地步？像這些問題，嚴重地想起來，我眞不能說甚麼，他也低着頭來回走着似有無窮的感動。一會他止住脚步又道：

「我當初同了×軍長到這邊來，一切的規畫幾乎全是我主持的。為開發利源，為創造新生活，都是，可是我在關外十幾年親受的帝國主義者的勢迫，覺得來幹這類一些人不願幹的事，在這片土地上的一切預備，都是從根本上着想。論我的知識與個人的習慣，我還是覺得幹我的炮兵生活痛快得多，然而走不脫便只好耐心作下去……」

我們對於這一方面談的話自然還多。他又告訴我開始經營時第一年的軍墾的失敗，原想照永久的屯田方法，而為剽服剽掠的蒙匪起見，兵士們不能常常用火犂耕地，和土建屋，一年之中倒有半年須預備與那些勇敢的蒙匪拚命。所以現在只好暫將這一條計劃收起。完全希望關內的移民來此開墾。上年曾有一部分的河南山東的難民來，由大連起，車船的招待，好容易到了，分別的安置下。說盡候的不適還是小節，最重要的卻是他們的老小無能力者太多，壯年的男女本來可以奮勉的工作，然而那些坐食的老弱卻在無形中分了他們的勇力。這是一點經驗，在努力於創始的時期最好是年青

人的勇敢，與不缺乏的熱力。所以對於以後的移民辦法也有重行改定的必要了。

像東北的邊防，交通事業，出產，行軍的方法，在靜靜的春宵中他說得太多了。我沒有更靈活的筆墨寫得出來。總之，他有多方面的經驗，而腦子中又不是一個欠少較高遠的理想的人。他用鐵一般的意志，咬着牙幹下去，領導着多少專門的人才（他將他的公署的職員表給我看，十分之七都是習農林測繪陸軍工業的人去擔任各部分的工作。）沈默地在這冷僻地方努力，幾年之後我盼望他們有豐富的收穫。其實每件事情的進行之中隨時的困難自然相伴發生，他也曾憤慨地說過多少新青年，——方出學校的尋憑意氣的青年的誤事，以及只有智識的教育却沒有品格的修養者的人，很容易腐化，他舉過他們這邊的幾件事，恕我在此不必記下了。

幾年來我沒曾聽過這麼時間久的切實的談話，因為一切都是計劃實行，不是空虛的嗟歎，不是誇飾，更不是廣博精奧的眩耀。他是那樣的人，——像是努力於力之揮發，與按步實行的人。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的精神所在了，雖然我不能完全與他的思想相同。在這邊他是忍受着孤寂的，除了他的夫人之外，他家中只有幾個勤務兵與一個副官。因為他頗為嚴厲的關係，我在那裏住了三天，沒見他的一個屬員到他公館裏去，沒有牌聲，沒有酒香，他常吃素食看書。喂了一隻灰鶴，一隻小狗，下班沒他的生活就在這些事上，這似乎不是沈溺於現代都會生活中的人所能忍受的。所以這老朋友的會談，使我的精神上快慰不少，而且覺得一個人的生活無論照那面走，應分是這樣活潑，有力，才不會感到空

虛與失望。

這不是專爲一個人寫照，我認爲在中國的各地方中很需要這樣咬着牙硬幹的人。

·節選北國之春·

墳園中的殘照

極樂寺的硬造生拚成的東方趣味，遠不及那並不是遊覽勝跡的兩處外國人的墳園使人感動。據極樂寺的碑文上說，是十六年（當然是民國紀元）甚麼長官軍官之類的大人們醵資建築，此處破天荒的叢林。大書深刻地高大的新碑，在方磚的中間矗立着紅漆金邊的佛門，南北對立的鐘鼓樓，看去像是用木架搭成的。向東的大殿中自然也有三尊大佛，兩旁十幾個羅漢努目揚眉，或是低眉合目。還有由西湖某寺搨來的百八羅漢的石刻像片在閑屋子中懸掛着。除此外有在寺門口值崗的警士，深色衣服的幾個僧人。好在太新了，全院子中沒有一片苔蘚，沒有一塊破碎的磚石，粗雕的石獅，耀黃的大香爐，我們在裏面瞻禮一過，我總替這殿中的幾位尊佛們感到寂寞。佛家會嫌寂寞麼？空山古寺，懸崖唄聲，這不都是出家人幹的生活？極樂園隔着繁華的市內有十餘里，在這片平原之上，撲面的朔風中有此水門汀琉璃窗子的寺院，難道不是清修之所？這不也一樣的寂寞麼？但我的心理上却總感到這個建築物嵌在一處極不合適的空間，又加上嶄新的廟貌，逛來逛去找不出甚麼意味來。

出門去，與開車的破衣服老俄人說了一句，便風馳着往俄羅斯人的公墓去。

記得友人落華生曾說過一句：「中國人是有上墳癮的。」不錯，我也是有這麼樣的東方趣味的癮的。小的時候讀聊齋每每愛看文士野居，與墳為隣的故事，又記得讀古詩十九首到「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等等的句子，每每使我的童心中生出許多幽渺的遐想。這或者是個人的趣味，與幼時的讀物的影響。總覺得一個生力活潑的人踏足到叢葬了過去人的地方中間，即使沒有「幽室一閉，千年不復」的悲哀，然而踏着青草的墓地，聽着蕭蕭的樹聲，再加上四圍變化的景色，那荒殘的碑碣，冷硬的土塊，「萬歲更相送，「年命如朝露」的不能自己之感，牠會自然迸入你的心頭。本來生命原是一個奄忽不易捉的謎，影牠使你不易了解，更使你無法隨手可以捕捉得到。世間有幾個聖哲能以從萬物並作之中以觀其「復」，又無術可以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這生與死之間確是人間的一層打不開的魔障。生之國內誠然是辛勞，苦難，從初有人類直到現在的物質文明的發達，人人都是掙扎於生之流中，以自勞其生。雖然這樣，人誰願拋卻了這複雜的人間呢？因為不願，不肯，不甘心棄卻人間，所以對於永久安息的死的關懷，便成了多少詩人哲士的吟詠討論的問題了。

正當大門後面，一座白石的大十字，還有輝煌的金字刻在上面。幾株刺槐在寂靜中搖動他們的新葉，其後便是數不清的墳碑。自然在此中也有階級的分別，豎立的十字架，雲母石的，精鐵的，粗石的，木製的，大小不同。而墳臺上有的披拂着小花草，有的有鮮花圈，有的便只是一個冷清清的石面。每一個墳墓上都刻着死者的名字，間有較多的字，大約是略史了。可惜我們不通俄文，不知在這些符號之

中告訴人間的是些甚麼事。墳園中收拾的頗爲修潔，幾條土平的甬道，與小塊草地，雜植不少的不甚值錢的花木。這比起中國的白楊荒墳的景象來好得多。然而比起西湖的山中的墓田的天然勝景，覺得這樣羅列的「土饅頭」也未免太平板了。講絕對省事的話，還是火葬來得乾淨。日本人雖是一切的政化力追歐西，而獨要保存這樣「蠻跡的遺風」，却不爲無見。中國人以一家爲單位，向來是講究「堪輿學」的去選找佳城，即是曠達點的文人還想「埋骨於青山佳處」。而西洋人也還是葬於公地，立石爲紀，「死生亦大矣」的思想，西洋人也不比這講究送死的中國人高明得多少。其實一陣烈焰之後揚骨成灰，早早將過去的人身的物質與牠們原來的化合多省事，實行「死欲速朽」的辦法，日本人是比較徹底的了。

我在這些亂墳中間這邊那邊的低頭行去，有明麗的殘碑，有生意蓬勃的草木，有三五個歸巢的烏鴉，並不寂寞，也感不到幽森。只是對着這些陳死人的宿處，想到人生的嚴肅，眞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是不會有深沈的感傷的。陶淵明不是說過麼，「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一生與死誠屬人生的大事，然而這點界限是我們更共的事，英詩人葛雷的話說的更乾脆：

The boast of heraldry, the pomp of power,
And all that beauty, all that wealth e'er gave,
Await alike the inev'able hour:

The paths of glory lead but to the grave.

這同歸於盡的感懷，凡是詩人到這種地方是誰也不能免。不過我們因此卻更應該珍視生，與對於生更應持一種嚴肅的觀念。不可因為有終歸一個土饅頭的念頭，便將「生」來毀滅，拋卻，與玩視了。

本來對一切事見智見仁各有各的心思，不能從同，也不必強同。比如那看守墳園的人，他終天對着這些死的紀念物能有甚麼想頭？一年中不知道眼看着多少棺材送到這片土下埋葬，多少男女到這裏來獻花憑弔，甚至哭泣，憂思。平常得很！想來他看得頗淡然了。其實根本上沒有眞象，可以藉用一個名辭，一切都是「假象」。於是利害，是非，與笑，咷，喜，哀，糾纏不清，也因有此世界上才有不一律的花樣，供人把玩，費人索解。

我正在草地上幻想着無窮的無窮的這些事，張君在前面招呼我道：「快點，出了後門，還得去看猶太人的墳。時候不早了。」

·節選北國之春·

中央大街之夜

在這東方莫斯科的俄國化的大街上，夜的生活比白晝有趣得多。我眞驚異這些閑人們的逛街的心理。從黃昏起直至十一點，每晚上你投入這條明麗繁華的街流之中，你便被那些具有特別臭味的俄國人擁擠得隨着他們東衝西撞。本來在這條街的行人道上，差不多每個大商店前面設着鐵製或木製的長椅，即在白天也往往坐滿了行路的人。不過在電燈明後極不容易找到一個空座，彷彿戲園中預先包廂一樣。那些綢帕布頭的老太婆，花白長鬍的老人，絲襪畫眉，高跟鞋的年輕女子，提了種種的手提包，挾着手杖，這邊一列，那邊又一列的走着坐着。却又都不能沈默，儘着談。他們大約是每晚上除了逛這條大街之外，沒有別的目的。兩旁的行人道雖然不窄，還是得擁塞着走。許多人都是從街的東端走到西端，又返身過來再走，他們的走，不是徘徊也不是縱眺。這樣來往的奔，有甚麼趣味？我是不能了解的。本來在哈爾濱的大街上，晚間絕不似上海南京路中各商的交易熱鬧，許多現代式的奢侈品的鋪子，晚八點差不多都關了門。只可從玻璃窗子外看看那些精美的器物的照影。又沒有多少大遊戲場可以吞吐着出進的人羣，除了盪在浮空中的近代電火的慘白輝光之外，使是許多全休息

於夜幕下的建築物。然而那些鵝卵石鋪的街道却被那些複雜的俄國男女在夜中踏遍。俄人眞也可以說是複雜的了，除却新興與沈舊的赤白的政治思想的分類之外，這有小俄羅斯人，高加索人，近東的俄人，統言之，自可說是俄僑，詳細分析他們的族屬却也複雜。然而這許多在夜道上有散步嗜好的俄人，却都是白俄中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至於如在青島所見的手提籃子背負毛毯作小負販以求餬口的，與在上海閘北每天須求工作掙得幾隻小角子以充一飽的俄人，在哈爾濱自然不少，然而他們却絕不會披了殘破的外衣，穿頭的皮鞋，黃昏後到這條大街上作從容的散步。的是爲娛樂，無奈那些窮俄黨沒有生活的餘裕，所以也沒有這麼悠閑的心情了。也因爲在歐戰前這裏便是俄人的居留地，多少商人資本家都隨了飛鷹旗徽的勢力到北滿來想發財，俄國的革命期間又從他們國內跑出了不少的不行時的白俄。所以雖然他們的國內是一個樣，然而僑寓在這裏或已入華籍的白俄的小資產家仍然能以安舒地享受他們的快樂生活。凡在這裏細細留心過的，却能明了白俄的勢力還是不弱。雖然在大道與僻巷中常常有赤白黨人放手鎗拚命的事，然而在商業上白俄的力量仍然雄厚。他們在這片土上將永遠忘却了他們的故國，因爲飲食，居住，社交，遊戲的趣味，還是他們舊有的典型，只是有生活的餘資便可得廉價的享受。他們以爲屬中國人管轄橫豎比鮑爾塞維克的黨權來差得多，何況他們還享有種種優待之處。

所以他們用皮大衣包裹着軀體，心廣體胖地在大街中晚上消遣他們的良時。

雖在逃亡中，這階級的區分與生活上的分享還是一樣。

我同王君每晚上到大道上去觀察這些潮湧般的人流，一個樣每晚上都不差異。雖然這在我們看來覺得沒有甚麼趣味，然而他們生發的興致與矯健的脚步，冒着冷風來回的奔，比起我們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後到賭場，到宵夜館，到圈兒樓，總還有意味吧。

雖是流亡的白俄，但仍然是強健的斯拉夫族人。

一九三二年八月。

·節選北國之春·

海濱小品

夜遊

南海岸上的大飯店的琴韻悠揚中，我們迤邐地向海濱走去。微挾涼意的風吹着紗衣，向上面捲起，頓有毛髮灑然之感，並無一點的汗流。在散雲中的月色，尚一閃一藏地露出她的媚眼。道旁西洋女子的革履聲登登的走在寬潔的路上，來回不斷，時而一陣帶有肉的香味從臨街的紗窗中透出，使令人覺得這是近代的濱海都市的嬌夜了。

到棧橋的北端時，人語漸稀了。沿海岸的石闌外的圍松，如從戰壕中出隊的戰士似的，很有規律的排立在一邊。濤聲也似乎沉默着，來消受此靜夜，沒有多大的吼聲。月嬌嬌地，風微微地，氣候是溫和而安靜，人呢，正在微醺後來此『容與』。

及至我們走上那長可百數十米達向海內探入的棧橋時，陡覺得涼意滿胸了。上有淡明的圓月，下臨着成為深黑色而時有點點金星的閃海。時而一陣陣的雪堆的白綫掠上灘來。四週是這樣的靜謐，惟有回望的繁星般的樓台中，時有歌聲人語，從遠處飛來。

『我就歡喜這裏，又風涼又灑脫。』我的表兄C說；『地方眞的不壞！就是這樣幽麗，温靜，而且濱海臨山的異樣的小城市，在全德國中也找不出兩三個來。……』陳君接着說。他是位新從德國學醫回來的博士。

棧橋的北段，是用洋灰造成；而南段却係用長木搭成的。當我們走上北段時，使聽見前面有兩雙輕重相間的皮履聲在木製的橋上緩緩地走着，因爲他們談着話直向前去，我一個人使落後了。我憑着鐵索向下聽那海邊的水聲，有時也望一望南面的海中小山的燈塔，全黑中時有一閃一閉的紅色燈光在水面晃耀，使似含有豐富而神秘的意味，耐人尋思。

我正在撫闌獨立，正在向蒼茫中作無量尋思時，忽而在以前聽見的履聲由木製的橋南段走到了我的近處。在月光之下，分明的兩個長身的影子是青年男女二人，正並着肩緩緩地向北面走來。

『不必尋思吧……你每逢着到這裏，就想起那個孩子，一年半了！……』穿了淡灰色甚麼紗長衫的男子，側着頭向他那身旁的女子這樣說。

那位白衫灰裙，看去像是很柔弱的女子，却不即時回答，只幽幽地向海波吐了一口氣。

『實在可惜。想你自從同我，……以後，有這樣的一個孩子，眞不容易！也難爲你天天分出工夫來去餵乳，可是死了，……算了吧，這麼長期的憂鬱如何得了！橫豎也乾淨。……』

『人不下生纔乾淨呢！早要各人乾淨，何苦來先要我們。你只曉得，……我甚麼心也沒有了，……』

女的幾乎是哽咽的聲音，略帶憤然的口氣說。同時她也立住在棧橋的中央，向遠處凝望。

男子默然了，過了一會，却又申述一句：『咳！你還不明白若是孩子生時，看作若何處置？你呢，受累終身，誰有地方與他，人家還不是說是私生……』

『甚麼……哼……』女子緊接上這三個字便一摔手向前走去，男子便也追着向北邊去。在她的後面，彷彿說些話，但濤聲與風聲相和，我立在前面便聽不出來了。

過了有半個鐘頭，我們同來的伴侶又走在一處了。三人足聲踏在細砂的坦道上，沙沙作響。月亮已脫出了雲罅，明懸在中天，道上已沒有許多行人。

陳君說：『爽快得很！可惜這月色尚不十分乾淨。……』

『月亮不出纔更乾淨呢。……』我接着說。

『雲，君，你說的甚麼話？』

我沒有理由答他，便默然了。只有遠處的浪花濺濺作聲。

笑逢

『沒見向那裏當尼姑去？……橫豎逃不出命去！……』

『不要難過吧！好好的，你看，你要哭了，哭哭吧！怎麼今天臉還沒光？昨兒晚上睡得很遲吧？』

『兩點了纔睡覺。不是過堂來了麼！……』她口裏慢慢的說着，便將鬆鬆地的辮髮側在一邊，屈了

右肱將薄紅的腮頰向文蓆上貼着，現出嬌小柔弱的女孩兒淒然的嬌態。她接着歎了口氣，但那是極微細，不留心還聽不出是在吁氣。她便幽細的唱道：『思想起老爹娘！……』的皮黃腔調，然而也只是這一句，在悽惋的搖曳聲中，使咽住了。即時她的圓弧形的眼臉下，水汪汪地，彷彿如冰浸的精珠，明亮而玲瓏。

『她又不打你，還算好呢。你眞是小孩子！來，我同你說個笑話：—聽着，一個姑娘買了一個玻璃球，又明麗，又柔潤。有一天她在水池邊遊玩，看着水色異常的澄鮮，她便將玻璃球放在水中。……』

『以後呢？』她側仰起面來看着我，帶着有趣的疑問的意味。

『以後玻璃球被水裏的魚吃了下去，後來這魚被海裏的王后老蚌拿住，將球放在她的宮殿裏，成了夜明珠。……』

『你喲嘴！我不信那小姑娘就不去撈回嗎？……』她輕輕地打着我的手臂。

『誰說不是。一天小姑娘去與蚌王后交涉的時候，蚌王后說：「這也可以，倘若你把你的眼珠挖給我，我便還你那夜明珠。」小姑娘着急了，便哭起來。那知她這一哭，一滴一滴的淚珠全滴入海中，那些蚌王后手下的蚌宮娥，蚌公主等，都各人將這位小姑娘的淚珠拾起，懸在屋子裏，也都成了些小夜明珠，珠光照耀着，全個的海，連海水都通明了。小姑娘這纔明白過來，咬着牙道：「早知這樣，我連一滴眼淚都不掉下來的。」』

她初時正用花綢抹着眼角，聽這段故事聽完了，她便將花綢一丟說：『你眞會！』說着便要堵我的嘴，我便握着她的手道：

『說笑話呢。不，你又要哭了，我又不是蚌王后。……』

她便幽幽地強笑了一笑，重復半倒在床上，她那腰下的紗衣摺起，她也不管。

傍晚的海風由窗幕的紗紋中吹過，分外清爽。將床頭上的茉莉花穿成的髮押的濃烈香味散開，滿屋子裏全是花香了。她終是不歡，躺在床上，我也無聊地只靜靜聽窗外喊賣『愛司光來姆』的聲音。案上的帶翅子的安琪兒式的小金鐘，不遲不快的走着，除此外只聽得隔室的笑語聲了。我便將頭靠在軟枕上，握住她的左手，沒得話說。

『你幾歲來的？』忽然我有了問話的材料了，在這個幽沉的時間裏。

『七歲吧！記不甚清楚了，總是在這種年紀。』

『你是由那裏來的？家呢？』

『是T地方，……』她似乎更觸動鄉思了，這句話答得沈重而微細。

『噯！還是鄉親呢，……你家裏還有甚麼人？……』

『管呢，有爹，有媽，有兄弟！……』

我便不再敢往下問她了，其實也是不願再往下追問！我在這片刻中只覺得一陣淒切的心思，將

一切滅却，執她手的右手，也有點微顫。

沈寂了一時，反是她坐起來，用手掠了掠額髮道：「你看我養媽要去當尼姑呢！她說是看破了，甚麼也不願意，只要我能養活她，她便在家修行。……」

『為甚麼修行要在家裏？』

『她說到山裏，或是縣裏的尼庵中去，更不清靜。那些姑子們橫豎夜裏不在家，她去過的便又回來了。所以要這樣，誰知道她是有甚麼心思？昨天發落了我半夜，嫌我待她不好！……』

『你也別太糟塌自己了！還是先忍耐些，你養媽容易將你養這麼大，恐怕她也不肯虐待你！……你還小呢！』

『鬼混！我一心想學戲，你聽過碧雲霞嗎？……上次來這裏唱，我天天去，我看學好了戲真自在，……』

『你不是學過嗎？』

『那不成，那不過是念着詞隨便喊幾回兒，還沒有上胡琴呢。……』

我們又沒有甚麼話再說。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胛下面，我覺得盪熱。她有一雙明麗的眼波，與彎秀的雙眉；但在眉際中隱含着不盡的淒涼與感憶。我正在端詳着她，她也時時向我轉盼。

驀地竹簾響了一響，進來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婦人：短短的身材，流利的眼光，白白的皮膚，這使

是她的養媽了。她進來時，一邊口裏喊着：

『笑鳳不要任性，看爺多好！……爺，你瞧這個孩子只是執謬呢，可是有好心眼，不會照應。……』

我便起來與她照應了一會，不久那屋子中的張君與王君都過來了，又不久在燈光下我便同他們走出。

『再來呀！』笑鳳也照例的說了這一句，但她却低頭進去了。

我獨自走在海泊路的石坡上，淡月流銀，照着道旁的樹影。回頭下望，隱約中還看得見黃昏後的海光。但我走得太慢，心上如同有點事懸懸着，看見月亮青白色的光，如同作世界上一切哀思的象徵似的。直待到大禮拜堂的鐘聲敲過十點，我方嬾嬾地從海濱的小路上踱回我的寓所去。

秋林晚步

『枯桑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茲亦何早，已聞絡緯鳴。廻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百物方蕭瑟，坐歎從此生！』

中國文人以『秋』爲肅殺淒涼的節季，所以天高日廻，煙霏雲斂的話，常常在詩文中可以讀到。實在由一個半縛的盛夏，轉到深秋，便易覺到蕭淒之感。登山臨水，偶然看見清脫的峯巒，澄明的潭水，或者一隻遠飛的孤雁，一片墮地的紅葉，……這須臾中的間隔，便有『物謝歲微』撫賞怨情的滋味，充滿心頭！因爲那凋零的，掃落的，騷殺的，冷靜的景物，自然的搖落，是悽零的聲，灰淡淡的色，能夠使你

彈琴沒有諧調，飲酒失卻歡情。

『春』以花艷，『夏』以葉鮮，說到『秋』來，便不能不以林顯了。花欲其嬌麗，葉欲其密茂，而林則以疎，以落而愈顯。茂林密林，叢林，固然是令人有蒼蒼翳翳之感，然而究不如禿枯的林木，在那些曲徑之旁，飛蓬之下，分外有詩意，有異感。疏枝，霜葉之上，有高蒼而帶有灰色面目的晴空，有絡緯，蟪蛄以及不知名的秋蟲淒鳴在林下。或者是天寒荒野，或者是日暮清溪，在這種地方偶然經過，楓，柚，白楊的挺立，樸樹小樹的疲舞，加上一聲兩聲的昏鴉，寒蟲，你如果到那裏，便自然易生悽寥的感動。常想人類的感覺難加以詳密的分析，即有分析也不過是物質上的說明，難得將精神的分化說個詳盡。從前見太侔與人信中說：心理學家多少年的苦心的發明，恆不抵文學家一語道破，……所以像為時令及景物的變化，而能化及人的微妙的感覺，這非容易說明的。實感的精妙處，實非言語學問所能說得出，解得透。心與物的應感，時既不同，人人也不相似。『撫己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即合起古今來的詩人，又那一個能夠說得毫無執礙呢？

還是向秋林下作一遲迴的尋思吧。是在一抹的密雲之後，露出淡赭色的峯巒，那裏有陂陀的斜徑，由蕭疎的林中穿過。矯立的松柏，半落葉子的杉樹，以及幾行待髡的秋柳，……那亂石清流邊，一個人兒獨自在林下徘徊。天色是淡黃的，為落日斜映，現出淒迷朦朧的景象，不問便知是已近黃昏了。：這已近黃昏的秋林獨步，像是一片淒清的音樂由空中流出。

『殘陽已下，涼風東升，偶步疎林，落葉隨風作響，如訴其不勝秋寒者！……』

這空中的畫幅的作者，明明用詩的散文告訴我們秋林下的幽趣，與人的密感。遠天下的鳴鴻，秋原上的枯草，正可與這秋林中的獨行者相慰寂寞。

秋之淒戾，晚之默對，如果那是個易感的詩人，他的清淚當潸然滴上襟袖；如果他是個少年，對此疎林中的暝色，使又在冥茫之下生出惆悵的心思。在這時所有的生動，激憤，憂切，合成一個密點的網子，融化在這秋晚的憧憬的景物之中。拾不起的，剪不斷的，丟不下的，只有淒淒的微感；……這微感却正是詩人心中的靈明的火！燄，牠雖不能燒却野草，使之燎原。然而那清寥中，將此奇秘的宇宙，融化成一個原始的中心。無憑的空虛的感動，已竟在暮色一切精微感覺的迫壓，我們，只有『不勝』二字足以代表。若使完全容納在心中，便無復洋溢有餘的尋思：若使牠隔得我們遠遠的，至多也不過如看風景畫片值得一句讚歎。然而身在實感之中，又若『不勝』，於是他不能自禁，也不能想好法來安排了。落葉如『不勝』秋寒，而落葉林下的人兒，恐怕也覺得『不勝秋』了！況且那令人眷念悵尋的黃昏，又加上一層凋零的騷殺的意味呢！

眞的，這一幅小小的繪畫，將我的冥思引起。疏言畫成贈我，又值此初秋，令人坐對着畫兒，遙聽着海邊的落葉聲，焉能不有一點莫能言說的惆悵！

……在囚籠中的苦悶

火車經過了北門外，便一眼可以看盡中夏之晨的畫圖了。極目如繡成的稻田，都抽出尖嫩的芽子，在初曉的晴日中臨風搖颺，如向植立着萬千個黃金塗成的箭鏃。稻田旁邊有幾十片數畝大的荷塘，那亭亭吐香的白花蕚兒，雖是不在月白風清的時候，卻也清絕得可憐。花瓣上圓圓的鮮露，正在往下流滴，這時天剛破曉，所以一點也覺不得煩熱，只有似輕紗似絲雨的晨煙，籠罩着此靜美的野景。火車由道上飛一般的過去，那兩旁的綠絲斜拂的大柳樹，便紛紛向後退卻；我俯在車窗上回望去，只見長的短的柳絲交織在一起，如遠望細美生動的油畫。農人家起身的分外早，這時在田中道旁已經有了披蓑赤腿的影子了。有的在泥水田中工作，有的在荷塘中划着小圓划子向碧綠隱人的荷葉下取藕摘蓮。遠遠地也似乎聽見他們的語聲，他們是在說今年田中的收成？或是說藕菱的肥大不使是討論官家的租稅？與清晨的趣味？那裏聽得出，但看見他們很辛苦的做工，誰又知道他們靈魂中有無苦痛，能否也有我們靠了硬椅吸着紙烟，坐在車窗內來偷閒賞覽風景的心思？

此條路我自小時來回的經過，獨有這片地方的風景，眞如百讀不厭的舊書；無論是蕭疎的晚秋，

霜雪淒寒的冬日，每看見這處令人可愛的地方，便不覺得悠然！

然而在「悠然」中的感想，並不簡單，也絕不是欣欣的臨賞。悠然中正包含了無可如何的淒惻，迅逝的，現實的悵歎，以及風景與身世二者相合而織成的幽思。我每每覺得在旅行中是最好用思力的時間；也是觀察一切的機會，一個背行李的紅帽脚夫，一塊被送行者遺棄的花片，都覺得有深長的意味。在家時，在工作繁重時，只覺得疎鬆的疲懶，紛忙的煩惱，有時正作跳舞，執着筆兒便覺得手腕筋肉的疲痛，然而在旅行時不論是安卧在華美的卧車，或是風雨中的孤篷之下，也不論是冰雪嚴寒的冬宵，或花笑鳥啼的春晚，總以爲能夠分外使精神振作，而感官也較平時敏銳。而所以如此的，便是能以常常有「悠然」之思的動力的原故吧。

將時間來比作人生：則初朝與向晚都各有其生發的美麗，與安靜的趣味。記得這是一部甚麽不著名的書上所寫的。所以我最愛在淩晨中的遙眺，及薄暮時的徘徊。這時我坐的這輛車內人數尚不多，不過是些中等的商販，與一小部分走道的學生，除此之外便是工農打扮的勞人了。我自己坐在一張木櫈上，雖帶了幾本新小說也懶得看，只是注目着窗外的清景，惟恐有失似地呆看。

車到了北門外東偏的石橋上，我分外留神看那朝霭淡霧的山色，看這碧草下覆中的流泉，以及那斜斜的竹籬，樹蔭中隱約的茅舍，都依然如舊。但在不自知中便記起幾年前在此所做的舊詩句：「不合樽前商去住，碧塘柳外月如弦，」便不免更添一分惆悵！所以火車雖然遠離了這野中的石橋，

但我的心似正漂蕩在一種甜軟與辛苦的味感之中，分不清是甚麼味道，只有『春去秋來，客思茫昧』的心緒擁上心頭！

『起起！……狗孃的！敢不講情理？……這小子！……』忽的一陣吵嚷的聲音在車內打起，緊接着手掌着在厚重的腮頰上的聲，劈拍作響。我不由地回頭看去：原來新由後面車中走來了兩個沒帶制帽穿了灰衣的壯士——一個滿臉粉刺紅鼻頭的魁梧漢子，提了一個重重的包裹，正在引導着身後的三個婦女找位子坐。而那一個更年輕的，後腦骨平平的，中等身體的，卻正在用手掌向左邊位子上的一個五十來歲的鄉下人打耳光。

經過了一陣喧嚷之後，那位糊裏糊塗的鄉下人終於背了褡褳向後面走去，立在車外了。我很替他擔心！恐怕他要生氣大了，投下車後，但他還只是楞楞地向車裏瞧熱鬧，彷彿不知他的厚重皮肉上曾嘗了新肉刑的趣味是的。那少年的壯士也終於將三位婦女安置在兩個對面的木櫈上，他卻一邊掏出尺許長的醬紅色的大摺扇，很驕傲地怒扇着；一邊便挨着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婦人緊靠着坐下。而給他們開路的紅鼻頭的健者，卻還沒有地盤，他瞥見我這邊兩條櫈子上只有我一個人，便迅急地走來，突然坐下。他那肥大的軀體幾乎堆滿了一櫈子，他又將腰中的刺刀摘下，用力的摔在櫈子上，回過臉來向我反看了一眼。在一瞥之中，我受了他眼角上的紅絲的射光，不禁慄然！但同時還是裝做悠然的樣子。

卓上的人的語聲似乎低了好些；一時也清靜了些。那邊車內的黃色制服的護車軍士提了槍桿向這輛車內看了一眼，使向後面查車去了。

自然的，將我向外瀏覽風景的眼光轉向車內來了。那幾位婦女正坐在我的對面，也不過相隔有四尺多的距離。一個四十多歲的肥胖太太，梳着明亮的頭，圓髻上有幾枝金光輝耀的簪子，穿的白細的夏布短衫，腰襯都很瘦窄，在寬博的胸脯當中，緊突出一對膨漲的乳頭。她似乎是很自然的與少年壯士調笑，又似乎她是這三個婦女的領袖。白肥的面部，汗滴不住流下，一把花綢邊鑲好的芭蕉扇子，也不住的揮動。靠在他下首的東窗下，怯怯的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一看便知是新從鄉下帶來的姑娘，而加上妖艷的裝扮的。她那枯黃的面皮，凸出的眼睛，瘦怯的身材，一看便知是個遺傳及營養不良的女孩子。她似是坐在一個奇異的新囚籠中，用她那流動的眼球向四下裏偷望，有時偶而看看窗外的風景，及至那胖婦人向她注視的時候，她便自然地低下頭來。粉紅的紗衫，居然是肥袖口，花結的紐扣，從薄薄的紗衫下面，映出血紅色的背心。看她如同做預備新嫁娘的裝束似的；或是她的態度也是在羞怯之中有幾分糊塗，在天眞之中含有無限的恐怖。三個婦女之中以那位二十餘歲的婦人爲最活潑。一付珠長墜子，在兩個小小的耳朶上不住的搖動，高高的顴骨，與尖薄的嘴唇上滿塗了鮮紅的胭脂。一身深灰色的衣褲，下面穿了綠色的花天足鞋子。她的兩條腿兒一會兒橫在櫈子上，又一會使有意無意地放在那少年壯士的膝蓋上，有時故意將寬寬的袖子揎起露出肌肉很充實的臂

部。指畫着向壯士說笑。但那眞的是一位壯士，腕部的粗血管，大而圓的眼球，右眼角上不知是在那個地方與人拚命後的記號，——一道斜露的傷痕。過了一會，這位彷彿久慣的，妖嬈的少婦，用她那藏有指垢的纖手向壯士的大腿部，按撫着，於是壯士的面部顯出性的表現的強笑了。

轉眼向我對面的健者看去，他正在從衣袋裏掏出鑲金的大木煙斗在那裏吸，發出強烈的煙草氣味，害得我時時咳嗽。

他像是很威嚴的，又像是努力要保持他那軍人的神聖態度，所以他對於那些婦女甚至連頭也不回，這不由的又使我由慄然而變爲肅然了。

『你！……幹嗎去？……那裏下車？你！』他竟忍不住這寂然相對的空虛向我問訊了。

『是的！……到T地去。你們到那裏去？』我揣想着用這樣不亢不卑的聲口答復。

『俺們到……去，去填防。俺是砲兵第五營的正目，他，（他回手指着）是帶了妻小去的。你別瞧他，是排長，可是不跟我一排。你沒聽他的口音，他是關外人。好哩！眞打的好槍，比咱們可強多了。……』他似乎有了說話的機會，這種誇揚的自重的談話是不容易聽得的。

『久仰！久仰！貴軍的名譽很高了不得！……』

『先生，……哼！在這個鳥時候，幹嗎都是「一節骨把兒」，誰敢想長久！……吃粮的填防最好：到了下縣裏，鄉鎮裏，吃喝都現成，人家也格外看得起。……說來你老別笑，咱們的妻小連知事紳士的太

太奶奶們都好好的一例招待，況且地方上有現成屋子，綢緞有現成舖子……』

我覺得這位大漢黧黑的面孔上，這時充滿了特異的趣味的表現。他『先生』『你老』一陣的稱呼，我也知道談話漸又有相近的機會了。『那自然，兄弟們風裏雨裏，為國……為家人民有納稅的義務，……你老總可懂！使有供給的「應該」罷！……那位，……那位太太是貴友的太太？……』我自己說這幾句話，實在不知『應該』如何說法了。

『你問新太太嗎？……還，……還沒過門，那位穿紅衫子的姑娘就是，……就是，……她是鹽城的鄉下人，皮氣真好，成日裏沒言沒語。……那位……靠着她坐的，……便是她媽。……』

真出我揣測之外，那末那位二十餘歲的婦人呢？他沒有說出，我也不能多問了。

『你沒有見過開火吧？』這位健者放下烟斗，引誘般地問我了。

『那兒！……』

『好玩！你看他那快做新郎的人頭上的傷是一刺刀……山海關外，厲害哪！我被炮彈彈了兩次，一回墜在泥溝裏，一回由小山上滾下，連鼻腔都跌破了。……』

『同誰家開火？……』

『……直……大概是記不得了，……總之他媽混打！』

我同時也幽幽地隨了這位中國的健者笑了一笑。

『千里姻緣一線牽，』他又渾渾地說了：『眞走運！我那兄弟不是那一場還得不了這個漂亮的小媳婦兒！……老實說，不管她，連我也快活快活……咦！你笑甚麼？……同那個她，……』他說時回頭向那位胖婦人一笑，那胖婦人卻似愛似嫌地把嘴斜撇了一下。

他這樣斷續的解釋，使我漸漸明白，可是同時也有無許的疑團，然而這位健者又說了：『吃，喝，吹，之外，人情不能免的，還有一層，這事兒與俺們的槍彈一樣要緊，……你猜？』他便哈哈笑了。

『王道，國法，都不外乎人情，你聽說鼓兒詞上的羅成是好漢子？然而也有好幾個媳婦，對吧？先生：那朝的皇帝沒有三妻六妾？你聽過戲鳳小梨花唱做的眞上勁，他那雙腿兒這樣軟和，當跪在正德老皇爺的身上的時候……』

末後我們簡直大討論其戲劇，慚愧！我只有信口亂說了。

車到了陶村，許多喊賣瓜片，燒餅，蘋果，花生的聲音嚷成一片，他們也下車了。仍然是同我們對面坐着的健者，提了巨大的皮箱，在頭裏開路。但人多了，他卻拉着那位胖婦人的右手，在幾乎短過肘部的袖口外很明亮的一付黃色的鐲子套在胖婦人的半圓的腕上，但鐲口似乎過小，婦人的腕部太粗，便僅僅能套在『寸脉』的地位上。鐲子看似很重，也不是近時流行的花紋與式樣。

健者向我笑點了點頭，並且在匆忙中還向我行了一個舉手禮。我很客氣的祝他『一路福星。』胖婦人走在前面，而妖嬈的少婦卻緊貼着那位少年的壯士背部。她口裏喊着『揉死人』的聲音，壯

士揑了揑她的肩頭，她便撫住胸口扭扭地走下車去。但那紅衫子的瘦弱小姑娘，終於沒敢抬頭，也沒說一句話，只用雙手拿住一個沈重的皮匣，隨在後面。

這時已近正午，車站旁邊的蟬聲正在噪鳴。

不久汽笛一聲，車輪便緩緩地移動又上了牠的長途。

這只是毒熱，只是增加人苦悶的天氣。清曉時的畫圖看不見了，芬芳的荷香，搖曳的柳絲，一切空清的風景都變為熱塵涌起的大道了。

我仍然在橈上獨坐，同時心裏頗懊悔不應向那碩大而有點楞氣的健者打誑話！『他也是一個人！』但心中卻早有無許的煩感了！尤其令人惋念的是那對面車廂旁的紅衫小影！

他們走了，都走了，所有的悽然，肅然的心理固然沒有；而在破曉時外覽風物的『悠然的念頭』現在也全頹散了！

似乎在毒熱的空氣中所留與我的不是惆悵，不是眷戀，不是趣味的與風景的感動，只有一片凝定住了『苦悶！』……也如坐在不通氣的人造的囚籠中的『苦悶！』

十四，八月十二日。

·選自片雲集·

血梯

中夜的雨聲，眞如秋蟹爬沙似的，急一陣又緩一陣。風時時由窗櫺透入，令人驟添寒慄。坐在慘白光的燈下，更無一點睡意，但有悽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頭衝撞。回憶日間所見，尤覺愴然！這強力陵弱的世界，這風瀟雨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爭鬥的人生……眞如古人所說的『憂患與生俱來』。

昨天下午，由城外歸來，經過宣武門前的橋頭。我正坐在車上低首沉思，忽而填然一聲，引起我的回顧：却看幾簇白旗的影中，閃出一羣白衣短裝的青年，他們脫帽當扇，額汗如珠，在這廣衢的左右，從渴望而激熱的啞喉中對着路人講演。那是中國的青年！是熱血騰沸的男兒！在這樣細雨陰雲的天氣中，在這悽惜無歡的傍晚，來作努力與抗爭的宣傳，當我從他們的隊旁經過時，我便覺得淚痕暈在睫下！是由於外物的激動，還是內心的啓發？我不能判別，又何須判別。但橋下水流活活，彷彿替冤死者的靈魂咽泣；河邊臨風搖舞的柳條，彷彿惜別這慘淡的黃昏。直到我到了宣武門內，我在車子上的哀夢還似爲淚網封住，尚未曾醒。

我們不必再講正義了，人道了，信如平伯君之言，正義原是有彎影的，（記不十分清了姑舉其意）何況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獸道橫行，憑空造出甚麼『人道』來，正如『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我們眞個理會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鐵，與燦爛的血呢！平和之門誰知道建造在那一層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無梯而登麼？我們如果要希望着到那門下歇一歇足兒，我們只有先造此高高無上的梯子。用甚麼材料作成？誰能知道，大概總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而無血液，你攀上去時一定會覺得冰冷欲死，不能奮勇上登的。我們第一步既是要來造梯，誰還能夠可惜這區區的血液！

人類根性不是惡的，誰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殺害昆蟲，看牠那欲死不死的狀態，便可一開他們那天眞的笑顏。往往是猴子皮氣發作的人類，（豈止登山何時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的話，並非苛論。隨便殺死你，隨便制服你，這正是人類的惡本；能不過牠要向對方看看，然後如何對付。所以同時人類也正是乖巧不過——這也或者是其爲萬物之靈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個柔弱的婦女，是個矮小的少年，你便爲怒目橫眉向他伸手指，若是個雄赳赳的軍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在網羅中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即連瞪眼的怒氣敢形諸顏色者有幾次？只有向暗裏飲泣，只有低頭賠個小心，或者還要回嗔作喜，媚眼承歡。恥辱！……恥辱的聲音，近幾年來早已迸發了，然而橫加的恥辱，却日多一日！我們不要只是瞪眼便算完事，再進一步吧，至少也須另有點激怒的表現！總是無價值的，……但我們須要掙扎！

總是達不到和平之門的，……但我們要造此血梯！人終是要抗厲，要奮發，要造此奇怪的梯的！但風雨聲中，十字街頭，終是只有幾個白衣的青年在喊呼，在哭，在揮動白旗嗎？

這強力凌弱的世界，這風雨如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的爭鬬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進，激發，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導一切了！……無論如何，血梯是要造的！成功與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聲還是一點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裏傳過來的柝聲，偏在這中夜裏警響。我扶頭聽去，那柝聲時低時昂，却有自然的節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來』的音樂！

一九二五，六月五號夜十二點。

·選自片雲集·

陰雨的夏日之晨

大雨後的清晨，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雖沒有一點兒風絲，却使得人身上輕爽，疏嬾，而微有冷意。我披了單衫，跣足走向前庭。一架濃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綠珠般的垂實，攢集着，尚凝有夜來細雨的餘點。兩個花池中的鳳仙花，燈籠花，金雀，夜來香的花蕚，以及條形的，尖形的，圓如小茶盃的翠綠的葉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粘土的苔蘚；踏在脚下柔軟地，平靜地另有一種趣味。我覺得這時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經十二分地諧和，如聽幽林涼月下的古琴聲，沒有緊張的，繁殺的，急促的，激越的音聲，只不過似從風穿樹籟的微鳴中，時而彈出那樣幽沈，和平，在幽靜中時而添加的一點悠悠的細響。

少年人的思想行爲固然是要反抗的，衝擊的，如上戰場的武士，如履危尋幽的探險者，如森林中初生的雛鹿，如在天表翺翔的鷹鵰。但是偶然得到一時的安靜，偶然可以有個往尋舊夢的機會，那末，一顆萋萋的綠草，一杯釅釅的香茗，一聲啼鳥，一簾花影，都能使得他從縛緊的，密粘的，耗消精力與戕毀身體的網羅中逃走。暫時不爲了爭鬬，犧牲，名譽，戀愛，悲憤而燃起生命的火焰；放下了雙手內的武

器，閉住了雙目中的欲光，將一切的一切，全行收斂，全行平息，全個兒熨貼在片刻的心頭。朦朧也罷，淡漠也罷，也像這微陰的夏日，清晨霹靂歇了牠們的震聲，電女們暫時沈眠，而洒雨的龍女尚沒曾來到，只有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一切消沈，一切安靜。

前途麼？只是橫亙着不可數計的黑線，上面帶着時明時滅的斑點，沒有明麗的火炬，也沒有暴烈的颶風。後顧麼？過去的道途，全為赤色的熱塵蓋住，一個一個的從來的足印深深地陷入，留下不可消滅的印痕。只有在空中，——這神祕的無邊穹海裏，Phaeton 在駕着日車，向昏迷的人間撒布焦灼焚燒的毒熱。Melpomene 在雲間揮劍高歌，驚醒了歡樂的喜夢。鼇背上心任受，低首屈服，這無邊穹海的威力的迫壓。牠同牠的子孫，那能有自由揮發，與自由解脫的能力與意志，牠也同太空中個個的小靈球，忽然如在午夜中一閃微光，便從牠們的姊妹行中失掉。

水是淹溺我們的，火是燃燒我們的，風是播散我們的骨骸的支節與靈魂的渣滓的，地是覆滅我們的，……只有毀壞，破裂，死亡，一切的『無』，一切的『化』，一切的『到頭都盡』。這其中偶然迸裂出一星兩星的『生』的火星，偶然低鳴出一聲兩聲的『愛』的曲調；偶然引導着迷惑的我們，左右趦趄；偶然使得我們的心頭震顫。無力的我們，便如小孩子得了帶酸味的一片糖果，歡呼，跳躍，舞蹈，高歌。及至糖果尚沒曾咀嚼出滋味，使與唾沫同時消盡，不曾飽滿了饑餓的胃，不曾充足了雷鳴的胃腸，……末後，只剩下求之不得的號泣，只剩下了過後的依戀悵惘。

勃來克說：

長矛與利劍的戰爭，的罪惡時，我願同我的親愛的伴侶永遠生存，遊戲於露托的糢糊的網中。

全為露珠兒融解。

果然麼？朝露能洗滌人間

托爾斯泰說：

小鳥兒們在陰影中鼓着翅兒，唱着歡樂的空想的勝利的曲兒。高高在上的樹葉兒充滿了樹汁，在快樂地細語，同時生動的樹枝慢慢地而且莊嚴地在他們的人兒——消滅而死的人兒——上面搖拂。

果然麼？生與死能夠這樣的調諧，「死」切斷一切而不感寂寞。尚有鳥兒的嬌喉，尚有樹枝的舞蹈能以使這為飢餓，為不充足；為怨情，為淚，為念而死的靈魂，覺得慰安，則「死」與「生」正是一串的珍珠，應該攙合着穿在一起，而掛於美麗的女郎的頸上，與火炬的明焰與深碧的海濤相合。而藉此一二個珠兒的光輝，映照着淡灰色的無邊穹海的平淡。

但是露珠兒終被毒灼的日光晒乾。死去的靈魂，會不會眞能聽到野鳥的嬌歌與樹枝兒的細語？宇宙終古是被淡灰色的密雲罩住，晴朗，明麗是瞬間的閃光；歡樂，狂喜，是突然的情焰的燃燒。就

是這樣淡漠而平靜的，沈沈的如行在灰沙鋪滿的長途中，爭與奪，愛與欲，氣憤與犧牲，都是有曲稜的尖刃，不但要切割我們的肢體，且要多流我們的熱血。他們是獵人，我們是被逐的動物；他們是深坑，我們是被陷入的土塊瓦礫。但……。

我們的血潮，終不能靜止在我們的心淵；我們的欲念，終不能如芥子之納於須彌；我們的自由的反抗的種子，終不能使之不萌芽滋生，一時的朦朧，一時的淡漠，更不能上尋『帝鄉』，永遠地逃却人間的網罟。待至震雷作響時，打破了灰色的雲幕，灑落下急迅猛烈的雨點，於是萬馬千軍的咆哮，金鐵擊觸的互鳴，我們的心火又隨着電火引燒，向無邊的穹海中作衝撞的搏戰。於是我們便重行轉入緊的密粘的網中去，為一切而吹起戰角揮動軍旂，而燃起周身的火燄。

露珠兒果能融解？

死亡果能以平靜？

人們的思想原是在循環圈中：有時歡喜吃淡味的麵餅，有時喜歡吃辛辣的食物。但平靜是一時的慰安，奮動是人生的永趣。我在這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雲幕下，雖然喜慰我這心琴的調諧，但我也何嘗忘卻霹靂，電光的衝擊。我由一杯香茗，一簾花影的沈靜生活中，覺得可以遺忘一切，神遊於冥渺之境；但激動的奮越的生命之火燄卻在隱秘中時時燃着。

我們為消失長矛與利劍的戰爭，而不惜向更深更遠更崎嶇的山道中冒險去乞得露珠，雖然也

未必眞能消除人間的戰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悲哀有時能給予人快感，而且相似將清涼的淡水給予孤泛重洋顛頓風浪中人作慰渴的飲料。凡人經過一度的深重，難以遺忘，難以恢復的悲哀，將必嘗試到這種意味。類此事實及情緒上的描寫，在文學作品中，不可數計；且多為極佳而感人的題材。擺崙之詩曰：

『於是欺騙對我而喝采！
雖已偵察出。却仍是歡迎着，
然經過每種險難在人羣的居中獨餘賸下我呵！』

在悲哀以後中的感覺，雖花不能增其美，雖月不能助以清思，一切的自然，都成了低沈幽微的觸感。但亦惟有此，而後方能對於人生的幻謎有澈底的了悟，從不幸的經驗中，可以有種新鮮的感發，對花不僅知其美，對月不僅能感其清，而且分外有更深沈更切重的反悟。悲哀所以損人者在此，所以助人者亦或在此。

我在最近期中，曾得到一位朋友的長信，她有劇烈之悲哀的打擊，令人不能思議得到，但我在此為友誼不能為之宣布。她的來信在箋末的幾句話是：

『現在孤獨漂泊的我，本可以重過N埠，不過孤獨而或涼的長途行程，使我望而生畏。下學期仍至S.M.學校教書。我在此大概還有二十餘日的勾留，這是因為我身體的緣故。

我現在對於一切無所希望，亦無所畏懼。我很了解我的命運，只配做一個孤獨的漂泊者，因為我已對我的命運反抗過，結果却愈淒涼。

我很希望我成一個健忘者，忘去我過去的一切，不然，我的生命實無法延長……（下略）』

這內中已含了無盡的悲哀的經驗，但她也在同時得到無盡的教益了。

•選自片雲集•

她的生命

第一段

熱流激漲在每個人的心中，
熱火燃燒在鐵巨輪的身旁。
五月白晝炫耀着威嚴光輝，
圍牆裏有滅絕一切的巨響。

旋轉，旋轉，皮帶永遠擊住了生活，
力機械飛動，象徵了人生的榜樣。
現代，是由爭鬪磨碾出鐵的文化，
在這裏，却消逝了唯心者的徬徨！

一顆顆從土壤中開放出的花朵，
一手一手，擷取運輸到都會市場。
大監獄中鉄的磨折與勞力的推動，
在這裏一小時變成的細紗衣裳。
多少粗手指幫助一點點的餘力，
餘力消盡了血汗淚貧苦與惆悵！
生命的巨手向虛空拏一個火把，
在這裏總結了現代的人生細賬。
飛追，碾碎，變化，創成，
恰好符合了她的生命！
接握，連續，蹀躞，推動，
機械的朋友是她的見證！

汗滴在面頸上自由流動，
眼前跳舞眩耀着一片白星。
沒有尋思感念悵惘與怔忡！
到這裏人心都納入一個典型。

新鮮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
黃金的尖穗，碧玉的圓豆，浮萍；
水塘中幾隻白鵝快船衝破萍踪。
馬櫻樹下有一羣雲雀啁啾爭鳴。

乾燥的土氣息到處散布東風，
她從田原中將沉睡的一切催醒。
樹根下，糞堆旁，工作忙碌了蟲蟻，
拖了犂把的黃牛尾拂着蒼蠅。

是農人與土壤接吻的時令，時間，空間，都造成他們的復生。遍山野果行中滿垂着桃，杏，人人歡悅着迎接這豐收的年成！

新鮮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力的榨取，彈丸的飛掠，金錢的吞併，一場冰雹，幾個月的荒旱，拔木的風，馬蹄與鐵手的蹂躪，毀壞，化成虛空。

這年頭教咱們怎能拚命？能搶，能追，能向地底下挖出金坑？都行！却白費了莊稼人的扎掙！分散，分散，到處作覓食的「哀鴻！」

第二段

春與秋，年年在大海邊人潮洶湧，拋棄了家園，流浪去向關外逃生。血與汗滋生，培養開異地的花朵，這花朵是流亡者的勇苦的結晶。

一樣的花朵却不能開放同一的運命！汽船上不都是苦難巡禮者的行程。他們只爲缺乏了幾隻銀餅，近海的都會便捕捉住他們的身形。

男子有天生的身軀朗硬，女人也具有軟肉的體型。雖然盡日去受鞭笞日灼；雖然向來沒幹過這恥辱的過活！

亮樓中狂唱出爵士調的蕩聲，
窗台的喇叭發送出金銀市的行情。
生活，在此中有的是驕矜與快樂，
聲音與光彩曾不降到黑暗的一角！
都市的遊魂誰不犯惡太陽的輝映？
夜，牠纔有狂藥似的迷勁！
讓白晝罩覆着苦人的怯懦，
汗滴，喘哮，力的喊叫——都市的醜惡。
人間的夜；夜却不止是
漂亮男女應分的獨佔。
牠推動出罪惡與威權。
童樓下層狹巷與路邊，

幾隻角子，肉體的淫頗；肉體中壓住一口寃氣。

一盞油燈，苦笑的光皎。一隻木床，嘶聲的悶戀。一個身形，蜷伏在灶邊。一隻銀洋，詳審的反看。為了孩子有肉的售賤！母親，在這裏，一個人間！

母親咽着強慾的苦汁，強暴，調弄，叱辱在燈前。室息的強力下，還懸念孩子一天沒吃過早飯！半夜後是誰還在流連？

聽，地下是丈夫的鼻息。

一聲尖叫，舞台的管絃。一陣脆響，高跟的鞋尖。一片紅彩，氛光的放閃。一夜淫辱，破碎的紙片！黎明，這一切墮入空幻，丈夫，蘇絆又套在雙肩。下碾碎惡劣，卑困，在生之巨輪了，鄉村逃亡者的心血，把持着十歲的女孩向寃苦深淵投墜！誰敢埋怨蒼天故意地拖脚！咬緊牙根，他們全擔承着活罪。搖頭起誓，說：「這是前生的寃孽！」

一塊肉，人的市場裏價值還不貴；是尋常的例子，他們偏不割捨！一年，一年，光陰熬乾人的眼淚。

丈夫瘦折了筋骨，女的添皺摺。縱使討飯也打不起精神隨追，鬆怠的肉體賣不出一夜生活。長睜不眠的眼睛望寒星入睡。鬧市飛菌偏向窮民身上傳播。過度苦壓倒了他們，對誰懺悔！窮，疫癘死亡，這是一串的良藥；能治愈掙扎浮生應受的罪惡！再一輩命運注定的金手束縛。是童工，得送女孩在鐵機下求過，綿絨的監獄裏包住她的歲月。

第三段

機械，在現代機械前原沒有人的存在！毀滅，而且重造了時間，山嶺與大海，牠把迅疾，速力，轉動的權威送到人間，抓碎了安靜，沉默，與「超人」的空想神怪。

閑適與感喟的詩歌，純敬的宗教崇拜，白白讓與古代人，他們的包容與忍耐！那長久，遲緩，信賴自然的悠悠的思程，像折翅的春燕被擲墮於狂飆之外。

宇宙中怎找到眞美的證明，嚴肅洵法？有震動萬有的聲音，傳導着速力出賣。有美，有韻律，有新生活的辯理，飛鐵輪

佔住了幽玄的空間，創造嶄新的世界！

空費了虛無主義耽於幻想中的曖昧；
空費了綺麗靈魂在種種色彩中徘徊；
環迴觸動，卻必需追隨着嚴肅的生活。
至妙的競技，定不會被乳色的霧層覆蓋。

鬥爭與勞動，是永久抓得住古今成敗。
時代的喊呼漸漸警覺了人道的愚昧。
呼聲中長是顧不到微小的辛苦沉淪，
他引動起又一天的曙光照破雲霧！

也許機械永不會使女人們衰弱，疲憊；
她能在眩暈中留件活東西心頭永愛！
鐵的意志，靈的胎，孕育着機械的嬰

在未來，未來，更能把握住重生的時代！

第四段

頭一聲尖嘯驚破清晨，
集合起婦女一齊踏步。
勇敢隊伍都塞入鐵門。
一包乾糧，包一個青春！
一聲汽笛，沒一個回顧。
鐵輪下認不出笑與顰，
相對着一例貧苦平均。
皮帶迅捲出人生之路，
迸散出泛勞力的相親。
在這裏不要同情淚滴，
Lyric 的恍惚，慎惱的欠伸，
香檳泡沫，狐步的媚舞，

水紋鬈髮，金扇的白羽。
她們一樣出賣着青春！
在這裏，有眞生活的世紀，
鐵的巨響，女性的狂怒。
雙手抓得住力的苦辛，
咱們要整齊女人步位！

她想：「丟掉了爹爹的繩絆，
割斷母親恥辱的繼承！
向鐵輪中捻得住一個火星，
微光中能見到更生的途徑。」

她想：「幼小時模糊的故鄉，——
那楊柳，白鵝，引不起
如今的惆悵
微光中四周的輪廓
漸漸分明，

只記着一片火光，一處吃人的市場！

她想：「這機輪飛碾着自己的生命，清晨到暗夜一步不曾放鬆！這是新式工奴的本營，可不能不在這刀山上掙扎！」

她想：「由各處聚合了多少同伴，都來低首聽這機件的飛絃。她們誰都不惜她們的青春，都等着這人生劇的一個頂點！」

她想：「咱們的眼光全是收容恥辱，街頭的胡調，與紳士們的歎息，監獄中錢奴的戲弄威逼，

機械的朋友，你能證明這些苦趣！」

她想：「雪里佛車中軟絨包裹的身段；
金字門前球場中的往還；
傳播文化的印紙上高材粉面；
咱們一夥兒？——女性中心的分散？」

第五段

新的光輝包覆着更生的希望，
擔負起困辱，雙手承接着曙光。
煙囱中噴發出潛力的雲霧，
地下泉激流着聯合前進的歌唱。
女人的明日是一串鐵的連繫。
薔薇色的淡漠夢境，踏在脚底！

咱們一同一同赤着脚向前進趨，
恨惘，凄迷，都讓給詩人們的嘆息。

瀝青路中紛擁着人潮的奔騰，
歸去，她們各個帶回疲勞的身影。
疲勞了身體，卻增強了意識的力；
意識，擴展開未來生活的憧憬。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開出毒汁的花朵，
爬行着狡惡的蜘蛛。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織着迷蕩的色絲，
包藏着嬌娟的骷髏。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滲透出苦痛的血痕，
爆發着火星的跳舞！

她也在繁華夜的暗幕之中：
呻吟，爹母親的創痛！
憤恨，同伴們的扎掙！
未來懷孕着血嬰。
迅轉巨輪不息的飛行。

她也在繁華夜的都市之中：
飛追，碾碎，變化，創成，
恰好符合了她的生命。
接握，連續，蹀躞，推動，

機械的朋友是她的見證！

人

不止請你謳歌天上的樂園，
行道中也須時時看到自己的邁步，
一段尋思一片風光一齣人生的活劇，
你要扮演可試試行走時的脚力。

詩人先不必把彩繪的顏色想着迷人，
夢想的翻騰我與人的認識迷住自己。
不自知中唱一段激動宇宙的高歌，
笑聲壓住了人間的喝采與煩惡。

熱光在暗海上躍動，泛湧着生之潮汐，
有層層波瀾表象着天海咽泣。
泛一隻靈魂冒險的孤舟，
白青冥浩渺處吐一口眞誠的太息。

詩人，聽蘆荻間的秋聲，鳥啼在深谷寒枝，
如今多少人失掉了古老的幽趣，
聽是一陣海上玄風吹打着大樂的繁音，
夜夜爭奏在昏蒙中急催着朝曦！

玩傀儡戲者

奔走着太陽的射綫，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一肩上抬起生活的擔仗。

淒淒風雪中古老的村莊，

蒼涼窮忙，有人煙的集場，

來啊、鎖呐吹出引誘的聲響，

告訴出這是明明玩弄人生的劇場。

有驕橫，妬忌，凶殺，與男女的狡猾與端莊。

有強梁的威嚇，幽默的獨語，無可奈何的低唱。

有光明，黑暗，暴風雨的震驚，

爭鬬，喧叫，——全人類的世態形象。

一聲鑼響，一口的唱白一隻手的撮動，

來呀！咱這裏是出賣靈魂的地方。

得意的批評與過度的責備，

劇臺拆了，便有的是嘲笑與歎息；

人人都忘記自己還在土地上扮戲，每個眞人的靈魂何嘗爲自己享有，被甚麼顛動，撮弄，悲苦與欣喜，然而在「巨靈」的掌中跳跟狂肆，一聲鑼響，低頭時只留下自悔的心悸，不錯，誰肯把生活的賬目認作虛空，偏要從難解的謎面找到謎底！世間曾不少撮動，裝扮的人情味，一池發酵的萍根，一羣失穴的蟲蟻；一台提綫的傀儡，正象徵着觀劇者愚蠢的自己！

流浪着兜起想不明的悲哀，白歸雲，追逐去天涯，——天涯，場屋，園舍到處爲家。一天的疲勞，夢中不曾發一聲嘆嗟！強笑，裝唱，在每個人的面前休詩，

小傀儡的舞動是這苦旅人生命的萌芽。朝光中，黃昏後，藏在暗裏忍聽着喧嘩，把焦躁，催促，笑語，批評，都讓與布圍外罷，只一層幔隔便挑動他們的心靈作要！在人人的心尖上，開一朵光亮與陰鬱的花。歸去，冷冷的黑夜，經過疎林曠野，聽一聲鵂鶹惡叫，担仗欹斜，似是小木人兒在箱中也感到疲怕！多少年，鄉村流落傀儡了壯年的身影，任歲月飛流去，沒曾踏上大城的行徑。大城中有數不清的新巧的玩意，然而他不願在那些奸猾的人前顯出伶仃。戰爭，燒，殺，愁苦，逃遁，無復已往的興盛，打起場子，在這海岸邊，可怎能打動大家的歡情。鄉村，處處是密佈着慘淡的雲霧，

外來人——不容許你賣藝者的自由留停！
向何處去？脚力不容易奔走遙遙的旅程。
布幔破了，木人兒的衣裳殘缺，連
發光的木檐，肩頭上也叫出悲老的歎聲。
向何處去？聽海濤在落葉下驚鳴。

微雨中的山遊

當我們正下山來；
械械的樹聲，已在靜中響了，
迷濛如飛絲的細雨，也織在淡雲之下。
羊聲曼長地在山頭叫着
拾松子的婦人，也疲倦的回來。

我們行着，只是慢慢地走在碎石的斜坡上面。

看啊！

疏林中春末的翠影，

為將落的日光微耀。

紛披的葉子，被雨絲洗濯着，更見清麗。

四圍的大氣，都似在雪中浴過。

向回望高塔的鐸鈴，似乎輕鬆的搖動，

但是聲太弱了，

我們卻再聽不見牠說的甚麼。

漫空中如畫成的奇麗的景色，

越顯得出自然的微妙。

斜飛鱗翼的燕子斜飛地從雨中掠過。

他們也知道春去了嗎？

下望啊！
煙霧瀰漫的都城已經都埋在暗光布滿的雲幕裏。

羊羣已歸去了，
拾松子的婦人大約是已回了她的茅屋。
我們也來在山前的平坡裏，
聽了音樂般的雨中的流泉聲，
只戀戀地不忍走去！

盆中的蒲花

盆中的蒲花開了：
顫顫的紫穗，正在風中搖動。
碧潤的細葉的影，映在疏疏的簾上，卻變成長的淡痕。
放學童子歸來，

扇着滿臉的汗珠，
用驚愛與不躊躇的決定的面色，勇猛地摘去一朵。
五月的陽光照着，
可愛的蒲草也並沒一些的嫌惡。
蒲葉仍然的碧綠，
日光仍然的暖麗，
一個小的花苞又從嫩地根上抽出！

花影

花影瘦在架下，

人影瘦在牆裏，
是三月的末日了，
獨有個黃鶯在枝上鳴着。

小的伴侶

瓶中的紫藤，
落了一茶盃的花片。
有個人病了，
只有個蜂兒在窗前伴他。
雖是香散了，
花也落了，
但這纔是小的伴侶呵！

全書五十冊 精裝二十冊 實價國幣四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二輯·

王統照選集

售實

外埠酌加寄費

編選者 徐沉泗·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十二輯·

第一輯 魯迅選集
第二輯 郭沫若選集
第三輯 郁達夫選集
第四輯 周作人選集
第五輯 葉紹鈞選集
第六輯 徐志摩選集
第七輯 王獨清選集
第八輯 張資平選集
第九輯 冰心選集
第十輯 廬隱選集
第十一輯 鄭振鐸選集
第十二輯 王統照選集
第十三輯 田漢選集
第十四輯 老舍選集
第十五輯 沈從文選集
第十六輯 茅盾選集
第十七輯 魯彥選集
第十八輯 巴金選集
第十九輯 丁玲選集
第二十輯 張天翼選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實價八角

國家圖書館
001708393

-2

籍